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六

後學　臨川　恕軒　黎溫　編集

後學　臨川　徹軒　黎清　謄正

魯齋許氏

問許氏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元鑑記云許氏名衡字仲平懷州河内人生有異質幼端慤與群兒嬉戲即晝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群兒莫敢犯年七歲受學於師過目輙不忘一日問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衡父母曰此兒頴悟非常他日必有過人者及稍長嗜學如飢渴然遭亂且貧無書可讀避難岨崍山中始得王弼易常晝誦夜思身躰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嘗暑中過河陽道有梨果衆争取之衡獨坐樹下不取或問之曰非其所有而取之則不可也衆曰山無主矣衡曰梨無主吾心

未嘗無主也往來河洛間從姚樞字公茂號雪齋營州柳城人後遷居洛陽亦自少力學仕至中書左丞得程朱遺書所見益高所造益深嘗曰小學四書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矣君蘇門與姚樞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廣平肥鄉人以經術薦仕至翰林侍讀當相講習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靡不究通慨然以道為已任嘗曰綱常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衡居家勤儉強於自治公愛兼盡不嚴而肅閨門之內若朝廷然夫婦相待如賓凡喪葬嫁娶一遵古制以徵諸禮以倡其鄉人治喪不用佛老懷孟之間化之家貧常躬耕食雖蔬食飲水處之泰然人或有遺非義則弗受之也

魯齋許氏小學大義其畧曰自始皇焚書以後聖人經籍不全無由考較古人為學之次第班孟堅漢史雖說小學大學規模大畧然亦不見其間節目之詳也蓋千有餘年學者各以

已意為學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雖若心極力博識多聞要之不背於古人者鮮矣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門聖賢為教為學之遺法參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集為小學之書其綱目有三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次稽古所以載三代聖賢已行之迹以實前篇立教明倫敬身之言其外篇嘉言善行載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嘉言所行之善行其綱目亦不過立教明倫敬身也衍內篇之言以合外篇則知外篇者小學之枝流約外篇之言以合內篇則知內篇者小學之本源合內外而兩觀之則小學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矣魯齋嘗作感興詩有曰萬物備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知性理勵世得天真氣發生辰夜情忻草木春自憐斷喪後能作太平人　又作觀物之吟二首有曰物產天地間精粗攙兩偏兩偏互倚伏一氣常周旋善養不可緩安安貴能遷人生天驗

此意自當心乾乾　又曰事物形雖同中間勢各異推遷無
窮期倏忽幾易位智者識幾微安焉處平易人生貴無私亦
使聞見累

問魯齋娶某氏還有幾子　對曰按元鑑記云魯齋娶敬氏封
魏國夫人生子名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便侍養

問魯齋生於何年而仕於何時　對曰按宋元鑑記云魯齋生
於
宋寧宗嘉定二年考之即
元太祖四年己巳
憲宗五年乙卯春二月召爲京兆儒學提舉不至時年四十
有七矣
世祖中統二年辛酉夏五月召爲国子祭酒既至遂稱疾還
懷孟教授諸徒常與學者言人心猶印板然板本既不差雖

摹千萬紙亦皆不差板本既差則摹之於紙末有不差者矣

至元七年庚午春三月召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進為

中書左丞

至元十年癸酉秋七月乞致仕許之既歸懷孟謝絕人事常

居山下課僮僕事耕種而已

問魯齋卒於何年而壽幾何　對曰按元鑑記云魯齋卒於

世祖至元十八年辛巳春三月年七十三嘗語其子曰我平

生為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後愼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

衡之墓四字使其子孫識其處足矣及卒從其始命葬而無

碑朝野莫不哀傷以為斯道斯民之不幸也

問封謚始於何年而從祀始於何時　對曰按元鑑記云

成宗大德二年戊戌春正月　特加贈榮祿大夫大司徒

追封魏國公　賜謚文正

仁宗皇慶二年癸丑夏六月
詔升從祀夫子廟庭
延祐元年甲寅夏五月立魯齋書院降璽書旌之
牧庵姚氏曰魯齋先生之學一以朱子之言爲師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始而行其家中而及之人故于魏于輝于秦振衣其門所在林立盛德之聲昭聞于時官諸胄學其教也入德之門始惟由於小學而至於四書講貫之精而後進于易書詩春秋耳提面命者莫不以孝弟忠信爲本四方化之雖吏爲師刀筆之流父以之訓其子兄以之勗其弟者亦惟以是爲先若語述作固不及朱子之富而扶植人極開世太平之功不衡其德焉
耶律有尚曰雪齋姚樞隱於蘇門傳伊洛之學於南士趙復仁甫魯齋先生即詣蘇門訪求之得伊川易傳晦庵論孟集註

大學中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讀之深有默契于中遂一
手寫以還聚學者謂之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聞進學
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
洒掃應對以為進學之基不然則當求他師衆皆應唯遂取
悉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先生亦旦夕精讀
不輟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寒盛暑亦不廢也　又曰魯
齋先生天資弘毅卓然有守自得伊洛之學冰釋理順美如
膏粱皆謂終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恭儉正直
出於天性雖艱危窮阨之際所守益堅而好學不倦及其聞
一善言見一善行不啻如飢渴於名利紛華畏若探湯誠心
自然人皆信之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
尺直尋而從每入對則衆皆注意而聽之衛士或舉手加額
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也

圭齋歐陽氏曰魯齋先生自謹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蘊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又問其功則曰三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爲己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無以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若萬夫之亶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如太空晴雲舒卷自如應物而動則如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凝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遠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胸中磅礴浩大人欲淨盡天理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之著形也　又曰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言然光霽似周濂溪剛果似張橫渠英邁似邵康節淳篤似司馬君實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二程與朱晦菴至於体用兼該表裏洞徹超然自得

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之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方之名而行無毀也

卲菴虞氏曰南北未一魯齋許公先得朱子之書伏讀而深信之持其說以事世祖而儒者之道不廢許公實啓之是以世祖以來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賢士雖所學所造各有以自見其質諸聖賢而不悖俟乎百世而不惑者論者尚慊然也

剛齋陳氏曰魯齋先生既出學者翕然師之其學尊信朱子而濂洛之道益明使天下之人皆知誦習程朱之書以至於今者皆先生之功也

廣信祝氏曰朱子既沒中州豪傑惟魯齋許先生出焉稟不世之資負高明之見而得其傳爲當時明道之真儒矣

臨川梁氏孟敬曰許公善於訓導其言煦煦雖與童稚語如恐

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之昏明大小

各有所得所去人不忍捨服念其教終身不敢忘聽其言者

雖武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翰林承旨王磐（王磐字文炳廣平人）稱許

衡曰先生神明人也

臨江張氏美和曰嘗齋幼禀穎敏潛意求學常患無從師傳受

且艱得典籍父母亦以値世方亂欲使知占候之術為避難

之計遂令與日者游因於推步占候之家見尚書疏義皆散

亂毀缺嘗齋三復就宿皆手録之由是刻意讀典考求古者

為治為學之序操心行已之方一言一行必質之於書故離

亂離之際人亦稍稍從學焉已而隱居大名嘗齋深加敬遇

每相見則危坐終日出入經傳之傳釋老旁及醫卜諸子百

家兵形（嘗叙劉譽氏為河內燕業先生為學參稽古今議論則考求立法用制之原體則深際於孝矣）名貨殖

水利算數之類靡不研究殺然惟以道自任篤志力行每以

身先之雖祁寒暑雨亦不輟遣諸生出入端潔惟謹客至則
懽然延接使之惻然動念漸漬善意而去嘗與其子書曰小
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書則他書雖不治亦可也既
而移家蘇門依姚樞以便講習及樞被徵先生獨處蘇門惓
惓而有誨人之志由是中州名士皆仰慕之　又曰魯齋嘗
言於世祖曰三代所以歷數長久風俗純粹者皆自設學養
士所以致方今宜建學立師博選貴族子弟教之以示風化
之本張文謙繼以為請至是命先生為之先生自設學以來
家事悉委其子師可賓客來學中者皆謝絕之嘗曰學中若
應接人事諸生學業必有所妨外人謗怒是自己事諸生學
業是仁命也每謂家古生質淳朴未散視聽專一苟置之好
伍曹中涵養三五年將來必能為國家用乃奏舊弟子散居
四方如韓思永蘇郁耶律有尚孫安高凝姚燧姚燉等皆驛

致館下爲伴讀欲其夾輔匡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又欲令蒙古生習學算術乃自唐堯甲辰起至元壬申凡三千六百五年編其世代歷年爲一書令諸生誦其年數而加減之又教諸生習[illegible]曾公字復選蒙古生年長者習拜及受宣拜詔儀釋奠冠[illegible][illegible]凡小學生書卷則令習跪拜揖讓進退應對之節或投壺習射則負者罰之讀書若干遍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嘗問諸生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踐行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卻看得有疑有疑卻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嘗曰敬敷五教在寬則是爲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要嚴密然就中節目須且寬緩蓋人品不一有早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遽難以強之也且

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先生之教人也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與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施張之慎其萌蘖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以是凡為先生弟子皆能自立而為世用矣先生又言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苟生理不足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進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於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當以農務為生商賈雖為逐末亦有可為者果處之不失其義理或以姑濟一時亦無不可若以教學與作官規圖生計恐非古人之意也

臨汀曾氏曰當元之初魯齋許先生為中州大儒近考程朱之遺緒遠窺周孔之大道蓋年至三十有四而始得讀程朱之書則其求道也可謂難矣與諸門人日夜淬礪或躬墾山田

以給日食則其任道也可謂債矣至於姚竇二公之薦而被
徵命佐中書則其行道也亦可謂遭遇其時矣
當時文臣贊之有曰氣和而志剛內圓而外方隨時屈伸與
道翱翔或躬耕于太行之野或判事于中書之堂布韋蓬蓽
不爲荒涼圭組軒冕不爲輝光斯可以見其出處之大節矣
其名繼道統而從祀於 孔廟之庭也豈不宜哉

草廬吳氏

問吳氏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元史列傳記云吳氏名澄字幼
清撫州臨川人高祖棣曾祖燁祖基父鎮母夫人周氏初居
咸口里當華蓋臨川二山之間望氣者徐覺言其地當出異
人(異人非常人也)澄生前一夕鄉里父老見有異氣降其家鄰媼復
夢有物蜿蜒降其舍傍池之中旦以告子人而澄已生三歲
穎悟日發教之古詩隨口成誦五歲日受千餘言夜讀書至

旦母憂其過勤節其膏火而不多與澄俟母寢然火復誦習
九歲從群子弟試鄉校每中前列既長於經傳悉皆貫通深
知用力於聖賢之學性溫厚嘗舉進士不第
世祖至元十三年丙子鄉民初附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鄭松招
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詩書春秋儀禮及大小
戴記因侍御史程鉅夫名文海號雪樓建昌南城人初爲集賢直學士復爲翰林承旨終於侍御史告老南還居五年卒泰定二年乙丑冬十二月追封楚國公謚文憲有文集行于世奉詔求賢於江
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
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録上
成宗元貞元年乙未澄初遊龍興按察司經歷郝文迎至郡學
日聽講論録其問答凡數千言時元明善爲行省掾以文學
才贊自負嘗問澄易詩書春秋奧義退而嘆曰與吳先生言
如探淵海遂執弟子禮終其身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

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以擢應奉翰林
文字名之有司敦勸久之乃赴而代者已至官澄即日南歸
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
武宗至大元年戊申召爲國子監丞先是許文正公衡爲祭酒
始以朱子小學四書授於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旦燃燭
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昃始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接踵
而至澄各因其材質反覆訓誘之每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也
仁宗皇慶元年壬子陞爲國子監司業用程純公學校奏疏胡
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爲教法四條
一曰經學二曰行實三曰文藝四曰治事而未及行又嘗與
學者言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爲主
夫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故問學
必以德性爲本庶幾得之議者遂以澄爲陸氏之學非許氏

尊信朱子本意然亦莫知朱陸之爲何如也澄一夕謝去諸
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甚衆俄拜集賢直學士特授奉議
大夫俾乘驛至京師次眞州以疾作不果行
英宗至治三年癸亥春正月召除翰林學士進授太中大夫是
時有旨詔集善書者粉黃金爲泥寫浮屠藏經
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
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知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
而輪回之事彼習其學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爲善之人死則
上通高明其極品則與日月齊光爲惡之人死則下淪汚穢
其極下則與沙蟲同類其徒遂爲薦拔之說以惑世人今列
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
幾舉若未効是無佛法矣若已効是誣其祖宗撰爲文辭不
可以示後世請俟駕還欲奏止之會帝崩而止　泰定元年

甲子春二月初開經筵首命集賢直學士吳澄與平章政事
張珪國子祭酒鄧文原爲講官所講者帝範資治通鑑大學
衍義貞觀政要諸書而有貞觀政要集論序見於文集之内
三年丙寅復徵澄辭疾不起先時在至治間詔作太廟議者
習見同堂異室之制廼作十三室未及遷奉而國有大故有
司疑於昭穆之次命集議之澄議曰
世祖混一天下悉攷古制而行之古者天子七廟廟各爲宮
太祖居中左三廟爲昭右三廟爲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
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宋金豈以宗
廟叙次而不攷古乎有司急於行事竟如舊次云時澄已有
去志會修
英宗實錄命總其事居數月實錄已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
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之意宴罷即

出城登舟而去中書聞之遣官驛追不及而還逕言於
帝曰吳澄國之名儒朝之舊德今請老而歸不忍重勞之宜
有所襃異詔加資善大夫仍以金織文綺二匹及鈔五千貫
賜之澄身若不勝衣正坐拱手氣融神邁答問亹亹使人涣
若氷釋初弱冠時嘗著道統之説而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
聖繼之伏羲神農軒轅繼天立極是謂　三皇道統之傳實
始於此軒轅而後少皞顓頊高辛繼之通於唐堯虞舜謂之
五帝堯舜禹皐君臣也而並此唐虞之際所以為盛也成湯
伊尹生於商之初興而傅説生於商之中世文武周召生於
周之盛際而夫子生於周之既衰夫子以來始不得其位而
聖人之道不行於是始設教於洙泗之間以授於弟子而惟
顔曾得其傳顔子蚤死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
既沒而不得其傳焉至於　宋朝周子始有以接乎孟子之

傳於千載之下其時有邵子溫公諸亦非常人也二程則師於周子張子則友於二程而傳其學中興以後又有朱子集周程張邵之大成是皆得夫道統之傳也聖賢繼作前後相承吾道正脉賴以不墜統而言之則

堯舜而上道之元也堯舜而下道之亨也魯鄒洙泗道之利也濂洛關閩道之貞也分而言之

上古之統則羲農其元乎堯舜其亨禹湯其利而文武周公其貞也

中古之統則夫子其元乎顏曾其亨子思其利而孟子其貞也

近古之統則周子其元乎程張其亨而朱子其利也況孰為

我朝今日之貞乎未之有也然則其可以終無所歸哉不可也嗚呼蓋有不可得而辭者矣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故出

登朝署既退歸于家與郡邑之所經由士大夫皆迎請受業而四方之士不憚數千里躡屩負笈來學山中者常不下千數百人少暇即著書至將終猶不置也於易春秋禮記各有纂言盡破傳註穿鑿以發其蘊條歸紀敘及易纂言外翼而精明簡潔卓然自成一家之言復作學基學統之論二篇使人知為學之本與為學之序尤有得於邵子張子之學校定皇極經世書與正蒙經學皆所以啓大道之堂奧開示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者也又校正老子道德經莊子南華經與揚子太玄經於樂律及八陣圖郭璞葬書蓋朝廷屢起之迺就國子監丞擢進司業一言不合即自解組而去後屢徵復起亦不久於位凡進退之際綽然有餘裕矣在元之正學大儒惟許衡及吳澄二人衡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少其職論司教成均勸講經筵咸積誠意預大議

論大事皆引古道而功在於學者尤多至於我
國朝崇重儒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理之旨凡諸所言皆見采
錄以惠後學蓋澄學問之功自朱子以來莫或過之初澄所
居有草屋數間程鉅夫過而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為草廬
先生

吳先生嘗曰大學一書舊來只雜於禮記之中河南二程子
生於千餘載之後獨得聖道之傳故能識此篇為聖人之書
并中庸一篇皆自禮記之中取出表而顯之二程皆有更定
傳文次第則又不如晦庵之當經文一章渾然如玉豈可折
破

第一節三句說三綱領之工夫綱者以大綱言如網之有綱
綱舉則目張領者以要領言如裘之有領領挈而裘順明德
為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之綱領新民為下文齊家

治國平天下之綱領止於至善又為明德新民之綱領明德為修己新民為治人工夫重在止於至善之一句至善直是要人行那明德新民道理到十分至極纖悉無一毫不盡處而後止

第二節五句覆說上文綱領之效驗

第三節四句總結上文三綱領之工夫與效驗之意此以上三節為前半章經文

第四節六箇先字言八條目逆推之工夫謂既欲如此則必先如此此與上文第一節相對各有明德二字為證

第五節七箇后字覆說條目順推之效驗謂既有此效則必有此驗與上文第二節相對各有而后二字為證

第六節兩段總結八條目之工夫與效驗之意與上文第三節相對各有本末二字為證此以上三節為後半章經文也

二百餘字語言簡古意義聖筆也與傳文口氣全然不同今遽折破經文第一節第二節以補格物致知之傳豈不識經傳文體之不同乎而此兩節欲解作格物致知之義亦且不通況徒見有一物字有一知字而欲以為格物致知之傳無迺不識文義之甚乎且經文除了此兩節豈復成文譬如一玉盤打破而去其一角但存其三角豈得為渾全之器乎

先生嘗採撫經傳格言補大學傳文之畧以全程朱之意

其傳文四章云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末也道之以德民日遷善焉此謂之本自末也至善焉

凡十一字

其傳文五章云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窮理也有物必有則物至而知之焉學

以聚問以辨於特習之日新之闕見博知益明矣思之思之眞思之思之弗得弗措也思曰睿睿作聖聞一以知二聞一以知十及其至也通一而萬畢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言則知人知性則知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語小而盡精微語大而極高明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自窮理至高明凡一百十一字味斯二章之辭則見先生有資於世教者矣

又曰論語山梁雌雉當在色斯舉矣之上三嗅而作當作三嘆而作亦篆文之誤也

又曰論語有馬者借人乘之七字是史冊之文前後皆闕文止有此七字孔子自謂昔者吾猶及見史冊之闕文有七字云有馬者借人乘之今則併此七字而亡之矣

先生又嘗爲勤謹之二箴 其勤箴曰

夏而不扇冬而不爐思則徹曉得則衣晝我思古人閔洛之

儒勤哉勤哉無替厥初　其誌箴曰

生而請事動言聽視死而知免戰兢臨履我思古人洙泗之

子謹之謹之一如其始

又嘗作自警之詩二首　其一曰

氣昏嗜臥害非輕　纔到更初困倦生　必有事焉常恐恐

直教心要強惺惺　縱當慮思沉如醉　打起精神坐到明

着此一鞭能勇猛　做何事業不能成

其二曰

元來一片虛靈府　埋沒經年滓穢場　不特動時多走逸

更於靜處亦飛揚　晝間常被事牽引　夜後猶隨夢擾攘

喚起主人翁警省　自家三逕不容荒

又作勉學首尾之吟四首　其一曰

三十年前好用工　為師不過發其蒙　十分底蘊從人說

百倍工夫在已充　舊遲每加新學養　今朝不與昨朝同
拳拳相勉無他意　三十年前好用工

其二曰

三十年前好用工　日間莫只徒從容　從頭狂廢青春日
艸角俄成白髮翁　加冠當除嬰孺志　居今崇學古人風
拳拳相勉無他意　三十年前好用工

其三曰

三十年前好用工　男兒何者是英雄　世間有事皆當做
天下無堅不可攻　萬里行方由足下　一毫非莫入胃中
拳拳相勉無他意　三十年前好用工

其四曰

三十年前好用工　過時雖又強求通　後成悉態皆因富
挫過流光只為慵　人不修為何異獸　蛇能變化尚成龍

拳拳相勉無他意　三十年嘶好用工

又作敬和之二銘　其敬銘曰

維人之心易於放逸操存舍亡或入或出敬之一字眞義精蓄學者所當服膺弗失收斂方寸不容一物如入靈祠如奉軍律整齊嚴肅端莊靜一戒愼恐懼兢業戰慄如見大賓罔敢輕率如承大祭罔敢慢忽視聽言動非禮則勿忠信傳習省身者悉把捉於中精神心術檢束於外形骸肌骨常令惺惺又新日日敢以此語鑱于虛室

其和銘曰

和而不流訓在中庸顏之愷悌孔之溫恭孔顏往矣孰繼遐蹤卓彼先覺元公純公元氣之會淳德之鍾瑞日祥雲霽月光風庭草不除意思冲冲天地生物氣象融融萬物靜觀境與天通四時嘉興與人同泯若圭角春然心胷如玉之潤

如酒之醲睟面盎背辭色雍容待人接物德量含洪和粹之氣涵養之功敢以此語佩于厥躬

又作顏冊之銘曰

我思古人明發不寐卓彼先覺顏冊二子主一持敬克己復禮出門如賓使民如祭非禮勿言非禮勿覆非禮勿聽非禮勿視蟬蛻人欲春融天理彼何人哉睎之則是斬絕自新從今以始自然自艾勉仁遷義指天爲誓鏤心爲記吾雖不敏事斯語矣

又嘗自佩誦周子巧拙之賦曰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偷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於戲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愚嘗三復先生之遺文則深知先生之學用功親切而極乎道德性理之精粗誠爲

千古由是以來

聖朝

列聖相承而

道統之傳雖至於

萬萬世而無窮矣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六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七

後學　臨川　恕軒　黎溫　編集
後學　臨川　徹軒　黎清　謄正

小學總論訂疑

問古者小學何謂也　對曰古昔夏商周之時有此小學之書小學者小子之學也三代盛時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受教焉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長而進之於大學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此古者小學大學之教莫不有序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問入小學大學之教亦有次第歟　對曰閭巷之學教庶人之子弟八歲入小學擇其俊秀者十五歲則入大學國都之學

教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則入大學至[illegible]之學教天子之元子衆子八歲入小學十五歲則入大學皆有次第矣

問小學教之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大學教之以窮夫義理措諸事業者何謂也　對曰小學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是則謂之收其放心養其德性矣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是則謂之窮夫義理措諸事業矣

問小學大學之別　對曰按朱子云小學大學只是一箇事小學是學事親事長且恁地大學便就上面講究委曲其所以事親事長是如何

問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何謂也　對曰此書是教訓小子所學之人必先以用灑者是播水於地以浥其塵掃者是運帚於地以去其塵即內則所謂雞初鳴灑掃室堂及庭布席

曲禮所謂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之類是也應者是親長呼之而唯諾對者是親長問之而答述即內則所謂在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曲禮所謂長者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之類是也進者而進事於親長退者既見親長而退出即內則所謂在父母之所進退周旋慎齊曲禮所謂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之類是也如此之有次第故曰品節也

問旁親長隆師親友之道何謂也　對曰此書教小子之所學在於愛事父母之親以盡其孝如曲禮所謂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之類是也恭敬尊長以盡其禮如曲禮所謂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之類是也隆尊師傅以盡其恩如曲禮所謂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

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之類是也親近朋友以盡其義如論語所謂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類是也如此之有定向故曰方道也

問節與道二字亦有以異乎　對曰先灑然後掃先應然後對先進然後退故謂之節如愛親則盡於孝敬長則盡於禮隆師則盡於恩親友則盡於義故謂之道以此推之安得而無異乎夫節者如上下前後之有次序道者如東西南北之有定向節則一日行之能畢道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問皆所以為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何謂也　對曰此言上文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盡皆故所以用為作以日律脩己身齊正家室理治邦國平定天下之根本也

問朱子之言凡有所以故所是以之三者亦有微意歟　對曰所

以故所以者是推原其本來之辭如是書題旨所以爲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與大學序所以教人之法論語故所記多務本之意之類是以者是質明上文之辭如大學序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之類愚嘗偏覽朱子之言有曰其所著述下字與秤上稱來無異也不高些也不低些也不偏些也添一字不得也減一字不得也不多一箇字也不少一箇字學者且須仔細看愚每讀之凜然悚惧慨歎恨不生於當時而親炙之尚幸遺書見於諸書況小學大學序文之題其辭精密其理簡嚴渾然猶經乃朱子晚年之筆深有微意焉誠在讀者詳之

問本字與上文道字節字其義如何　對曰節字細密道字廣闊本字深厚蓋節者只是次序道者所包甚廣而難見惟由於脩齊治平之事行之而觀則見道之本體矣

問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何謂也 對曰而者[illegible]
句端之辭必者決然也俾使其學者講論上文所知之理而
習熟上文所行之事於幼小童穉八歲入小學之時也
問而字之釋亦有異乎 對曰在上為句端之辭在中為承上
起下之辭即此句而必使其講而習之可明矣
問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何謂也 對
曰將欲其學者習熟上文所行之理與智識至於年長十五
入大學之時融化心胸自然成就而無此子扞格抵拒不能
勝當其教之病患也
問前兼講習後獨言習者何也 對曰講屬知習屬行後單言習
者獨以行而言且前幼穉專指小學後智長則兼大學至於
年長入大學之時則知之固明而但務於行之熟矣
問扞格何謂也 對曰按海虞吳氏云扞拒也格[illegible]陳氏謂[illegible]

凍洛之路言如地之凍堅難入也先聖有曰少成若天性習
慣如自然夫豈有扞格堅強難入不勝其教者哉
問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
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
行何也　對曰此朱子自謂於今隆宋之時其三代小學教
人之全書因遭暴秦坑焚之禍雖是不可得而親見而混雜
出於六經四書之傳書記載者亦多矣往往猶每每也言後
來讀書之士每每直促以有古今異別宜合之不同而莫之
能行殊絶也始嘗也言絶不知其傳記中無古今之異別者
固實未嘗有不可行也按海虞吳氏云無古今之異即朱子
蒐集以成此書者是也
問坑焚之事在於秦之何年　對曰謹按通鑑綱目記云秦始
皇三十四年戊子焚詩書百家語按資治通鑑記云秦相李

非上書秦焚書籍有偶語詩書者棄市[illegible]
戮刑爲棄市也以古非今者族族謂誅其族也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
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按通鑑綱目記云三十
五年己丑坑諸生四百六十餘人按資治通鑑記云侯生盧
生相與譏議因亡去始皇聞之大怒於是使御史悉案問之
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
問典籍出於漢之何時　對曰謹按通鑑綱目記云漢惠帝四
年庚戌始除挾書之律自是經籍漸出矣
問往往者亦有所釋乎　對曰如趙氏作孟子之題辭往往摭
取而釋之以紛紛也與此不同
問今頒蒐集以為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
之萬一云爾何也　對曰此朱子自謂於今頒畀蒐索傳說
所載而集聚以為此小學之書授教之於童幼蒙昧初學之

士資勵其學者講論習熟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庶或幾近有補益於國家風声教化萬一句之云云蓋謂此朱子自道之辭嗚呼味斯言也則朱子之於世教豈惟有裨於當時實則有功於千萬世也至哉

問蒐當作搜而以是蒐何謂也　對曰按春秋左傳記云事見隱公伍年春春獵曰蒐蒐索也擇取其獸之不孕者而用之朱子集是書者亦取其聖經賢傳嘉言善行可為法戒者類編入之故蒐字取此之義也

問此講習二字復合言之何也　對曰此亦專指小學之教則兼以知行之並言矣

問晦庵者何謂也　對曰晦隱也庵草居之稱乃朱子之自號也按年譜記云宋孝宗淳熙二年乙未秋七日朱子築室於建陽蘆峯之巔號曰雲谷老人因搆草堂[illegible][illegible]扁以晦

庵故曰晦庵也於是晦庵之名顯于世矣

問小學書題者何也　對曰書題者乃標題小學書之大要而爲初學入道之門也按海虞吳氏云此書朱子於卷首已題百餘言直述小學所以教人之意是也

問是書之題教人之大要亦有序乎　對曰愚嘗考諸先儒皆未有說至我

聖朝海虞吳氏始爲之訓釋其爲明備然析其大要之旨亦未及焉愚自童蒙受學於師伯父雲泉常曰小學書題當分爲四段自古者小學至平天下之本爲第一段乃朱子叙三代小學教人之本原以開其端而爲初學入道之門自而必使其講而習之至不勝之患也爲第二段乃朱子勉幼學之士及時循序務進而無躐等難成之病自今其全書至固未始不可行也爲第三段乃朱子論三代小學教人之書被秦坑

漢而雜出於傳記及今類聚而成而無古今之異實可行於世矣自今願蒐集至風化萬一云爾乃朱子自言所以爲書之意也而致謙辭以告於後學也與大學序末之意同讀者詳之

問小學大學之源流可得聞其大旨歟　對曰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爲君爲師三代之隆其法寖備至於吾夫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取法詔後及顏曾思孟沒而其傳遂泯焉至宋河南兩程夫子出以續不傳之緒考亭朱子蒐集經傳彙成是書補其大學之闕遺定爲章句而人始知古昔小學大學之有教也

問小學題辭何謂也　對曰按雙饒氏云小學者小子之學也古者人生八歲則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以爲他日大學

雖[illegible]修業之基本今傳記所載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是其遺法也晦菴先生病古書殘缺而不全俗學囿弊而失正乃取古今聖經賢傳嘉言善行類聚而成此書以續古者小學之教欲便後之初學有所肄習而不失其正也題辭者標題書首之辭蓋序之異名也朱子既集於小學之書而又自序其所以述作之意於書首以漢趙氏序孟子有題辭之號故以名之按朱子文集有曰小學書別為題辭韻語庶便童習按海虞吳氏云此書朱子於卷首已題百餘言直述小學所以教人之意至此則首敘天道性情之本原以及大小學培養擴充之事體用兼該小大畢舉且括成韻語以便為師為弟子者之所教讀其開示學者深矣善乎勉齋黃氏有曰灑掃應對雖至小亦由天理之全體而著見於事物之節文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初不外乎此理嗚呼讀者其可以其

近小而忽之乎

問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何謂也　對曰元亨利貞此朱子引易經之乾卦彖文而言元者萬物之始於時爲春春屬木木主於東方發生之氣亨者萬物之通於時爲夏夏屬火火主於南方長養之氣利者萬物之遂於時爲秋秋屬金金主於西方肅殺之氣貞者萬物之成於時爲冬冬屬水水主於北方收藏之氣此四者乃上天之道亘古今不易之常行之序所以終始乎萬物者也仁義禮智仁者愛之理即天道之元元主於人倫五典父子之親配於人身五臟之肝肝屬木木即春之令故春主於發生而仁主於溫和慈愛義者宜之理即天道之利利主於人倫五典君臣之義配於人身五臟之肺肺屬金金即秋之令故秋主於肅殺而義主於斷制裁割禮者恭之理即天道之亨亨主於人倫五典

長幼之序配於人身五臟之心心屬火火即夏夏之令故夏主於長養而禮主於恭敬撙節智者別之理即天道之貞貞主於人倫五典夫婦之別配於人身五臟之腎腎屬水水即冬之令故冬主於收藏而智主於分別是非此四者人所稟於天以為德而具於身乃為性理之綱維也蓋在天則為元亨利貞在地則為木火金水在於四時則為春夏秋冬故人稟於陰陽五行四氣以生配於天地則為仁義禮智學者當知天有元亨利貞四者之德而我亦有仁義禮智四者之德屏除私欲保養正性則吾之一身而與天地並立為三矣按朱子語錄云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之道理而言吾之仁義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

問上舉元亨利貞是順四時而言下以仁義禮智配於上似其

義禮二者有所不順四時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元亨利貞猶東南西北是周圍從一邊說仁義禮智猶東西南北是橫直以相對說東南西北是五行之相生東西南北是五行之相克五行相生以成其始五行相克以成其終生而不克則無以裁制克而不生則殺伐戕賊故二者體用之不可偏廢也

問此言凡此厥初後言乃復其初何也　對曰復初者復此仁義禮智之性而已

問講然四端隨感而見何謂也　對曰按雙峯饒氏云感者自外而動於內也見者自內而形於外也按朱子云性之所以為體者不過乎仁義禮智四者而已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礼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所謂情也孟子謂之四端首猶有物在

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故云
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端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
於外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之端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
乎形於外盖由其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
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如此則性之善可
知矣

問上文言仁義禮智性之綱此言愛親敬兄忠君弟長何也

對曰舉其五倫之目大者而言之

問彝而言秉何也　對曰按西山真氏云渾然天理具於吾心
不可移奪若秉執然故曰秉彝也

問安此暴棄何也　對曰安此物欲之交蔽而自暴自棄其
仁義禮智之綱按熊氏云自暴剛惡也自棄柔惡也饒氏云
暴甚於棄矣

問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何也　對曰昔日之安於暴棄也此性固非不全足今日之德崇業廣也此性亦非有餘裕但昔為氣禀物欲之所蔽今則復乎其本然爾

問蒙養弗端長益浮靡何也　對曰此言前世相去既遼遠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人亦皆亡沒六經因遭秦火而聖人之教亦弛廢矣蓋自小學之教廢故學者自童蒙之時而涵養之弗得其端正自大學之教廢故及其年長則所習益輕浮華靡而無重厚篤實之風矣

問紛拏喧豗二者出於何書也　對曰按熊氏標題云紛拏語出前漢霍去病傳漢匈奴相紛拏喧豗語出杜牧之詩云松澗渡喧豗

問匪我言耄朱子編是書之時而壽幾何　對曰按邵武李氏方子云先生年五十八編次小學書成明年先生既發揮於大

學以開悟學者又與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有進也乃集此書以訓家塾使培其根以達其知內篇有三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外篇有二取古今嘉言以廣之善行以實之雖已進乎大學者亦得以兼補之於後脩身大法此畧備焉北溪陳氏云朱子小學書綱領甚好最切於日用雖至大學之成亦不外是魯齋許氏小學大義曰古者民生八歲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之子弟皆令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及其十有五歲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者皆入於大學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小學大學之所以分也當其幼時若不先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及其年長若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　故先之以小學者所以立大學之基本進之於大學者所以收小學之成功也三代盛時賢

材輩出風俗醇厚蓋由盡此道也自始皇焚書以後聖人經籍不全無由考校古人為學之次第班孟堅漢史雖說小學大學規模大畧然亦不見其間節目之詳也千有餘年學者各以己意為學其高者入於空虛卑者流於功利雖苦心極力博識多聞要之不背於古人者鮮矣至唐韓文公始引大學節目以為為治之序及前宋伊洛諸先生又表章大學一篇發明古者教人之法近世新安朱文公以孔門聖賢為教為學之遺意參以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集為小學之書其綱目有三立教明倫敬身次稽古所以載三代聖賢已行之迹以實前篇立教明倫敬身之言其外篇嘉言善行載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嘉言所行之善行其綱目亦各有三立教明倫敬身此外篇也衍內篇之言以合外篇則知外篇者小學之枝流約外篇之言以合內篇則知內篇皆小學之本原合

內外而兩觀之則小學之規模節目無所不備矣文公集
學之書大意如此 附此論朱子著小學之旨
問來齋亦有所據乎　對曰來齋按熊氏標題饒氏石洞紀聞
云朱子註楚辭以齋爲衣襟之末是也
問題辭番昜饒氏分爲十節亦有序乎　對曰按熊氏標題石
洞紀聞云自元亨利貞以下爲第一節首原天道以明人性
之有此四德也自凡此厥初以下爲第二節言性之發於情
者然也自愛親敬兄以下爲第三節言性之見於行者然也
自惟聖性者以下爲第四節言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自衆
人蚩蚩以下爲第五節言衆人之所以汨其性也自惟聖斯
惻以下爲第六節言聖人所以興學設教以開下文兩節之
意也自小學之方以下爲第七節以小學之教而言大要皆
涵養德性之事即上文所謂以培其根者也自窮理脩身以

下為第八節以大學之教而言大要皆充廣德性之事即上文所謂以達其支者也自世遠人亡以下為第九節言後世教學不明之害以起下文之意也自幸茲秉彝以下為第十節自言所以為書之意以告後學而丁寧之也按建安何氏云饒氏雖分為十節若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似不出乎中庸性道教三者之旨首一節乃天命之性次四節乃率性之道後五節乃脩道之教也

問立教者何也　對曰按魯齋許氏云立教者明三代聖王建立所以教人之法也蓋人之良心本無不善由有生之後氣禀所拘物欲所蔽任其私意妄作始有不善聖人設教使養其良心之本善去其私意之不善其上者可入聖其次者可為賢又其次者不失為善人也此先王之時所以民用和睦上下無怨而比屋可封也然所謂教者非出於先王之私蓋

天有是理先王使順其理天有是道先王使行其道是天命之自然為人事之當然乃所謂立教也

問首引中庸之言何也　對曰此為立教一篇之小序以明聖人教人之法按魯齋許氏云為教而不本於聖人之道則非教也為學而不本於聖人之道則非學也

問性道者何謂也　對曰五倫五常之性道也五倫五常乃天命本然之性人事當然之道知此則為師者知所以教人之本為弟子者則知所以進學之本矣

問小學書首舉列女傳者何也　對曰此章言古者胎教之法列女傳漢劉向所編按熊氏標題云劉向一名更生採詩書所載賢妃貞婦興國顯家者序次八卷故名列女傳

問不食邪味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邪味不正之味謂六畜之外山禽野獸之類六畜謂牛馬猪羊犬雞是也

問割不正不食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割切肉也切肉不方正者不以嗜味而苟食也或曰割謂割烹也謂割烹不以正則不食也

問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瞽盲者無目之樂師也不能視者精於聲詩所以導性情之正道言也詩如二南之類正事如二典之類按朱子云古者採民俗歌謠之詩以貢于天子天子受之而列於樂官乃周公制禮作樂被之筦絃以為房中之樂又用之鄉黨邦國所謂瞽矇誦詩者此也

問本註言妊娠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何也

對曰如醫書所謂若要生男子宜常看珠翠即此意也

問內則何謂也　對曰內則禮記篇名按唐孔氏云以其所載皆閨門之內軌範可則故曰內則按熊氏標題云內則記男

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則要

問始教之讓有三何也　對曰按纂疏云出入門戶則欲其行之讓也即席則欲其坐之讓也飲食則欲其食之讓也

問學書計何也　對曰按方氏云書即周官保氏所謂六書者是也計即所謂九數是也以數必計其多少故又謂之計蓋自學書計而下皆就外傅所學是也

問周官記禮樂射御書數先禮樂射御而後書數內則先學書數然後學樂學射御始學禮何也　對曰周禮是記六藝之條目內則是教六藝之次第蓋書數幼學之所當先次學樂以涵養其氣質之性射御非童幼所能乃先教其儀式也二十而冠始學禮夫冠而後備服服備而後可以行禮故曰始學禮凡言始者自今始爾其餘不言有前此者矣

問衣不帛襦袴何也　對曰按張子云襦今之襖子袴今之袴

衣也不用帛則用布用帛謂大溫恐傷陰氣也
問恐太溫傷陰氣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今醫家亦說小兒子
不要太暖內則亦是小兒不要著好物事
問小學載樂一段不知今人能用得否　對曰按朱子云姑使
知之古人自小即以樂教之乃是人執手提論到得大來涵
養已成稍能自立便可今人既無此非志大有所立因何得
成立
問此是作樂使之聽抑或其自作歟　對曰按朱子云自作若
自理會不得自作何益之有
問二十可以衣裘帛何也　對曰按熊氏云二十成人血氣強
盛可以衣裘帛也
問六代之樂獨言舞大夏何也　對曰按賈氏云二十舞大夏
者年二十加冠成人而舞大夏大夏夏禹之樂雖舉上[illegible]

賓塞門已下六舞皆在其中必觀其自夏以上揖讓而得天下自夏以下征伐而得天下夏為文武中可以熱前後也天下之理自其成而觀之易知也故十三舞乃自其兆而觀之難知也故十五舞象大夏則舞之文武中者有干戚有羽籥文武之道備矣故二十而後舞大夏也按方氏云十有三年舞勺則有文而無武成童舞象則有武而無文二十成人然後舞備文武乃其稱矣

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惇篤也博廣也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人之行莫大於孝堯舜大聖人也其道不過孝弟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傳之孔子一是此道所以居人倫之首故孝弟為百行之本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當行之近之閨門妻子兄弟長幼遠之天地鬼神四海百姓皆自此而推之故先務篤行孝弟而後博

習學也不敎恐所學未精不可爲師以敎他人也內而不出
言蘊蓄其德美在於內而不自表見其能於外而爲人之謀
慮也按方氏云敎讓於八年學幼儀於十年則孝弟之道固
已知之矣及成人然後篤而行之以期於熟焉學所以爲己
敎所以爲人故志乎內而無事乎外有所入而無所出者也
問遜友視志與書之所謂惟學遜志務時敏同歟　對曰然內
而不出所以蓄之也遜友視志所以謹之也出謀發慮所以
行之也不可則去勇之以義也
問方物出謀發慮按本註云物猶事也方物出謀則謀不過物
方物發慮則慮不過物何謂不過物歟　對曰按朱子云方
物出謀大槩只是隨事謀慮方猶對也比方以窮理比並那
物如窮理一般按饒氏云方猶比方之方如方田方量之類
按方氏云四十則强仕之時也盖仕則與物接而有謀慮[illegible]

故諫不得不出有患可思故慮不得不發然詩書豈以從欲加之乎亦此方事物以應之而已

問古者四十而纔出仕何也　對曰按程子云古之為士自十五入學至四十始仕中間自二十五年有事於學又無利可趨則其志可知此所以成德故古之人必四十乃仕然後志定業成後世立法自童稚因有汲汲利祿之誘何由向善

問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服謂服其事從謂從其君也如微子諫紂不聽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又如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採薇而食之所謂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之意也　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是矣按真氏云內則一書古者學校教人之法也自其始學之初即知此義是

以出而從仕也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無貪位慕祿之私者也其視後世學校之教專以利祿誘人者異矣

問女子十年不出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不出謂年漸長常居閨門之內當知男女之界限　如晝不遊庭是也

問本註引曹大家語何也　對曰按熊氏標題云曹大家名昭字惠姬乃曹世叔之妻班彪女班固之妹作女戒七篇成漢書八表及天文志東漢和帝時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之宮中稱大家本註引之言其精通經術論議可爲閨門之姆法矣

問本註引二程之母何也　對曰按伊川程子云先母夫人侯氏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既長好文而不爲詞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深以爲非本註引之亦爲閨門之法也

問女子至十年云始有教何也　對曰按陳氏云小學之道在於早諭以教非惟男子為然而女子亦莫不然也故自能言即教以應對之緩七年即教以男女異席而早其別八年即教以出入飲食之讓至于十年則使不出閨門朝夕聽受姆師之婉教以女德教以女子教以相助祭祀之禮凡所聞見無一不出於正而柔順貞靜之德成矣迨夫既笄而嫁故能相助君子而宜其家人也

問十有五年而笄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笄今簪也此謂應年將嫁者女子許嫁而笄字之未許嫁則二十而笄按古氏云三五而圓者成也故女子之年至是數而笄笄乃婦人之首飾蓋成人之服也夫男子冠則有成人之禮女子笄則當許嫁之時然嫁止於二十娶必止於三十陰以少為美陽以壯為強故也然經亦舉其大畧耳

問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何也 對曰故謂父母之喪按朱子云内則之説亦大槩言之耳少遲不過一年二十四而嫁亦未為晚也按方氏云女子非二十而後可嫁以為二十而不嫁則非禮也盖男子三十而娶四十而強仕推此可知醫書云陰陽七八之數七少陽也八少陰也互相爲而流通女子二七而天癸至故二十而嫁男子二八而天癸至故三十而娶也易曰歸妹女之終終也未濟男之窮也盖男子之終必至於未濟而女之終止於歸而已故内則男子之事必至於官女子之事止於嫁也

問聘則為妻奔則為妾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聘問也猶今之納采問名也妻之為言齊也以禮聘問則得與夫之敵體妾之為言接也不以禮聘問僅得接見於君子而不得抗儷也奔趨也按方氏云聘者由彼而問此奔者由此而趨彼也按

真氏云朱子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此章繼之命
列女傳與內則一篇而觀之則始終之教畧備矣
問曲禮何謂也　對曰曲禮乃禮記篇名言其節目之委曲也
問幼子常視毋誑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毋禁止辭視與示同
狂欺也幼子未有知識常示之以正事不可欺誑者教之以
聖人之言動欲其習於誠也按楊氏云人之生也直是以君
子無所往而不用其直直則心得其正矣古人於幼子常示
毋誑所以養其直也按朱子云古人只從幼子常示毋誑以
上灑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工夫了此豈待先識
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
一一便爲己之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
問立必正方不傾聽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幼子教之立必端
正向一方所不得傾頭側耳屬聽左右者習於正也如徐節

孝初從安定胡先生學退而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其意與此相通也按京兆李氏云古者立保傅之教始自胎教而繼之以此蓋男女至於致仕女子至於有家又示之以母儀以誠其心則小學始終之教大槩具矣

閭學記何謂也　對曰學記乃禮記篇名所記三代學校教人之事也

問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古昔三代之時教訓者二十五家為閭閭共一巷巷首有門門側有塾里中之老有道德者為左右師坐於兩塾民在於家之時朝夕恒受教於塾焉五百家為黨黨之學曰庠則教閭塾所升之人也術言遂當作州二千五百家為州州之學曰序則教黨庠所升之人也天子所都及諸矦國中

之學皆謂之國學以教元子衆子及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
與州序所升俊選之士焉按孫子云古者家有塾黨有庠州
有序盖未嘗有不入學者八歲入小學十五擇其俊秀者入
於大學不可教者歸之于農三老坐於里門出入察其長幼
進退揖讓之序觀其所習故得不學也
問天子五學何所分也　對曰按陸氏佃云禮記天子設四學
盖天子立四學并中學而為五於一處並建周人則辟雍居中
其南為成均其北為上庠其東為東序其西為瞽宗學禮者
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
語樂舞者就成均惟辟雍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又出
師受成等事天子入大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是謂辟
雍按大戴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東序是也帝入南學
上齒而貴信成均是也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瞽宗是也帝

入北學上貴而尊爵上庠是也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辟雍是也總而言之四學亦大學也

問辟雍何謂也　對曰辟與璧通玉也雍澤也四面水環如璧四出為橋橋各有門周其外以節觀者乃天子承師問道之所故謂之辟雍也

問諸侯之為泮宮何也　對曰按春秋正義云諸侯曰泮宮泮之言半也蓋以東西為門以南通水其北無門也所以降殺於天子按王制云諸侯止有泮宮一學魯之所立非獨泮宮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學也曰瞽宗殷學也曰泮宮周學也是魯得立四代之學僖公脩之示存古法也

問本註術音遂當作州何以知之歟　對曰因上文黨有庠而推之則知下文術當為州也

問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何也 對曰此言人之性分之內皆有秉彝之道也若但飽食而不飢煖衣而不寒安逸居處於怠惰之失而無師以教訓於人倫之道如此則無禮無義相近於禽獸不遠矣如釋氏之徒不知人倫之道上不拜君王下不拜父母棄家絕續而終日自求安居放逸飽食煖衣禮胡人以為傳教即孟子所謂無父無君是乃禽獸也

問孟子之言人倫與經傳之同歟 對曰按真氏云春秋傳曰舜舉八元使布其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和妻柔孟子所稱即其事也人各有秉彝之性則所謂親義別序信亦因其性之所有而導之耳非強之以所無也經傳論人倫之道非一各以一言而盡其要則未有若孟子者嗚呼盛哉愚按書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孟子之言蓋

本諸此然天敘即所謂庸有也勅而厚之即所謂導之也

問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何謂也

對曰父子之倫則教之有親愛如為人父止於慈為人子止於孝君臣之倫則教之有義宜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夫婦則教之有配偶之分別而不相亂也長幼則教之有次序之禮使卑不得亢尊尊不得陵卑也同門之朋合志之友則教之有誠信而不相欺誑也

問舜命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命夔為典樂以教冑子竊謂古人教學不出此兩者契敷五教是欲使人明於人倫曉得這道理夔典樂教冑子是欲使人養其德性而實有諸己歟　對曰按朱子云固是如此按京兆李氏云小學大學之禮雖備於成周五品五教之道實原於堯舜歷夏及殷雖忠質異尚而五教之治不同至孔孟之時周禮亂亡已不能一一追復

矣況今數千載而下欲求帝王道體之全得乎義當究其本正其原求無失古人之意也夫立教者所以立此五典而已明倫者明此五典而已若敬身一篇豈在五典之外哉實爲乎父子之親耳故引孔子之言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此朱子小學書綱目有自來矣而并舜司徒之職所以繼天立極爲萬代教化之本原而敬之一字又爲敎教化之根本也嗚呼盛哉

問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何也　對曰此教之以樂德也夔舜臣名典主也命主以音樂之事按潛室吳氏云胄長也胄子自天子之元子至公卿大夫之適子也溫和厚也栗莊敬也虐殘酷也傲忽慢也上二無字與毋同按九峯蔡氏云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

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

問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何也　對曰此教之以樂語也按九峯蔡氏云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必有長短之節故歌詠其詩之義以永長其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以宮商角徵羽五聲依附而長永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者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呂而調和其五聲乃能成文而不相[illegible]奪

鍾為宮則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五分損益隔八相生而為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於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而為樂則克能諧和而無相侵奪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祭天地之變）廟（聖人之廟）而神人（神應郊廟而言人應朝廷而言）以此皆至於和矣蓋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而今皆不復見矣可勝嘆哉

問聲應五行何也　對曰按熊氏標題云宮屬土商屬金羽屬水角屬木徵屬火也

問律合十二辰何也　對曰按熊氏標題云黃鍾為子太呂為丑太蔟為寅夾鍾為卯姑洗為辰仲呂為巳蕤賓為午林鍾為未夷則為申南呂為酉無射為戌應鍾為亥也

問音宜八卦何也 對曰按熊氏標歷云金鐘鎛也屬於兌而為商石玉磬也屬於乾而亦為商絲琴瑟也屬於離而為徵竹管簫也屬於震而為角匏笙簧也屬於艮而為宮土塤音也屬於坤而亦為宮革鼗鼓也屬於坎而為羽木柷敔也屬於巽而亦為角也

問五聲之詳願聞其詳歟 對曰按何氏圖說云夫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為聲故天五與地十合而生土於中其聲為宮地四與天六合而生金於西其聲為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東其聲為角地二與天七合而生火於南其聲為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於北其聲為羽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為四聲之綱也其性圓其聲若牛之鳴窌中土音也而主合商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其性方其聲若羊之離群而主斷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其性直其聲若雉之鳥以而

主滂御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其性明而辨物其聲若豕[illegible]負駭而主分羽宇也物聚藏而宇覆之也其性潤而澤物其聲若鳥之鳴野而主吐然其用則為斂經送抑其象則為君臣民事物其位則為左右上下中其色則為青黃赤白黑其性則為仁義禮智信其情則為喜怒哀樂怨其事則為貌言視聽思故在天運而為五氣在地列而為五行在人敦而蘊為五臟則中聲所止無往不在焉

問琴之五音亦同於此歟　對曰然蓋宮絃之數乃八十一絲象老陽之九九也商絃之數乃七十二絲象少陰合於老陽之八九也角絃之數乃六十四絲象少陰之八八也徵絃之數乃五十四絲象老陰合於老陽之六九也羽絃之數乃四十八絲象老陰合於少陰之六八也少宮文絃之數乃四十二絲象老陰合於少陽之六七也少商武絃之數乃三十六

絃象老陰之六六也九比皆陰陽自然之數而非強為之也

問少陰之數既有八八而無少陽之七七何也　對曰以老陽九九之數多矣故少陽不預焉况中有六七之數在爾

問琴之制作亦有法歟　對曰按琴譜記云琴之為言禁也禁止其邪而歸其正也故音謂之太古遺音其制本伏羲所造長三尺六寸六分象朞之三百六十有六日琴六胖廣六寸象六合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法天地龍池八寸通八風鳳沼四寸合四時十三徽象月之十二與閏五絃象五行至周文武加二絃為少宮少商以象七政而合君臣之恩也

問律呂之原其詳可得聞歟　對曰按漢律曆志云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大夏西戎之國）崑崙（山名也）之陰取嶰谷之竹其自然圓虛者斷兩節之間而吹之（取其竅之厚且均者兩節間也）以為黃鍾之宮制十有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陽六為律

六為呂律以統氣而類萬物謂之十二律以配十二辰蓋

日月會於十二次而右轉聖人制六律以象之斗柄運於十

二辰而左旋聖人制六律以象之故陽律左旋以合陰呂

右轉以合陽而天地四方陰陽之聲具焉凡十二律相生之

位自黃鍾之律數八至林鍾林鍾數八至太簇周而復始旁

問十二律之名義何也　對曰按律曆志云律法也言陽氣為

陰氣之法呂助也言陰氣助陽氣總而言之陰陽皆稱律

故謂之十二律黃鍾黃者中之色也鍾種也陽氣潛萌於黃

泉故萬物孳萌於子而黃鍾丑之氣也其候冬至其卦乾之

初九故合於大呂而下生林鍾焉大呂呂旅也言陰大呂助

黃鍾宣氣而芽物也萬物紐芽於丑而大呂丑之氣也其候

大寒其卦坤之六四也故合於黃鍾而下生夷則焉太簇簇

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萬物引達於寅而太簇寅之

氣也其候驚蟄其卦則乾之九二也故合於應鍾而下生南呂者夾鍾言陰夾助太簇宣四方之氣　而種物也萬物冒夘於夘而夾鍾夘之氣也其候春分其卦則坤之六五也故合於無射而下生無射者姑洗姑洗故也洗新也言陽氣養生去故就新改柯易業萬物振美於辰莫不鮮明而姑洗辰之氣也其候清明其卦乾之九二故合於南宮而下生應鍾者仲呂言陽已而陰萌則萬物盡旅而西行萬物尸盛於巳而仲呂巳之氣也其候小滿其卦則坤之上六也故合於夷則而上生黃鍾者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萬物也萬物畢布於午蕤賓午之氣也其候夏至其卦乾之九四也故合林鍾而上生大呂者林鍾林茂也言陰氣受任助於蕤賓君主種物使長類長大茂盛也萬物萎眛於未而林鍾未之氣也其候大暑其卦坤之初六故合蕤賓而上生

太蔟者奏也奏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其[illegible][illegible]
暑其卦乾之九五故合南呂而上生夾鍾者南呂南任也言
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萬物留熟於酉而南呂酉之氣
也其候秋分其卦則坤之六二也故合於姑洗而上生姑洗
者無射射厭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隨陰而起終而復始而
無厭射於戌無射戌之氣也其候霜降其卦乾之上九故合
夾鍾而上生仲呂者應鍾應和也謂歲功皆應和陽之功言
萬物以陰藏收而聚之歸根復命於亥應鍾亥之氣也其候
小雪其卦坤之六三故合太蔟而上生蕤賓者

問六呂而有大呂仲呂南呂之名何也　對曰陰呂在於陽律
之中而助於陽故以呂為助也

問六呂而有夾鍾林鍾應鍾之名何也　對曰陰呂聚氣於陽
律之內而依於陽故以鍾為聚也

問三分損益隔八相生何也　對曰愚嘗聞師伯父雲泉之有詩云隔八相生機密闕三分損益在其間退四進三從子始進三退四午中還其法黃鍾隔八下生林鍾林鍾隔八上生大簇餘皆倣此如黃鍾九寸退四寸而生林鍾六寸林鍾六寸進三寸而生太簇八寸謂之從子始也如蕤賓六寸進三寸而生大呂八寸大呂八寸退四寸而生夷則五寸謂之午中還也蓋子午為天地陰陽之中數自黃鍾之子損之而後益蕤賓之午益之而後損皆以三分為準故損益為之進退而律呂新書載之詳矣

問上生下生何也　對曰陽律從下生於陰呂象陽氣之自地而升於上也陰呂從上生於陽律象陰氣之自天而降於下也

問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何也　對曰德

註云周禮周公所作周官六篇之書大司徒地官卿也萬二千五百家為鄉物猶事也三物謂下文六德六行六藝也興猶舉也蓋鄉學以三事教成萬民鄉大夫乃舉其賢者能者以鄉飲酒之禮尊之以為賓客而獻之于王也按朱子文集云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群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為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

問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德者得於心之謂也智者謂達於事理是非不惑仁者謂愛人利物惻怛不忍聖謂明睿通達燭物不滯義謂剛毅果斷制事得宜忠者謂盡己之心主於誠實和者謂發而中節無所乖戾詳

柔剛不柔是也

問人性之德有五曰仁義禮智信而已此六德先言智而後言仁先言聖而後言義者何也　對曰按熊氏云以智爲先也聖則智之至也知斯二者是也忠則發已自盡即信也和則剛柔中節即禮也

問智聖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知是知得事理聖便高似智盖無所不通明底意思

問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行者行於身之謂也孝者謂善事於父母友者謂善事於兄長睦者謂親於九族婣者謂親於外親任者謂信於朋友恤者謂振於憂貧也按黃氏叔暘云孝爲百行之首故六行莫先於孝其下五者何莫非孝心之所推也歟

問九族以親者何也　對曰按孔氏云九族上自高祖下至玄

孫[illegible]及緦麻之內也外親謂母族及妻族是也任者謂[illegible][illegible]
有道德則信任之也
問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藝者見於
事之謂也禮者謂習於度數之節文所以教之中也其目有
五樂者謂明於聲音之高下所以教之和也其目有六射者
謂射法一弓挾四矢驗其正鵠之中否以觀其德行也其目
有五御者謂御法一車乘四馬執轡立於車上欲其調習不
失驅馳之正也其目有五書者謂書字之躰可以見心畫之
邪正其目有六數者謂筭數之法可以盡物變之不齊其目
有九按朱子云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不
可缺者也朝夕游焉以傳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
無所放矣按真氏云三物之教先以德行而次以六藝者即
孔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也

問五禮之目止是吉凶軍賓嘉乎　對曰按熊氏云五禮之目在春官大宗伯其別三十有六吉禮十有二凶禮五賓禮八軍禮五嘉禮六也

吉禮十有二者何也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 宗伯主礼之官也 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 建立祀天神祭地示享人鬼之禮示音其與祇同 以佐王建保邦國 封國頒祀此之謂建邦國祭則受福此之謂保邦國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 吉禮凡十二條詳見下文事謂祀祭享也事天神曰祀事地示曰祭事人鬼曰享也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 禋烟也以玉帛燔燎升烟於天以歆饗精意以享之義上帝者天之主宰也冬日至於圜丘祀之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實柴者實牲於柴而燔之星謂五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 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槱燎謂燔柴而不實牲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星也雨師畢星也此三者所以祀天神也槱音酉積柴燎也燎放火也飌古風字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血祭者釁其氣也社土神也稷穀神也五祀者門戶竈行中霤也五嶽者東曰泰山在山東兗州南曰衡山在湖廣衡州[illegible]山[illegible]西曰華山在陝西[illegible]州[illegible]北曰[illegible]山在[illegible]州中曰[illegible]在

河南洛京以貍沈祭山林川澤祭山林曰貍[illegible]也祭川澤曰沈謂沈[illegible]水也貍音埋以

疈辜祭四方百物疈辜牲胷也披磔牲以祭之疈者肆而[illegible]之辜者制而磔之四方百物即蜡祭也

三者所以祭也示也疈音區以肆獻祼享先王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孰也獻[illegible]獻其體謂獻[illegible]也

祼者灌以鬱鬯謂獻[illegible]灌神也肆音四祼音灌以饋食享先王饋食言有黍稷也祭宂灌次獻[illegible]次

獻熟次饋食九祭皆指獻互相備也以祠春享先王春生物未有以享故曰祠祠思也以禴夏

享先王夏陽盛以樂為主故曰禴禴若樂也以嘗秋享先王秋物成可嘗故曰嘗也以烝

冬享先王冬既物盛多故曰烝也六者所以享以祀也

問凶禮五者何也對曰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記云以凶

禮哀邦國之憂凶禮九五條事詳見下以哀者謂救患分災也以喪禮哀死亡死以氣言

亡以形言喪禮則[illegible]體之[illegible]以荒禮哀凶札荒凶謂歲有[illegible]札謂疫則有[illegible]謂民之[illegible]以弔禮

哀禍烖禍乃孔[illegible]則有[illegible]問之[illegible]興[illegible]以禬禮哀圍敗圍謂兵[illegible]謂國[illegible]受[illegible]禮

則會其財以補之禬音會又音會以恤禮哀寇亂[illegible]作於外曰寇作於內曰亂恤禮則出其兵以[illegible]

之[illegible]

問賓禮八者何也　對曰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記云以賓禮親邦國賓礼九八條使之親附者也春見曰朝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朝音潮下文並同夏見曰宗宗猶尊也欲其尊於王也秋見曰覲覲猶勤也欲其勤於王事也冬見曰遇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也時見曰會時見者言無常期王將有征討為壇於國外會諸侯而命事焉殷見曰同殷猶衆也十二年王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王亦為壇而命以政焉時聘曰問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殷覜曰視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覜音眺

問軍禮五者何也　對曰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記云以軍禮同邦國軍禮九五條同謂使諸侯和同而不僭差也大師之禮用衆也以征伐為主所以用其命也大均之禮恤衆也以土地人民為主所以恤其事也大田之禮簡衆也以數戰為主所以簡其能也大役之禮任衆也以築作為主所以任其力也大封之禮合衆也以建國為主所以合其民也

問嘉禮六者何也　對曰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之職記云以嘉禮親萬民嘉禮九六條獨親其萬謂親萬民者通上下而親之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

（親人民族合宗族飲禮所以親親也）食　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昏姻之禮所以親男女冠禮所以成男女并之以徇所以成男女冠音貫）　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射禮雖王亦立賓主之故舊朋友王之故舊朋友世子時共在學者）　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燕有酒饗有體薦賓客謂朝聘者）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同服膰胙肉也分賜同姓之國同福祿也脤音腎膰音煩）　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因其喜而賀慶之也）

問六樂之名如何　對曰按熊氏云六樂之目在春官之大司周人備六代之舞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奏大簇歌應鍾舞咸池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與韶同）奏蕤賓歌林鍾舞大夏奏夷則歌仲呂舞大濩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一曰雲門（又曰大卷）二曰咸池（又曰大咸）三曰大韶四曰大夏五曰大濩（又曰韶濩）六曰大武此之謂六樂也

問雲門之樂何謂也　對曰雲門黃帝之樂也言其德象雲氣之所出入故周人冬至舞之以祀天神

問咸池之樂何謂也　對曰咸池帝堯之樂也本黃帝所作至堯修而用之咸在也池水也言其德象水周遍無所不在故周人夏至舞之以祭地祇

問大韶之樂何謂也　對曰大韶帝舜之樂也韶紹也言其德能紹堯之道而能齊七政肇十有二州故周人舞之以祀四望司中司命風師雨師

問大夏之樂何謂也　對曰大夏禹王之樂也言其德能大中國堯舜之業而能平水土故周人舞之以祭山川

問大濩之樂何謂也　對曰大濩湯王之樂也濩護也言其德寬仁能救護生民使天下咸得其所故周人舞之以祀帝嚳

問大武之樂何謂也　對曰大武武王之樂也本文王所作武王修而用之言其德能伐紂除害成其武功傳云武王以黃鍾布牧野之陳歸於太簇無殺周人舞之以祀后稷

問五射之名如何　對曰按[illegible]氏云五射之目他無顯據其名
僅見於地官保氏康成之疏文一曰白矢二曰參連三曰剡
注四曰襄尺五曰井儀

問白矢何謂也　對曰言矢貫侯見其鏃白也

問參連何謂也　對曰言前發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

問剡注何謂也　對曰言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也剡腤

問襄尺何謂也　對曰襄作讓言臣與君射不敢並立讓君一
尺而退也

問井儀何謂也　對曰言四矢貫侯如井字之容儀也

問五御之名如何　對曰按周禮地官保氏康成註疏云一曰
鳴和鸞二曰逐水曲三曰過君表四曰舞交衢五曰逐禽左

問鳴和鸞何謂也　對曰按京山程氏云和與鸞皆以金爲鈴
也和金口木舌鸞金口金舌所以節車疾徐之行和在式上

鸞在衡上而近於馬衡是車前横木駕馬者即軛也式 是車上横板手所憑伏以致敬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自然有箇節奏所以使之皆中節若車行速則不相應若車行遲則不響是雖然都響皆不合此節奏矣

問逐水曲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逐水也按程氏云鳴和鸞者御車之常逐水曲者御車之變也

問過君表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君表如轅門之類若詩傳褐纏旃以為門表纏質以為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君表即褐纏旃也按程氏云此御田獵之車與軍旅之車凡田獵用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如轅門之類是植起兩車以為門褐纏旃以為門者是植起兩旗於兩傍以為門也以毛褐纏在上裹纏旃以為槸[illegible]是[illegible]之雖頭或云用而[illegible]

是門闑古者門之當中用一豎木使門關至此而止所謂闑也謂以毛褏纏質之上以為門闑也間容握謂門之廣狹與車之廣狹纔爭一握驅以入擊則不得入謂急驅車走而入只要恰好從當中過若少偏則車軸擊着這門橛者礙而不得入也當車馬並進之時却要恁地合節奏也是難矣

問舞交衢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旋轉應於舞節按京山程氏云如今十字街模様若轉過這一邊則須要轉得合箇舞底節奏鄭詩云兩驂如舞蓋謂御之中節也

問逐禽左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也按京山程氏云逐禽左亦是難事若禽在右邊須要當得過左邊以就王人之射若禽在右邊則射不得了按京兆李氏云公羊傳桓公狩于郎解第一殺自

左膘射之達於右髃第二殺自左膘射之達於右䏶第三殺
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髃則左當之左指禽獸之左膘而言
問六書之名如何　對曰按周禮註疏引漢許氏說文云昔黃帝之史倉頡之初作書盖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声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周禮八歲入小學教之先以六書敎京山程氏云是教人知制字之由便不胡寫了邊傍古人要書同文今人不曾理會只是胡寫一曰象形二曰處事三曰會意四曰轉注五曰假借六曰諧聲
問象形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象形謂日月之類象其形體而為之按朱子云古人象形造字自是動不得如燭字後面一箇車兩邊從後來[illegible]

着纏繩而走也按熊氏云書鸞鳳書取飛書取象九天玄
山川井邑草木人物鳥獸蟲魚鬼物器用服飾有形者皆可
象亦有象形兼會意諧聲者也

問會意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謂武信之類人言為信止戈
為武會合人之意也按朱子云性情字皆從心古人制字都
是有意按程氏云會合人意如中心為忠如心為恕之類是
也按熊氏云二體俱主義文合成字亦有三體會意如信字
從人從言即二體會意如後字從彳從幺從又即三體之會
意也

問轉注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轉注謂考老之類建類一首
文意相受左右相注故名轉注按程氏云謂文義相近但傍
邊改轉爾若即老也按熊氏云諧聲轉注一也諧聲別出為
轉注有建類主義轉注建類主聲轉注互體別聲轉注互體

別義轉注如考老字即建類主義轉注也

問處事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處事謂上下之類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處事得其宜也按熊氏云一作指事象形指事一也象形別出爲指事形不可象則指事亦有指事而兼象形會意諧声者

問假借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假借謂令長之類一字兩用也按朱子云壹貳參肆伍皆是假借同聲字按熊氏云六書惟假借難明假借者本非己有因他所授有同音借義同音不借義有協音借義協義不借義有因音而借義有因音而轉借有語辭之借有方言之借又如詩之風雅頌五聲之宮商角徵羽十二時辰之字皆假借也

問諧聲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諧聲謂形聲一也如江河之類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illegible]也按[illegible]氏云[illegible]江[illegible]

經堅可河雖反異而音義達對曰書有形聲之類如江河之類是左形右聲鳩鴿之類是右形左聲草藻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聲下形圃國之類是外形內聲闕闠衡銜之類是外聲內形比聲形之等有六也按熊氏云諧聲與五書同出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成字不可勝舉亦有諧聲兼會意者

問禮樂射御書數而書莫只是字法否　對曰按朱子云此類有數法如日月字是象其形也江河字是諧其聲也考老字是假其類也如此數法若理會得則天下之字皆可通矣

問九數之名如何　對曰按劉氏曰古者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且數在六藝古者以賓興賢能教習國子雖曰九數其能窮纖入微探測無方至於以法相傳亦猶規矩量

度可得而共按朱子云古人志於道據於德而游於藝禮樂射御書數尤爲最末事若而今行經界則筭法亦甚有用按熊氏云九數之目司徒註疏引鄭氏之語與此小異陳氏樂書司徒九數之説即今文公小學註文一曰方田二曰粟布三曰衰分四曰少廣五曰商功六曰均輸七曰盈朒八曰方程九曰勾股

問方田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方田以御田疇界域按京山程氏云即今之量田也畝角之法

問粟布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粟布以御交質變易按京山程氏云粟是穀布是錢謂以多少錢糴得多少穀之類交謂買賣質謂典約變易謂更換也

問衰分何謂也　對曰衰猶等也按本註云衰分以御貴賤廩稅按京山程氏云此是理會貴賤廩禄多少之法貴賤等士

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之類屏謂廣袤積謂采地所當之稅也

問少廣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少廣以御積冪方圓按京山程氏云積冪如今倉敖積米於其中外面遮蔽了方圓以其器而知其多少今稅務中用此法如看船上裝載貨物用椎探其深淺便知其多少方器作如何筭圓器作如何筭各有法也

問商功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商功以御功程積實按京山程氏云商其工程如打土論方子打筭一方土便會計得合用幾多人工不特此一事如做屋亦可筭幾間幾架合用幾多人工之類

問均輸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均輸以御遠近勞費按京山程氏云均其道里遠近之勞與費是人力費是財足如自

某州到某州用人夫幾何畧是幾何今人管漕運便要如此
筭也
問盈朒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盈朒以御隱雜互見按京山
程氏云盈是多朒是少數之顯者可見隱者不可見至於雜
然則尤不可見由其顯者以推其隱者如人有財物失去一
半或大半或小半失物者道多無可考究隱雜互見是因其
所存以驗其所失之多少向見廬山一道士能曉此法
問方程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方程以御錯揉正負按京山
程氏云今之作曆者用此法謂如筭錢逐件除下零細底絕
長補短湊得齊整便好筭如一年十二月有月小者有月大
者日子不齊便將閏月來補湊每月作三十日又如日月星
辰之行不同却要筭箇行之會都相合也
問勾股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勾股以御高深廣遠按京山

程氏云此是量山量水之法[illegible]有曉此者[illegible]
土圭測日影一寸當千里之類又曰九者之法散在天下各
有曉得者按熊氏云横爲勾直爲股斜爲弦三者可互相求
也以勾中所容方直之積求之則山之高水之深城邑之廣
道里之遠可以測知此筭術之極致也勾股之術如今之木
匠曲尺尺頭爲勾尺梢爲股尺與尺梢盡處相去爲弦

問古人使初學者區區筭數之末恐反爲心術之害何以收其
放心養其德性乎　對曰按朱子云此是教之以事小兒教
他便喜在學不放了心去作他事今人不曾學他日去任此
等事便理會不得

問上文既設三物教萬民而下文以鄉八刑糾萬民何也　對
曰按賈氏云民有不從教者則設刑以刑之故言以鄉八者
之刑糾察萬民之過而斷制其罪也

問六行孝友睦婣任恤入刑糾萬民興不友刑雖有不弟刑又本註以不敬師長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不須如此看且看古聖人教人之教如何而今全無這箇天佑下民作之師蓋作之君便是作之師也

問此不悌即六行之友上文言友而在睦婣之上此變言悌退在睦婣之下何也　對曰在睦婣之上專施於兄弟在睦婣之下兼施於師長且不悌之刑專爲不敬師與長而設非爲兄也不敬兄見不睦之刑內按鄭氏云制刑之意終不爲卑者而罪其長故六行則教兄以友而制刑則謂之不悌使少者不敢陵長也

問不任之刑何謂也　對曰欺誑不信任也

問不恤之刑何謂也　對曰坐視患難不相救恤也

問造言之刑何謂也　對曰訛言惑衆行僞而堅言僞而辯也

問亂民之刑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亂民改作執左道以亂政也按賈氏云亂民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並是亂政之民也

問六德六藝不設刑獨於六行設刑者何也　對曰按賈氏云在身為德施人為行其德為在身不施於物六藝亦是在身之能不施於人故二者不設刑其行並是施之於人故禁其恐有愆負乃設刑以防之故也造言亂民民中特害故以六行之外別加此二刑按鄭氏云教民曰六德六行六藝糾民則止於六行何耶蓋人之性有厚薄昏明則德不可以皆同人之材有能有不能之別則藝不可以皆能六行者日可見之行人人所當勉者也有不修其行則害於其身禍於其家亂人倫而傷聖治王法所不容人類所不齒是謂教民糾之以刑可以無愧矣八

問王制何謂也　對曰王制乃禮記篇名漢文帝令博士諸生
作此篇而爲王者之制祿爵故名曰王制也

問樂正崇四術立四教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樂正樂官之長
掌國子之教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四術詩書禮樂四
教春夏秋冬按孔氏云崇謂尊敬暢義理著明旨趣使學者知
之術者道路之名詩書禮樂乃先王之道路也又長樂陳氏
云詩書禮樂以之爲術則謂之四術以之教人則謂之四教
崇之則其道尊立之則其教行詩書禮樂謂之四術亦謂之
四教猶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謂之五典亦謂之五教也

問聖人作經之教亦有說歟　對曰按家語云温柔敦厚詩教
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
靜精微易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此聖人作經教人之大
要矣

問王制不言易春秋之教何也　對曰此對四時而言蓋易道陰陽春秋紀變異非聖人之常言況夫子之所雅言詩書執禮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而亦未嘗道及易與春秋之教矣

問詩書禮樂之名教則聞其旨而春夏秋冬之名義亦可得聞歟　對曰按春秋杜氏註疏云春蠢也萬物蠢動而生夏假也萬物假大而長秋揫也萬物揫斂而成冬終也萬物終盡而藏此爲四時之名義矣

問春秋何以專教於禮樂冬夏何以專教於詩書乎　對曰此錯舉交互而言之春教樂明兼有禮秋教禮明兼有樂夏教詩明兼有書冬教書明兼有詩若不互言而但言春夏教以樂詩秋冬教以禮書則是春夏教以樂詩而不教以禮書秋冬教以禮書而不教以樂詩是則其義不通矣按陳氏云文王

世子篇言春誦夏絃與此不同蓋古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亦未必截然棄彼而習此亦互言之耳非春秋不可教詩書冬夏不可教禮樂也舊註陰陽之說似為拘泥

問弟子職何謂也　對曰弟子職管子書篇名乃齊大夫管仲字夷吾齊之潁上人所著之書此為學則之一章

問先生施教弟子是則何謂也　對曰先生師也言在於我先而生以其年德俱高而能教道於幼者自稱為弟子則尊師如我之父如我之兄也言師之所以施設其教訓而為弟子者當以是而效其法則也

問溫恭孝弟毋驕恃力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溫和也恭順也此教以吾事親事長之道而事於師則有順從而無所違逆矣毋禁止辭驕矜傲也此教以尚德而不尚力也若驕而恃力則羝羊觸藩矣按朱子云毋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

抒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而不尚力之事也

問弟子職一章自先生施教弟子是則以下似言學莫先於立教自志無虛邪以下又詳言其學之功如此歟　對曰按朱子云此說得之按海虞吳氏云此篇明白簡要實弟子職之所當務且終篇惓惓然以敬為言豈非當時先王流風善政猶有存者管子其有所受歟學者宜深體之

問汎愛衆而親仁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仁者自當親其他自當汎愛盖仁是箇生底物便是生之理發出來便是愛才是交接之際便須自有箇[illegible]意如何漠然無情得聖人說出話兩頭都平若不說親仁則又流於兼愛矣

問汎愛衆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人自是當愛人無憎嫌人底道理

問人之賢不肖自家心中自須有箇辨別但交接之際不可不

汎愛衆 對曰按朱子云他下面便說而親仁了仁者自當

親其他自當汎愛又云汎愛不是人人去愛他只如群居不

將一等相擾害底事去聒噪他及不自占便宜之類皆是也

問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對曰此言上文六事一中了方行一事

而有餘暇之日力則當以學詩書六藝之文按朱子云詩書

是大槩說詩書六藝是禮樂射御書數古者小時小學便有

此等教習今皆無之所以成才之難按勉齋黃氏云古人言

文蓋指乎此非世俗華藻之文也

問行有餘力而後學文夫豈以講切爲緩哉 對曰按朱子云

書固不可以不讀但比之行實差緩爾不然則文何必言餘

有餘力而後學耶

問古者十有三年學樂誦詩二十而學禮則教之有次第矣至

於聖人乃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以似有不同歟 對曰按

朱子云內則所謂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第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又云古者詩禮樂都從少時使他學了到興詩立禮成樂時便得詩禮樂之力所以成才則易又云內則是用工次第此是得效次第

問三者亦有先後之次第歟　對曰按朱子云詩較感發人故在先禮則難執守須是常常執守得樂則融化人如太史公所謂動盪血氣流通精神者所以涵養前所得也

問五聲十二律作者非一人不知如何能和順道德歟　對曰按朱子云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雖是有許多打成一片清濁高下長短大小更唱迭和皆相應渾成一片有自然底和氣不是各自為節奏歌者歌此而已舞者舞此而已所以聽之可以和順道德學者須是先有興詩立禮之工夫然後用

樂以成之

問成於樂是古人真個學其六律八音習其鐘鼓管絃方底於成今人但借其意義以求和順之理如孟子樂之實樂斯二者亦可以底於成否　對曰按朱子云古樂既亡不可復學但講學踐履間可見其遺意耳曰今之成材也難矣

問樂記何謂也　對曰樂記乃禮記篇名以其記樂之義也

問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禮乃恭敬之心樂乃和悅之心非前章五禮六樂也言古之君子以禮樂爲治身之本故不可斯須頃刻而離去於身也按朱子云聖賢之教無一言一句不是入德門户如此言者尤爲深切吾當佩服存省以終其身也

問立教篇終引子夏之言何也　對曰子夏之言皆所以明人倫之旨故朱子引之以結立教之末而起下篇明倫之意也

問伊川程子言見賢而變易其顏色集註何故取范氏好色之說歟　對曰按朱子云聖人兩言未見好德如好色中庸亦以遠色為勸賢之事已自分曉了變易其顏色有偽為之者不若易好色之心方見其誠也故范氏之說為長

問事君能致其身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能委致其身者謂不有其身也一似送這身與人君便看人君將來如何使按輔氏云委致其身者死生勞逸惟君所命不敢自有其身而為避就也

問為學之道只要就人倫上做得是當今既能如此雖或以為未學我必以為已學畢竟是當學來集註所謂非生質之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正斷之謂歟　對曰按朱子云周是地

問立教一篇所引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首一章引烈女傳言立古者胎教之法次二章引禮記內則第三章引禮

記曲禮篇立古者保傅之教次四章引禮記學記篇（大學之教）五
章引孟子滕文公上篇（明倫之教）六章引書經舜典篇命契（五典之教）
命夔（興樂之教）七章引周禮大司徒篇（三物八刑之教）八章引禮記王
制篇（學之四術之教）皆立古者學校君政之教次九章引管子弟子
職篇（為學之教）十章引論語學而篇（先行後文藝之教）十一章引論語泰
伯篇（學詩禮樂始終之教）十二章引禮記樂記篇（學禮樂之教）十三章引論
語學而篇子夏之言[illegible]皆立古者師弟子之教夫三代盛時
內有胎孕保傅之教外有學校之教其成材則易後世一切
無之惟存師弟子之教其成材則難也

問明倫者何也　對曰按魯齋許氏云明者明之也倫者倫理
也今之賦命於天莫不各有當然之則如父子之有親君臣之
有義夫婦之有別長幼之有序朋友之有信乃所謂天倫也
三代聖王設為庠序學校以教天下者無他明此而已蓋人

而不能明人之倫理則尊卑上下輕重厚薄殽亂而不可統理其甚者至於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臣不臣夫婦長幼朋友各不盡其夫婦長幼朋友之分豈止不可統理將見禍亂相尋淪於禽獸而後已此所以古人之教者必以明倫為教而學者亦必以明倫為學也

問首引孟子之言何也　對曰此為明倫篇之小序以明人倫之大要也如敬身稽古嘉言諸篇首皆有之

問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又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前既以周學冠之於始而後以周學之列於終何也　對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是推今以達古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是考古以知今也故互言之爾

問三代皆有學而孟子獨稱夏之為學校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校者以教民為義所以明人倫之本故特以其重者而言之

則庠學序學亦在其中況禹為三王之首舉夏之學校而設

周序庠之學是以見之

問鄉學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皆是農隙而學

問孰與教之　對曰按朱子云卿大夫有德行而致其仕者教之按輔氏云鄉學有異名國學無異名然其明人倫以教之之事則同也

問稽聖經訂賢傳述此篇以訓蒙士何也　對曰稽考也聖經謂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孟子諸經也訂評議也賢傳謂王蠋樂共子晏子荀子諸傳也述續述傳舊也此朱子自謂稽考聖人所作之經評議賢人所著之傳而續述為此明倫一篇之書以教訓後來幼學蒙昧之士者

問明倫一篇見得盡是飾文事親之實　對曰按朱子云其中極有難行處

問愛敬與己爲一自無難行　對曰按朱子云此便是愛敬只
度須是把去量度方見得是愛敬

問小學本註子事父母孫事祖父母同若諸父諸母親同服同
而不及之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諸父異宮非可以徧諸
而定省之耳若如此則將不得專事乎父母矣此愛敬之有
等差也

問拂髦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拂謂振去其髦上之塵也髦
用髮爲之象幼時之鬌按劉氏云拂其髦以加於冠謂子生
三月則剪其胎髮爲鬌帶之于首男左女右逮其冠笄則紒
飾之加于冠謂之髦者不忘父母生育之恩父母喪則徹之
也

問冠緌纓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纓者結之頷下以固冠餘
者散而下垂謂之緌也

問端韠紳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端玄端士服也庶人深衣韠蔽膝也以韋為之與裳同色以繫之革帶紳大帶也

問搢笏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搢猶插也插笏於紳所以記事也

問笏之長短亦有制度歟　對曰按陸氏云諸侯之笏長二尺六寸降殺以兩則大夫二尺四寸士二尺二寸

問左右佩用與玉藻稀古之君子必佩玉何如　對曰按陸氏云佩玉德佩也佩用事佩也佩德乃無事之佩佩事乃有事之佩按方氏云左右事也故言用而與德佩異矣

問偪屨著綦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偪行縢也屨鞋也著猶施也綦鞋口之繫帶也屨頭施繫以為行戒也按朱子云偪屨有綦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綴之於上如假帶然

問舅姑何謂也　對曰按爾雅云夫之父曰舅夫之母曰姑猶

今俗謂之公姑也
問衿纓其制如何　對曰按本註云衿猶結也纓香囊也
佩之以禦其穢氣也
問以適父母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声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
敬抑搔之何也　對曰此子婦事父母舅姑之禮也按本註
云適往也所處室也怡悅也燠煖也寒冷也苛疥也抑按也
搔爬也下氣低下其氣而不盈怡聲怡悅其声而不厲問衣
若煖則將減之使凊也問衣若冷則將添之使溫也體煩爲
苛氣壅生癢問有疾痛之處則敬以按之有苛癢之處則敬
以爬之也按顔之推云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不可
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
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不簡之教也按京兆李
氏云嚴之與愛即孝經所謂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

者父也之義[illegible]一不可狎褻也循蹂也命士即周禮九
命一命受職為士異宮猶今之同宅異院也
問問所欲而敬進之何物也　對曰按本註云所欲如饘酏酒
醴之類按司馬温公云父母舅姑若起子供其物婦具晨饘
必待舉箸子婦少退按方氏云下氣怡色所以養志也饘酏
酒醴所以養口體也
問凡內外何謂也　對曰此總言內外子婦婢僕之等也
問斂枕簟何也　對曰古人枕席之具夜則設而鋪之曉則斂
而收之示不以私褻之需用也按方氏云斂則收而藏之必
斂枕簟者則以晝夜異用故也
問布席何也　對曰灑掃自室堂之內以及庭之外既畢而陳
布其坐席所以待尊者之行事也
問各從其事何也　對曰如女服事于內男服事于外是各從

其事矣

問敦牟卮匜其制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敦盂盂也牟土釜也乃盛黍稷之器今以木爲之象土釜之形卮酒器也匜盛水漿之器也按孔氏云此父母舅姑所服用之器子婦不得輒用也

問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愼齊升降出入揖遊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應唯者聞呼而速應之不敢諾也敬對者有問而謹荅之不敢怠也皆下順上之辭也周旋乃進退之間周囬而旋轉也愼謹愼也齊齊莊也言一進一退周囬旋轉之頃而此心莊敬不敢肆也升登階而入也降下階而出也揖揖抑也遊遊揚也言升階而入將近尊長其容俯仰也降階而出既遠尊長其容舒揚也按輔氏云應唯無一忘也敬對無怠慢也進退周旋愼齊無不敬也非精神蓋

至何以及此應以唯敏矣對以敬忠矣唯誠故敏故忠至於
進退周旋慎齊誠之至也誠身所以悅親而敬親所以敬身
也
問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何也　對曰按本
註云噦嘔逆之聲也噫食飽而作聲也嚏氣升而為噴嚏也
咳肺病而作咳欶之聲也欠氣乏之而欠也伸體疲而伸也跛
偏任為跛也倚依物為倚也睇傾邪而視也唾口吐之津也
洟鼻出之液也按方氏云噦噫嚏咳則聲為不恭欠伸跛倚
睇視則貌為不恭唾洟則声貌俱為不恭矣故皆不敢為也
問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然漱與澣亦有異說歟
對曰和灰如今人用灰湯是也手洗曰漱足濯曰澣冠帶尊
以手漱用力淺也衣裳卑以足澣用力深也
問冬溫而夏凊而不言春與秋昏定而晨省而不言旦晝何也

對曰冬溫夏凊四時之法而春秋在其中矣昏定晨省一日之法而旦晝在其中矣按東萊呂氏云孝子以親之心為心故以親之體為體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一歲有冬夏寒暑之變一日有昏晨晦明之變此見孝子不忘親處纔遇變時須加意於其間冬溫則體其溫之之理如古人置密室之類是也夏凊則體其清之之理如古人扇枕席之類是也昏時則安其父母之牀衽晨時則雞鳴而起省問其安否如何

問先昏而後晨何也　對曰兼示經宿之禮也

問如執玉如奉盈二者亦有別歟　對曰如執玉是言其愛如奉盈是言其敬故曰愛敬盡於事親按周氏云執玉言其恭奉盈言其慎斯說亦通

問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何也　對曰和氣愉色婉容便有許多從容氣象嚴威儼恪其氣象太緊切故非事親之儀矣

問恪非所以事親只是有嚴意否　對曰按朱子云只是大莊
太嚴厲了
問愛敬盡於事親嚴威儼恪非敬乎　對曰按饒氏云執玉奉
盈以卑承尊之敬嚴威儼恪以上臨下之敬敬親當如執玉
奉盈矣
問居不主奧在於室之何處也　對曰按本云註居處也主猶
坐也奧室中西南隅也乃尊者所居為子不敢當尊之處也
按京山程氏云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北隅為窔音杳西北
隅為屋漏西南隅為奧人纔進便先見東北隅却到西北隅
然後始到西南隅此是至深密之地惟尊者閑樂無事之時
居必主奧人子不宜處之
問何以謂之奧也　對曰以其隱奧無事之處故名為奧也
問立不中門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門中有闑兩傍有棖中門

謂當棖闑之間尊者所行也按司馬溫公云賓客不敢坐於正廳無書院則坐於廳之傍側升降不由於東階故立不中門也

問棖闑之間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門之中有闑扉之兩傍有棖棖是大門兩傍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闑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棖闑之間即中古人常闔左扉所謂中門者右扉之中門也又云棖如今衮頭相似闑是當中礙門者今城門有之如石礅然

問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何也　對曰按纂疏云苟且也相毀曰訾登高臨深危道也苟訾近讒苟笑近諂忝道也按方氏云苟訾則為惡於人矣愛親者其可惡於人乎苟笑則慢於人矣敬親者其可慢於人乎按陳氏云聽於無聲是一傾耳而不敢忘父母也視於無形是一舉目而不敢忘父

母也不登高不臨深是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也不茍訾不茍笑是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也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聽於無聲視於無形則善於事親矣不登高不臨深不茍訾不茍笑則善於守身矣

問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何也　對曰按慶源輔氏云父母在為子者遠遊固不可而近遊亦當有方遠遊與無方皆非父母之所欲其子者子能以父母之心為心則自不到如此矣詳味集註非身歷心驗之不能盡其精微曲折之意如此事親者宜身體之按新安陳氏云朱子十四歲喪父韋齋先生事母夫人盡孝所以發明此章曲盡孝子之心老杜曰傾覺卑心獨苦信哉

問有不得已而遠遊如之何　對曰按雙峯饒氏云不遠遊是常法不得已而遠出乃是處變之道聖人言常而不言變也

問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死謂爲難以相衛護非敬仇讎也此身當服勤至死以事父母若許友以死則忘親矣

問父名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然諾與唯何所分也　對曰唯諾皆應辭唯者應之速諾者應之緩唯則恭於諾諾則似有寬緩驕慢之意父以忍師以道故敬皆同愚昔受學於伯父雲泉講論至此每讀之悚然警勵則知應唯之當敬矣按陳氏云子之爲父弟子之於師其畏敬之篤當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於其未召也常若有所召則其召也敢諾而不唯乎內則曰應唯敬對此事親之禮也曾子曰唯此事師之禮也

問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然不能當爲何訓釋也　對曰按本註云不能猶不忍也手澤謂手之所時猶存其汗澤之迹杯圈盛酒漿之器母不爲之若屉匜之

猶口澤之氣亦謂常用而飲故口之津澤猶有餘氣此所以
不忍讀不忍飲也按方氏云書謂書冊也君子所執以誦習
發言之杯圈飲食之器也婦人惟酒食是務故於母言之
凡以人既亡而澤猶存焉故有所不忍也
問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何也　對曰宜猶善也言妻甚善
事於其夫而不善事於夫之父母故父母有所不喜悅寧出
其妻以順父母之意蓋娶妻本欲以養父母今父母不悅故
當出退之按大戴禮婦有七去此即不順父母去也
問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
孰與孰猶謂殷勤純孰而諫也若犯顏而諫使父母不悅其
罪輕畏俱不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二者之間
寧可純孰而諫也
問起敬起孝何也　對曰若諫父母或至於撻怒有所不喜悅

而或鞭撻之流血亦不敢疾怨恨於父母則當興起其恭敬興起其孝養之心以事之然起敬起孝非起止之起只是過搽釋文云以手按物寸搽不住爾

問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古之有行之者誰也　對曰按胡氏云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而瞽瞍亦允若是隨之也

問父母有疾本註引顏氏家訓子拜醫求藥古有誰也　對曰按熊氏標題云梁孝元在江州日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醫李猷

問醫不三世不服其藥何也　對曰按呂氏云醫至三世謂活人多用藥其功已驗而無疑然後服之亦謹疾之道也

問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而與此章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同意否　對曰按朱子

云不同此章皃言父之所行有不善而子不忍改乃見其孝若莊子之父獻子自是爲賢者其所施之政所用之臣皆是莊子能不改之此其所以爲難也

問祭義何謂也　對曰祭義乃禮記篇名所記齋戒祭祀之義也

問霜露既降而無秋字何也　對曰霜露既降上當有秋字記者缺之

問先言秋霜露既降何也　對曰此言秋陰成物之時也念父母成我之恩則悽愴悲傷而有哀心生焉非爲其寒之如此也

問後言春雨露既濡何也　對曰此言春陽生物之時也念父母生我之恩則怵惕驚動而有愛心生焉如將見親之生存焉是以君子感時而念親也按方氏云經文於雨露言春則

知霜露為秋矣於霜露並言非其寒則知雨露為非其溫矣於雨露如將見之則知霜露為如將失之矣讀者不可以不知也

問祭統何謂也　對曰祭統乃禮記篇名統猶本也所記祭祀之本故名祭統

問所以備外內之官何也　對曰官之為言司也此言宗子家婦當躬親主祭而衆子衆婦相之各執其事外官衆子任之內官衆婦任之分職既備則事禮亦無闕矣

問有故則使人可也何耶　對曰有故謂疾病或居官或以他事在外不得已而之則必使他人攝之然謂之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也

問曲禮所謂為宮室不斬於丘木何也　對曰若為造於宮室而斬伐於丘壟之木是謂慢其先而濟其私則謂之不敬也

問王制所謂祭器未成不造燕器何也　對曰先神而後己乃

立敬之本也

問孔子謂曾子曰然謂學何所　訓釋也　對曰謂猶告也乃夫子告曾子孝道之原也

問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何耶　對曰孝以守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乎舉其大而言之則有一身四體舉其小而言之則有毛髮肌膚此皆受之於父母矣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爲人子者愛重其身而不敢有所毀傷此乃孝之始事也至於克立其身而行其道播揚其名於後世以光顯其父母此則孝之終事也若本註云國人所稱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矣按尹氏云曾子臨終而啓手足爲是故也

問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何也　對曰按范氏云

始於事親者居家之孝也中於事君者在邦之孝也終於立身者以顯父母永世之孝也盡此三者之道君子所以成德也

問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何耶　對曰按海虞吳氏云用天之道謂順天之生長收藏而耕耘斂穫各依其時也因地之利謂因地之沃衍皐隰而稻粱黍稷各隨其宜也按朱子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謂依時及節耕種田土也謹身謂不作非為不犯刑憲也節用謂省使儉用不妄耗廢也人能行乎此四者則身安力足有以奉養其父母使父母安穩快樂此為庶人百姓之孝也若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為孝順若父母生存不能奉養父母亡歿不能保守使是不孝之人天地所不容載幽為鬼神所責明為官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

問朱子嘗言只此一節是經餘皆後人為之傳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經之首論孝之終始中乃敷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而其末結之曰自天子已下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脉絡貫通此夫子曾子問答之言而曾子門人所記以為之經者也又云此曾氏門人所記夫子曾子問答之言疑所謂孝經者止如此其本文不免有離析增加之失讀者不見聖言全體大義今定為經之一章

問是書專名之曰經何也　對曰按本書有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故摘取之以為書名

問聖人既與曾子論孝之道不附入論語而自為一書者何也

對曰論語是衆門人所記孝經只是曾子門人所記故首稱仲尼居（居即坐也）曾子侍也

問聖門言孝者多矣而聖人獨與曾子論孝者何也　對曰曾子篤於孝與聖門諸賢其不同故聖人因其材而篤焉若如孝哉閔子騫只是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而已子路亦只是負米一事子夏子游孟武伯之問聖人亦因其所失而告之惟曾子能言而身踐之故問聖人而自有條理聖人答之而亦婉曲於是曾子之門人得於傳受遂録以為書也

問孝經每章末皆引詩何也　對曰疑皆漢儒附益而與經文多不合故朱子作孝經刊誤以定之

問自諸侯章以下至於庶人章皆無子曰何也　對曰以其天子章有之疑皆聖人一時而言故殺其繁也

問事君章而不言孝何也　對曰此本章有進思盡忠之語盖能忠於君則能孝於親故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矣

問書遭秦火之後不當孝經出於何時　對曰據先儒之言漢文

帝時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疑當時嘗諸儒傳出矣

問此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何即　對曰三牲牛羊豕也按熊氏云此戒之以不善也驕則有取亡之道亂則有刑戮之及爭則必以兵刃相加此三者不除憂將及親雖日用三牲之養豈為孝乎按真氏云驕亂爭三者皆惡德也而有一焉皆足以危辱其親為人子不能謹行至於危辱其親則其不孝大矣供養之末奚足道哉

問孟子所謂五不孝之說亦有序乎　對曰從輕而漸說至於重也

問曾子所謂戰陳無勇非孝也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然忠臣義士亦皆不顧身視死如歸何也　對曰按真氏云此與其他毀傷不同蓋殺身所以成仁既成仁則孝在其中矣殺身成仁則刑雖虧其理不虧身雖殞其名不殞乃所

以為孝也故曰戰陳無勇非孝也

問兩言敢不敬乎何也　對曰首言以警之端終言以慎之至也

問五刑之屬三千願聞其詳歟　對曰按熊氏標題云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按書呂刑篇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二百通合三千條而不孝之罪為大矣

問墨劓剕宮大辟何謂也　對曰墨者刻身而涅之以墨劓者截其鼻剕者斷其趾宮者男割其勢女幽於閉大辟死刑也古者皆用肉刑至漢文帝時因淳于意之女緹縈上書贖父刑始詔除之嗚呼以一女子之言而改數千年帝王之典非大勇而不及此可謂仁矣

問罪莫大於不孝何也　對曰聖人言此以為刑罰之條目

雖多而罪之至大者無過於不孝蓋不孝之罪天地所不容

也故周官而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今之刑書亦

以不孝為十惡之首朱子取此以結明父子之親其垂戒之

意切矣

問明父子之親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夫孝始於事

親首引內則一章(此章言晨興問安視膳等事)二章(言備饌侯長興洒掃等事)三章(言子

婦侍奉父母舅姑共齊飲食之事)四章(言父母舅姑之前應對出入敬謹褻學等事)明事親之禮

次五章引曲禮(明凡為人子之事親出遊習業等事)六章引祭義(前言孝子愛親之道後言

孝子敬親之道)七章引曲禮(明凡為人子之居處動作之節)八章引論語里仁篇(言

子事親之道出遊之節)九章引曲禮(言人子不敢私有其身)十章引禮記坊記篇(言子

言人子之身與財皆蓋於父母)明凡為人子之禮次十一章引內則(言子婦不可

怠父母舅姑之命)十二章引內則(言子婦之物一皆歸於父母)十三章引曲禮(言父呼

同而敬亦同)十四章引儀禮士相見禮篇(言與大人及父言語之體大人主於敬父主於孝)

愛敬微不同十五章引禮記玉藻篇言事親之道明敬親命之禮次十
六章引內則言人子當順父母之心十七章引內則言人子當順父母之心十八
章引內則義同上文十九章引內則言婦事舅姑事家長之禮兼言婦事於家之禮末言大凡
爲婦之道二十章引內則言嫡子庶子事宗子宗婦之禮明廣愛敬之禮次二
十一章引祭義篇言事父母當以其熟之道二十二章引內則言父母有過諫
敎二十三章引曲禮義同上文明諫過之禮次二十四章引曲禮
言事父母疾病之禮二十五章引曲禮言侍君父疾病之禮明侍養疾病之禮
次二十六章引論語學而篇言父沒觀子之志行二十七章引內則章
言父沒思其親而勉於爲善不忘其親明謹身之禮次二十八章引祭義
言君子感時思親之心二十九章引祭統言宗子宗婦祭祀之禮三十章引祭
統言君子祭祀之誠三十一章引祭義言祭祀先祖當以齊戒之誠三十二章引曲
禮言資於鬼神三十三章引王制篇言奉神養已當先神而後已明祭享大意之
道人之善莫大於孝故次三十四章引孝經言孝道當然之事

十五章引孝經（言孝之總結）三十六章引孝經（說明上文）皆言孝親之道人之不善亦莫大於不孝故後三十七章引孟子離婁下篇（明不孝之罪以警世人下文皆同）三十八章引祭義三十九章引孝經以警之於末焉嗚呼明人子事親之孝要備於此矣

問朱子引禮記諸篇而為小學之書或舉書名或舉篇名何也

對曰凡專取一篇之言而成一段則舉篇名如內則曲禮是也若雜取各篇之言以歸一類則舉書名如玉藻坊記是也故總以禮記言之

問禮記名篇謂之坊記何也　對曰坊防也言君子以道防民之失猶以隄防遏水之流也

問士相見禮何謂也　對曰士相見禮乃儀禮第三篇三士相見之禮朱子謂儀禮為經通計十有七篇蓋以古之聖人所作非秦漢間筆也

問名篇為玉藻何也　對曰玉者冕之前後垂旒之玉也藻者雜采絲繩之貫玉也以藻貫玉以玉飾藻故名玉藻此記天子諸侯衣服冕笏諸制及行禮之容也

問冕旒之制度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漢制度云冕冠也旒垂玉也黃帝以來盖已有之至周始備冕之前後垂旒皆十有二乃天子之服也上玄下朱取天地之正色冕長尺有六寸廣八寸前圜後方前垂四寸後垂三寸皆以五采絲繩而貫五采之玉諸侯以下降等不同冕之為言俛也前俯後高故謂之冕焉

問衮服之制度亦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衮之為言卷也龍之卷然而興故謂之衮衣上玄下黃象取天地之正色也按書經帝舜有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傳云日月星

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乃雉取其文
也宗彝乃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
米乃白米取其養人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如兩已相背
取其辨也以是十二章繪繡於衣章之上按靈恩崔氏云畫
體虛浮義取於陽繡體沉重理法於陰是也備十二者以則
天之數至於周世乃登三辰於旗而服止九章與舜異也

問史進象笏之笏亦可得聞其說歟　對曰此諸侯朝於王朝
所執之象笏也按朱子云笏者忽也所以備忽忘也故手執
眼觀口誦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手故以笏指之今世遂
用以為常執之物矣

問君召使擯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
者

問揖所與立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所與立謂同為擯者擯

用命數之半皆向西立以次傳命者擯介之儀其擯如上公九命擯者五人介則如命數是九人按周禮行人上公九命擯五人侯伯七命擯四人子男五命擯三人賓主相見自擯以下列兩行行末相近如主人說一向主人之擯儐許多擯者訖又交過末介直至上方亦直賓又云右者相見之禮主人有擯而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方相見

問擯介之數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朱子云此諸侯朝聘之時主人接賓之禮也周禮大行人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註云殷相聘者謂於殷朝之及而相聘也周制五服諸侯每十二年而衆見於天子謂之殷見所謂殷見同是也諸侯之於與國亦於是年行聘禮故曰殷相聘是聘禮十二年一講也然聘義又云比年一小聘三年一

大聘比年小聘即歲相問三年大聘却與殷相聘之說異未知何故鄭註聘禮云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君自朝則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各隨其命數如大行人之文使卿行禮則其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各下其君二等如聘義之說行禮之日賓次於大門之外主人使擯者出而請事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國之君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各用其命數之強半所以不用命數之全者禮下於賓以示謙也若其傳命之制則賓立於庫門之外即大門也賓直闑西北面介者以次立於賓之西北東面每介相去三丈六尺主君出接立於庫門之外主直闑西南面擯者以次立於君之東南西面每擯相去亦三丈六尺其末擯與末介相對東西相去亦三丈六尺主君命上擯請事於賓請事者問其所以來之故也蓋雖知其來朝不敢自許

其辭己恐其或為他事而來所以示謙也上擯受君之命而傳之承擯承擯傳至末擯末擯傳之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于賓賓命上介復命復以次傳之擯而達於主君然後主君進而迎賓以入擯介從之若卿大夫來聘則主君不親出接但命上擯出而請事其請事也上擯與擯偵進立於末擯末介之間一問一答上擯入白於君乃相與入君自限內迎之雖有擯介而不敢以次傳命下於君也

問上公九命何謂也　對曰按周禮春官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始見命為正吏而受職事也　二命受服受祭祀衣服而爲上士也三命受位受下大夫之位也　四命受器受祭祀之器爲上大夫也　五命受則則者法也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也六命受官子男入爲卿治一官也此王六命之卿賜官者使得自置其臣以治家邑也　七命賜國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等者謂侯伯之國也　八命作牧侯伯有功德者加一命得專征伐於諸侯而爲一州之

敘九命作伯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命者長諸侯而為方伯也

問本註所謂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揖左人傳命入也揖右人傳命出也按輔氏云左右手如賓自南而北則居東者在賓之右而賓在其左故用左手以揖賓居西者在賓之左而賓在其右故用右手以揖賓如此然後兩相向也

問過位註云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如今人廳門之內屏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

問過位色勃如也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古今之制不同今之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君立於屏門之間屏者乃門間之蕭墻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庭中故謂之三槐九棘庭中有樹公卿之位當其下也

問何以謂之蕭墻也　對曰蕭之為言肅也臣之見君至屏而
加肅敬之意故曰蕭墻

問天子至尊何以立而不坐　對曰按雙峯饒氏云古無坐見
臣下之禮至秦尊君卑臣始有君坐臣立之制

問屏之制如何　對曰按雙峯饒氏云樹小墻於當門以蔽內
外也

問升堂攝齊則乎與所執贄　對曰按朱子云古者君臣所執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皆以為贄而已笏則搢之插於腰間或
以指畫記事不執之以為儀也宇文周復古不修贄而執笏
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躐齊者多矣

問堂之階亦有等級之多少歟　對曰按趙氏云古者諸侯之
堂七尺尺一級使裳之齊去地一尺則升階不躡而無傾跌
失容之患也

陸氏名元朗字德明蘇州吳縣人唐高祖時臣為國子監博士有經典釋文傳於世釋文言趨下古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也何以知其無進字乎 對曰按朱子云降而盡階則為趨而退矣不得復有進字也

闕此章記聖人在朝之容有五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勉齋黃氏云一入門二過位三升堂四下階五復位隨其所適意各不同入門事之始也門君之門也望其門如見君焉鞠躬則身如不容矣立不中門行不履閾畢之至也位君之虛位則其君君在矣色勃足躩其言似不足者恭敬之至也升堂則君之堂也其氣似不息者則其趨翼如入門升堂而見君也其恭敬甚於過位蓋君愈近則敬愈加矣既見而下階也則且喜且幸而氣顏少舒矣沒階而將復已之位而踧踖餘敬久猶未忘故又不容於不肅其敬也句句而思之字字而體之皆天理之流行聖德之著見真有仰高鑽堅而不可

及者矣

問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何也　對曰按陳氏云君賜及門既拜受矣明日又乘服詣君所而拜謝其恵賜所謂再拜敬之至也二賜字本朱子加之

問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何耶　對曰按陳氏云此謂諸侯之卿大夫爲使臣而受天子之賜歸而獻諸其君君命之乘服乃得乘服若君未有命則不敢也

問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何謂也　對曰溉洗滌也寫謂傾於別器也按孔氏云君以食之餘者賜之若陶梓之器並可滌潔乃就於器中食之食訖則滌以還君若其餘不可滌之器如萑桓音葦詩傳謂萑葦即蒹葭也所織之類滌則浸汚其器是壞尊者之物也

問聖人席不正不坐豈必君賜食而後正之耶　對曰按朱子云

云席固正矣將坐而又正焉所以為禮也如曲禮主人既迎
賓則請入為席矣賓既升堂又跪正席豈先為不正之席至
此然後始正之哉蓋敬慎之至耳

問君視之方東首常時首當在那邊禮記自云寢常當東首矣
平時東首亦欲受生氣恐不獨於疾時為然　對曰按朱子
云常時多東首亦有隨意時節如記云請席何向請衽何
趾這見得有隨意向時節然多是東首故玉藻云居常當戶
寢常東首也常寢於北牖下君問疾則移於南牖下

問吉月必朝服而朝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吉月月朔也孔子
在魯致仕時如此按李氏云周禮正月之吉又云月吉讀邦
法皆因吉禮以別凶賓軍嘉爾所謂月吉也

問臣事君以忠然忠是實心人倫日用皆當用之何獨於事君
上說忠字乎　對曰按朱子云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是天

理自然人莫不自知愛敬君臣雖亦是天理然是義合世人便自易得苟且於此說忠是就不足處說

問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然欺與犯如何　對曰按真氏云僞言不直謂之欺直言無隱謂之犯欺與犯正相反禮記謂事君有犯而無隱正此意矣

問孟子所謂陳善閉邪者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君有邪心所當閉也然不知所以閉之之道而逆閉之則動有矯拂之患其言不可得而入矣故必爲之開陳善道使之曉然知善道之所在則所謂邪者亦不難乎閉之矣孟子與時君論事多類此其自謂敬王豈虛語哉

問恭與敬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恭與敬大槩也一般只是恭意思較闊大敬意思較細密責難之恭是先立箇大志以爲王之道爲必可信必可行陳善閉邪即是做那責難底工夫

問人臣固當望君以堯舜若度其君不足與為善而不之告或謂君為中才可以致小康而不足以致大治或導之以功利而不輔之以仁義此皆是賊其君否　對曰然按朱子云人臣之道但當以極等之事望其君責以十分只做得二三分若只責以二三分少間做不得一分矣若論才質之優劣志趣之高下固有不同然吾所以導之者則不可問其才智之高下優劣但當以堯舜之道望他豈可謂吾君不能而遂不以此望之哉

問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然官守言責亦有異乎　對曰按輔氏云蚳鼃是有言責者孔距心是有官守者蚳鼃聞孟子之言雖不自以為罪然遂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孔距心雖知其為罪卻只說過了便休處之實資賢於距心多矣學者須當學蚳鼃則改過勇而進

德新也

問末引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亦有徵歟

對曰然按海虞吳氏云臣之事君策名委質有死無二事二君則非忠義之臣矣婦人從夫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事二夫則非貞烈之女矣按通鑑註云蠋齊之畫獲當依孟子作晝邑人田單傳晝劉向說苑燕將樂毅破齊聞蠋賢令軍中環畫三十里無入使人請蠋蠋不往燕人曰不來且屠畫蠋曰吾聞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用吾諫吾退耕於野國破君亡吾不能存今乃劫之以兵與其不義而生不若死之以安遂自經嗚呼戰國之際綱淪法斁廉恥道喪而蠋從容就義以全其節凜凜乎法度之言真足以為萬世君臣之大防矣朱子掇之以結君臣之義而又以起下文之意其所以垂警後人者至矣

問明君臣之義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君臣以義合者也君之於臣一於禮而已臣之於君則有二焉以禮為行以節為守事君以禮則尊卑不紊行已有節則進退有道故謂之明君臣之義首章引玉藻言人臣造朝事君之禮次二章引曲禮言受君命出使之禮次三章引論語鄉黨篇言受君命出為擯相之禮次四章引鄉黨篇言人臣朝見君之禮次五章引玉藻六章引曲禮七章引曲禮八章引論語鄉黨篇皆言人臣受君之賜禮次九章引鄉黨篇言人臣侍君飲食之禮次十章引鄉黨篇言人臣敬君來視疾之禮次十一章引鄉黨篇言人臣恭趨君命召之禮次十二章言人臣致仕朝見君之禮此以上明事君之禮次十三章引孝經言事君之道次十四章引論語八佾篇言君臣各盡其道次十五章引先進篇言大臣事君之道次十六章引憲問篇言人臣

事君之道次十七章引陽貨篇言鄙夫不可以事君次十八章引孟子離婁上篇言人臣諫諍之道次十九章引公孫丑上篇言人臣去位之義次二十章引史記田單傳言人臣守死之義此以上明為臣之節為人君者知此然後能立志責任求賢為人臣者果能以此書為本是乃正己格君之道然後及於謀國政一舉而天下治也不難矣

問曲禮所謂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何耶　對曰行媒謂媒氏之往來也知名即婚禮問男女之名也受幣謂玄纁束帛即婚禮之納幣也日月者謂娶婦之期周禮媒氏書之以告國君也鬼神謂先祖也禮凡受六禮並在廟布席以告先祖僚友官僚朋友也按馬氏云非行媒不相知名所以遠嫌也非受幣不交不親所以致敬也明

而尊者莫如君故書日月以告之幽而嚴者莫如鬼神故致齊戒以告之近而親者莫如鄉黨僚友故為酒食以召之所以備禮而厚其別也按戴氏云上以告之人君幽以告諸鬼神明以賀諸鄉黨親戚上下幽明咸與聞之焉可證也禮莫重於有別無別則禽獸是也故知之者衆則其厚別矣

問男先於女何也　對曰先謂倡導也按馬氏云男子親迎而男先於女者剛先於柔之義也豈獨婚姻之際如此至於天地君臣其義則一天造始而地代終君主倡而臣和其義無二也

問婚姻之義何謂也　對曰男謂之婚女謂之姻男以昏時而迎女則因時而去故曰婚姻也

問男女有別如何得相親乎　對曰男女無別則相瀆瀆則相離而不成夫婦矣

問父子相親出於天性之自然而曰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何也　對曰按馬氏云男女無別於內則夫婦之道喪而淫辟之罪多矣雖父子之親亦不可得而親之也蓋男女有別然後父子有相親之恩父子有相親之恩則必有相親之義故義生焉非特父子之親如此推而至於君臣長幼朋友上下之際而皆有義則燦然有文以相接故曰義生然後禮作禮作而貴賤有等上下有分此萬物所以安之也自父子相親推而至於萬物安皆起於男女有別則衽席之上不可以不戒也昔者哀公問政孔子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與此同意也

問昏禮不賀人之序也何耶　對曰序謂相承代之次序也蓋在子則有代父之序在婦則有代姑之序所以不賀推之上文三日不舉樂思嗣於親方感愴之不暇又何賀焉

問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何謂也　對曰古者諸侯大夫妻妾各有當御之夕當夕當妻之夕也按孔氏云大夫一妻二妾則三日之御徧士一妻一妾則二日之御徧妾常避女君之御日非但不敢當女君之御日縱令妾自當君之御日尤不敢當夕而往以避僭上之嫌按石洞記聞云不敢當夕者此賤事貴之禮也

問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何也　對曰篚竹器也方曰篚圓曰筥坐跪也此與曲禮坐而遷之同義奠謂置之於地也此言古者男女平時授受而不親手以遠別也蓋授者跪而置之於地則受者亦跪而就地取之也

問曲禮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一段何不編入此篇之內　對曰按朱子云似此漏落固多

問世有刑人不取如上世不賢其子孫賢則如之何　對曰按

朱子云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所謂不取者是世世爲惡而不能改非指一世而言也如喪父長子不娶却可疑若然則無父之女不復嫁此理盖不可曉也按眞氏云孔子五不娶即擇婦之法也婦人深居閨閫美不外著賢否未易知也亦觀其家法如何爾逆家子不娶是其所娶必忠孝之家也亂家子不娶是其所娶必禮法之族也推是類而求之其不中者鮮矣惟喪父長子一節先儒以爲疑若父雖喪而母賢則其教女必有法又非所拘也按饒氏云長子長女也無父而有兄猶可旣巳長則又無兄故云無所受命也

問婦有七去古禮歟　對曰然按方氏云夫婦之道合則納之以禮不合則出之以義人倫之際有所不免也故先聖王特存其辭焉

問有三不去何也　對曰有所娶無所歸者謂其嫁時有所受

命後無父兄可歸之也與更三年喪者謂曾居舅姑之喪也前貧賤後富貴者謂已娶婦時貧賤而今富貴此三者故皆不去也

問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何也　對曰有見謂非有奇才卓然見知於人也按孔氏云寡婦無夫若其子凡庸不可與其往來則當避於寡婦之有嫌也

問明夫婦之別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夫婦人倫之始情慾之原苟不接之以禮別之以義則其遠禽獸不遠矣故首章引曲禮言婚姻之禮次二章引義禮言男女婚姻嫁娶之時敬受父母戒命之禮次三章引曲禮郊特牲篇言婚姻之禮重在於別次四章引禮記曾子問篇言婚姻之時感於世變次五章引郊特牲篇言婚姻之時人之不實此以上明婚姻之禮然雖爲夫婦平居不可無別故次章引內則明男

女遠嫌之禮次七章引內則明男女以敬防微之禮此以上
明男女之別然夫婦萬世之始不可不擇故次八章引大戴
禮本命篇前言正婦之德後明去娶之義然男女有別不惟
夫婦之際雖與人交亦所當慎故次九章引曲禮之言以終
之也

問年長以倍則父事之這也是同類則可　對曰按朱子云他
也是說得年輩當如此

問如此則不必問德之高下但一例如此乎　對曰按朱子云
須有德也憑微難見德行底人人也自是尊敬他

問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何耶　對曰辭者無所受於已
讓者有所推於人與長者語須是虛心而受之若率爾而自
以爲能便自費了此心雖有法語之言精微之理亦不能入
按呂氏云問者皆以不能而問於能以寡而問於多以少者

嘗問於長者今長者有問之不辭讓而對則敬之不足也孔子問曾子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公西赤曰非曰能之願學焉是皆辭讓之言若子路率爾而對則不讓矣

問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何也　對曰從隨行也越踰也禮無二敬隨先生而踰路與人言則敬有所分矣

問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何也　對曰遭遇也趨急走也若道路與師相逢疾趨而進以就之不敢遽問先生所爲故正立拱手以待先生所教若問己之事則辭讓然後對按戴氏云趨進者懼先生有所教令也趨退者不敢與先生並行也道遇長者而引避雖足以致敬而非所以承命也長者不與之言而隨行不已亦非所以承意也進退之際其難如此可不謹哉

問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何謂也　對曰提携謂

牽行也奉手者扶持尊長之禮以承之非惟教之聽立至於
行步亦教之長大當扶持長者故先使學之習便也
問負劒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何謂也　對曰負謂置之
於背劒謂挾之於傍如帶劒也辟傾也口傍曰咡詔告語也
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不正鄉之令氣不觸兒亦令見長者
所爲而復習之掩口而對謂以手障口習其嚮長者以屏氣
而不使氣觸長者也兒在懷中亦稱負故內則云始負童子
雖未能掩口以對長者亦教其爲之以爲後法按劉氏云
長者或從童子背後而俯首與之語則童子亦負長者然長
者以手挾童子於脅下則如帶劒然蓋長者俯首與童子語
有負劒之狀非直負劒也按呂氏云古之佩劒者挾之於傍
負劒謂長者挾幼者於傍亦佩劒之狀按張子云小兒便能
斂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捧長者之手問之則掩口而對

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 故教小兒且先要安詳恭敬也

問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何謂也 對曰尊師重道也請業若摳衣避席之類請益若子路問政二、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按陳氏云問終而後對欲盡聞所問之旨且不敢雜亂長者之言也請業者求當習之事請益者再問未盡之蘊起所以致敬也按呂氏云業謂所學於先生者如詩書禮樂之類益謂所聞未明欲師更明說之冀少進也有所請必起敬業也敬業所以敬師敬師所以敬道也

問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何也 對曰按陳氏云御侍也御同謂侍食於長者饌具與之同也貳謂益物也侍食雖獲殽饌之重而不辭其多者如此饌本為長者設耳偶者配偶之義因其有賓而已亦偶配於坐故亦不辭也

問少儀何謂也 對曰少儀乃禮記篇名少猶小也所記相見

[illegible][illegible]少小之威儀即內則所謂十年學幼儀之類是也

問侍射則約矢何也　對曰矢箭也按饒氏云凡射以兩人爲耦上耦長者居左下耦少者居右先設箭在於中庭長者四次升堂起取四矢挿三矢於腰閒手執其一若少者不敢與長者之敵禮只一起總取四矢故曰約矢也

問侍投則擁矢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投投壺也擁抱也矢投壺之箭也投壺之禮亦賓主各四矢尊者委四矢於地一一取而投之卑者不敢委於地悉執之以侍故曰擁矢也

問壺之制度可得聞歟　對曰按古制度云壺頸脩七寸腹脩五寸口徑半寸內容斗五升壺中實小豆焉爲其矢之躍而出也壺之去席二尺半矣

問勝則洗而以請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若請射及投壺之禮竟司射命酌而勝者之子弟酌酒置于豐上其不勝者跪而飲

之。其卑者得勝則不敢徑酌，當前洗爵而請行觴也

問論語所謂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本註云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然七十八十亦有說歟　對曰按王制篇云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之

問舜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教之四不曰兄弟而曰長幼何也

對曰按真氏云宗族鄉黨皆有長幼焉非但同氣而已

問明長幼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長幼之序始於兄弟故首章引孟子盡心上篇言愛親敬兄之道本乎天性不待學而知也次二章引告子下篇言事長之是非次三章引曲禮言敬長進退[illegible]對之禮次四章引曲禮言敬長之禮次五章引曲禮言[illegible]有[illegible]事之禮次六章引曲禮言侍從先生長者遊行進退升高[illegible]之禮次七章引曲禮言侍長者遊行提

携奉承詔告應對之禮次八章引曲禮言為長者灑掃之禮次九章引曲禮言侍長者坐之禮次十章引曲禮言侍坐於先生承問請教之禮次十一章引曲禮前言賓主恭敬之禮後言侍奉君子之禮次十二章引曲禮言敬長者學問更端而起對之禮次十三章引曲禮言侍長者之時不敢于人幾審之事而起退避之禮次十四章引曲禮言侍長者飲宴之禮次十五章引曲禮言受長者賜之禮次十六章引曲禮言侍長者食之禮次十七章引曲禮言應對長者之禮次十八章引少儀言敬尊長兼為長者侍射執事之行禮次十九章引王制首言長幼序行之禮次言優老之禮末言尊德養老之禮次二十章引鄉黨言鄉飲序長幼之禮

問朋友切切偲偲其義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切切者教告懇惻而不揚其過偲偲者勸勉詳盡而不強其從二者皆有忠

愛之誠而無勁訐之字按語錄云墾到有苦切之意然一向
如此而無浸灌之意又不可須詳細相勉如此方有相親底
意思

問事大夫之賢與友士之仁孰為重　對曰按朱子云友為親切賢只
是說言友直指仁上說事賢友仁皆是箇入德之方也

問三友盡於集註之說而已乎　對曰按朱子云是亦釋其文
之正意云爾若推而言之則是三者之於人皆有嚴憚畏謹
之益說直友皆有興起奮效之益說諒友皆有薰陶漸漬之益說友
多聞不假如彼之所言而已矣

問損友之相反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便辟則無責善之誠善
柔則無固守之節便佞則無聞諒之實矣

問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何耶　對曰君子
盡己之歡以待人若人之施於我者有未盡則不必責人以

盡其情盡己之忠以交人若人之輸於我者有未盡則不必責人以盡其情　陳氏云君子責己重以周責人輕以約故盡歡以交人而不盡人之歡竭忠以交人而不竭人之忠則可以全交也

問舜典云朋友有信中庸云朋友之交而此書亦曰朋友之交何也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信以德言交以禮言此書以禮敬為主故言朋友之交然而信之為德亦豈在禮敬之外哉

問明朋友之交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朋友之交子君臣夫婦長幼各盡其道乃謂之仁非朋友其孰能使之如是故首一章引顏淵篇言朋友之義明輔仁之職次二章引子路篇明朋友責善之義次三章引離婁下篇亦明朋友責善之義次四章引顏淵篇言朋友以義合不可則止次五章引衛靈公篇言取友之道次六章引季氏篇言友之損益

次七章引盡心上篇言交友之道次八章引曲禮亦言交友之道次九章引曲禮言主人迎客辭讓之禮次十章引曲禮言主賓交際相見之禮次十一章引曲禮言賓主問答之禮

按朱子文集云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古聖賢皆以為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為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為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也至若朋友者則天屬之所賴以取正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為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為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各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

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係為甚重其分若疎而所關為至
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為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
重乎此而不敢忽也

問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諸侯有爭臣五人大夫有爭臣三人
亦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爭者諫之大也在君左右以諫止
其非故謂之爭若天子至大萬幾至重故置三公四輔之爭
臣七人諸侯有一國之任而次於天子故置三卿二輔之爭
臣五人大夫有一家之任而次於諸侯故置二宰一輔之爭
臣三人蓋自天子而下每降殺以兩而已是別尊卑之有等
也

問禮記檀弓篇言君親師三者獨不制師服何也　對曰按張
子云古不制師服師服無定體見彼之善而已效之則亦師
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成

就已身而思如父母天地者此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昔先聖棄門人一時心喪又豈可責其一槩以傳道久近而各盡其哀之隆殺如子貢獨居三年然後歸如言群弟子皆衰絰而出却不得謂之無服也

問欒共子何時人也　對曰按國語晉語篇云欒共子名成謚曰共乃晉大夫也

問何以謂之國語也　對曰按鄭氏註云乃左氏採世本戰國策林釐遠春秋接其後事邦國成敗陰陽律呂天時人事逆順之數以為國語凡五十一篇其文不主於經故又謂之外傳也

問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如在君傍則為君死在親傍則為親死在師傍則為師死歟　對曰按朱子云也是如此如在君傍雖父有故亦不得為父死又云劉表嘗遣韓嵩如京師嵩曰

嘗至京師若天子假嵩一職則成天子之臣乃揚軍之故吏耳在君為君不得復為將軍死亦是此意

問晏子（名嬰字平仲萊之夷維人相齊景公事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所謂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人既有這良知良能了聖賢又恁地說直要人尋教親切父慈而教子孝而箴須自看我如此看我能盡不能恁地小學所說教人逐一去上面尋思尋箇道理到看大學亦只是這道理又教人看得親切實如此不是胡亂恁地說去

問荀子何時人也　對曰按荀子史記云名況字卿又曰荀卿戰國時趙人仕田齊三為祭酒適楚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因家焉弟子李斯韓非浮丘伯皆其門人著書三十二篇尊王黜伯貴仁義而賤功利故謂之蘭陵叟又曰荀子

問人之大倫有五荀子而言其三何也　對曰按石洞紀聞云

此為三綱乃五典之大者君臣之義君為臣綱父子之親父為子綱夫婦之別夫為婦綱也

問右通論亦有序乎　對曰按熊氏標題云首一章引孝經言孝悌理三者之效次二章引孝經言上下皆不可以無諫諍此以上明事君親之道次三章引檀弓兼言事君親師之道次四章引晉國語亦兼言事君親師之道次五章引春秋左傳晏子之言通言人倫之要次六章引大戴禮曾子篇言及時事親之禮次七章引劉向說苑敬慎篇言敬慎之禮次八章引荀子非相篇言下不能事上之禮次九章引荀子天道篇言盡人倫大要之禮按京兆李氏云五品之倫以行仁之本言之父子為先長幼次之君臣夫婦朋友又次之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以設教之序言之君臣為先四者勵其次書云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以脩德之序言之

夫婦為先四者勉其次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也以為學之功言之朋友為先四者勉其次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是也小學書明倫條目乃行仁之序實舜典五品次第今故推而衍之以為此說使學者見古昔聖賢行仁脩德設教為學於五品之間交舉互用而不相悖也如此

問敬身何謂也　對曰按海虞吳氏云敬者尊畏奉持之意猶中庸所謂尊德性朱子釋之為恭敬奉持也按熊氏標題云朱子謂敬之一字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小學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以為大學之基本亦曰敬而已矣敬身者總言之也其實敬者心之所主以為一身之準則未有心不敬而能敬其身者也

問序引孔子之言何也　對曰按魯齋許氏云序引孔子之言

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聖人以此垂誡則知凡為人者不可一日而離乎敬也況人之一身實萬事萬物之所本於此而有差則萬事萬物亦從而差焉豈可不敬乎故敬身之目其別有四心術威儀衣服飲食心術正乎內威儀正乎外則敬身之大體得矣其衣服飲食二者所以奉身也苟不制之以義節之以禮將見其所以養人者反害於人也分而言之心術威儀修德之事也衣服飲食克己之事也統而言之皆敬身之要也蓋推敬身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施而不可此古人修身必本於敬也

問丹書之說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大戴禮踐阼篇謂履阼階而陞帝位故為名篇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帝之道存乎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齊三日王端冕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王東面而立師尚父道書之言即敬勝怠

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是也

問武王召師尚父祇問黄帝顓帝之道而不及堯舜何也　對曰想當時丹書所存者如此且黄帝顓頊又在唐虞之前與道心人心之説語雖異而理則同況敬與欲皆明心法之傳也

問丹書専是以敬為主歟　對曰然愚聞朱子常以敬與怠相對敬便竪起精神怠便放倒精神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敬與義是箇體用亦猶坤卦之説敬義

問敬字亦有説歟　對曰按勉齋黄氏云敬字之義前輩云主一又云惺惺又云收斂不容一物要之只説得敬之一路不是敬之正訓祇有先師文公晩年道一箇字最切言敬只是畏且敬字古只得訓做箇畏字太公丹書之戒祀敬與怠對説便可見怠慢只是無畏懼有畏懼便不敢怠慢故知畏字是敬字裏面一條大路纔畏便會主一便會惺惺便會收斂了

容一物

問冊書之敬義與坤卦之說敬義同歟　對曰然坤卦之敬義本於冊書蓋師尚父之告武王不出敬與義之二言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也

問曲禮所謂毋不敬下文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皆由於敬之所出歟　對曰固是曲禮主於敬毋不敬是統言主宰儼若思是敬者之貌安定辭是敬者之言安民哉是敬者之效也

問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而質之於古孰歟　對曰孟子受宋薛之饋而却齊之兼金是見利思義也曾子避越寇而子思獨不去亦是當去則去不當去則守死善道也

問直而勿有亦只是上文疑事毋質之意否　對曰按朱子云是從上文來都是敬及謙退遜讓之辭

問四者惟視為切所以先言視歟　對曰然視最先於聞聽便有
非禮之視其次方是聽
問視與見聽與聞有不同歟　對曰不同按朱子云如非禮之
色若過目便過了自家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
耳也過了自家不可有要聽之之心又云非禮而勿視聽者
防其自外入動於內也非禮而勿言動者謹其自內而出
接於外也
問視聽言動工夫在於何　對曰按朱子云功夫只在勿字上
纔覺有非禮處便禁止不可萌作便提起這勿字一刀兩斷己私便可
去纔克己便能復禮矣
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何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　對曰
按程子云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
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

後有此敬也按朱子云聖人言語極謹密都無些子欠闕自
家己身上常是持守到接物時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有間
隙私意直是無所容而心德全矣
問居處恭執事敬恭與敬有以異乎　對曰按朱子云恭主
容敬主心恭見於外敬主乎內恭則氣象闊大敬則工夫細
密恭則體貌重莊敬則意思畏謹以此推之微有不同矣
問此章之言大意如何　對曰按勉齋黃氏云居處指幽獨而
言未有事者也執事指應事而言未涉乎人也與人指接物
而言則涉乎人矣能恭敬而忠則天理常存而仁欲不萌又
能無適而不然則流行而無所間斷仁之為道孰外於此矣
問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如何之夷狄不可棄歟　對曰按朱子
云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斷此
心便死了在中國只是這箇道理在夷狄亦只是這箇道理

問言忠信又曰言思忠又曰言而有信此忠與信如何合說

對曰按雙峯饒氏云忠信都剗做實忠是實出於心者信是實見於事者如口裏如此說心下不如此是不忠也口裏如此說驗之於事却不如此是不信也忠是前一截事信是後一截事若前一截實後一截虛便不可也

問視與聽何以要得他明與聰色與貌何以要得他溫與恭還只是誠意了便會如此　對曰按朱子云如此却都逐子事如有物必有則只一箇物自家各有箇道理況耳目之聰明得之於天本來自合如此只為私欲蔽惑而失其理聖人教人不是理會一件其餘自會須是逐一做工夫更反覆就心上看方知外面許多費整頓元來病根都在這裏這是聖人教人內外夾持起來恁地積累成熟便會無些子滲漏又云九思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上思這一件

問各尊其一是主一無適之義否　對曰按朱子云固是如此

問人當隨事而思若無事而思則是妄想歟　對曰按朱子云若閑時不思量義理則臨事而思已無及若只塊然守自家一箇軀殼直到有事方思閑時却莫思量這却甚易只守此一句足矣何用事事須先理會何故中庸不先說篤行之却先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大學何故不先便說正心誠意却先說致知是如何

問聖人有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而今乃有九思何也　對曰按齊氏云彼為思而不學者言此為不思者而言也

問君子所貴乎道者三一段集註舊解以三者為脩身之驗為政之本非其平日莊敬誠實存省之功積之有素則不能也專是做效驗說如此則動正出三字只是閑字後來改本以

驗為要求其以下改為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顛沛之違者也如此則工夫却在動正出三字上蓋疑正字尚可說做工夫動字出字豈可以為工夫耶　對曰按朱子云這三字不是做工夫底字都是做工夫效驗舊解作效驗語似有病故改從沙溪說蓋若專以為平日莊敬持養方能如此則不成未莊敬持養底人便不要遠暴慢近信遠鄙倍便是舊說效驗字大故有病

問樂記所謂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一段與顏子四勿之功如何　對曰與顏子四勿之功可謂庶幾也

問明心術之要亦有存乎　對曰按溪李氏云堯舜以來歷世聖賢言心學者衆矣而此書惟言敬者蓋闡明程子之教也夫敬者一心之主宰為萬事之本根聖學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故首章引冊書之戒以敬對怠而言明敬有畏懼之義次二章引詩

禮篇明敬乃禮之本 蓋陳敬之目次三章引顏淵篇言操存涵養之要以敬為本次四章引顏淵篇言敬謹之禮次五章引子路篇言恭敬忠之禮次六章引衛靈公篇言忠信敬之禮次七章引季氏篇言九思以敬為本次八章引泰伯篇言動正出之禮此以上皆明涵養本原而以敬為主次九章引曲禮篇言制心以禮為本次十章言存心當先去物欲之累内外交養之本次十章引學而篇言為道學之本此以上明持敬之功次十一章引國語晉語篇管敬仲之言直指畏之一字實又初學持敬切要之工夫為小學者既熟此以始為大學者亦不能無賴乎此以為終也

問冠禮何謂也 對曰冠禮乃禮記篇名所記冠禮之義也

問論語集註之禮義與禮記之文朱子釋之不同何也 對曰

按京兆李氏云論語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義者必

之制事之宜然以禮記之文解之義乃禮之本禮乃義之成義以生禮禮以節義義由乎內而禮作乎外有相須之理讀者不可以例觀之

問毋側聽以下與九容如何　對曰按呂氏云侍於君子言動視聽無所不在於敬頭容欲直故毋側聽聲容欲靜故毋叫應目容欲端故毋淫視氣容欲肅故毋怠荒足容欲重故遊毋倨立如齊故毋跛坐如尸故毋箕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故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也按戴氏云甚矣人情之不美也安於四肢之怠惰而不樂於衣冠之拘束起居坐立惟其便安而已矣然而人之常情終日袒裼箕踞而肢體頹隳若不勝其勞終日衣冠佩玉其始雖勞而終也身安[illegible]矣然後知禮者肅敬之束所以安乎人情而便乎其自[illegible]四肢則怠荒矣

問禮記之九容與論語之九思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卽說是
涵養本原這裏不是涵養更將甚麽涵養
問毋報來毋報往何謂也 對曰報當作赴 按赴皆疾也人來
往所之當有宿漸不可急卒也按朱子云報來是急走倒從
這邊來赴往是又急再還倒向那邊去言人見有箇好事火
急歡喜心忙去做這樣人終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則速去
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
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內顧回
視也礼曰顧不過轂三者皆失容且惑人
問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質之於古者誰歟 對曰按
孔氏云凡視過於高則有敖視過於下則有憂如古者邾子
執玉高其容仰高仰驕也定公受玉卑其容俯卑俯替也驕
近乱替近疾是年定公薨邾子乱事見左傳定公十五年於哀公七年魯

伐邾以邾子益來

問恂恂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以詩書訓詁考之宜爲信實然亦有溫恭之意爾

問似不能言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鄉黨非不是不說但比之宗廟朝廷爲不敢多說耳

問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惟謹爾何也　對曰按胡氏云在宗廟而明辨者則可以識制度文物之精微升降揖遜之委折在朝廷而明辨者則上之所布者不悖於理下之所受者不被其害聖人雖不容於不言亦未嘗輕言之也

問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何耶　對曰按朱子云下大史位不甚尊故吾之言可得而直遂至於上大夫之前雖有所諍必須有含蓄不盡底意思不如侃侃之發露得盡也又云和悅則不失其事上之恭諍則又不失

其在我義理之正矣

問食不語寢不言然言與語亦有別乎　對曰按朱子云食對人寢獨居故即其事而言之也

問本註范楊二說何者為長　對曰按新安陳氏云范說主理楊說主氣范為優楊亦不可廢也

問席不正不坐此是聖人之心純正故日用之間纔有不正處便與心不合心亦不安矣　對曰按朱子云聖人之心無毫釐之差謂如事合當恁地做時聖人便硬要恁地做

問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齊而不言斬何也　對曰斬者獨行於父齊者自母服期服以下皆通行之故語孟中多言齊而不言斬也溫公書儀亦然

問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本註所以敬天之怒然或有終日之雷終夜之雨如何得常如此

對曰按朱子云固當常如此但亦主於疾風迅雷甚雨若平

平底風雨也不消如此

問當祗接之際無相妨否　對曰按朱子云有事也只得應

問寢不尸居不容觀修養之書亦有此說歟　對曰按孫思邈

云睡欲蹙覺則舒亦引夫子此言爲證

問聖人燕居申申夭夭其形貌無以異歟　對曰按胡氏云申

申有嚴衎之意夭夭有和悅之意惟身可言舒布故知以容

言惟顏可言和悅故知以色言

問申申夭夭聖人得於天之自然若學者有心要收束則入於

嚴厲有心要舒泰則入於放肆惟理義以養其氣則自然到

此否　對曰按朱子云亦須稍嚴肅則可不然則無下手處

又云但得身心收斂則自然和樂不是別有箇和樂纔整肅

則自然和樂矣

問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此二者乃敬愼之切歟　對曰按陳氏安卿云此二句體認持敬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執至盈之物心不在焉移步即傾了惟執之惓惓常在這上面看隨何處也不傾倒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之意也

問古之君子必佩玉何也　對曰按秦風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是玉溫潤而澤以比君子之德故佩之

問佩玉之製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其制上有折衡中有琚瑀下有雙璜衝牙貫之以組綬納之以蠙珠佩於革帶之上其色有白蒼赤之辨其声有徵角宮羽之應其象有仁義礼智忠信道德之備或結或垂所以著屈伸之理或設或否所以適文質之宜此所以純固之德不內遷非辟之心無自而入也蓋折衡以平其心双璜以中

其德瑀琚欲其有所安衝牙欲其有所制右徵角所以象事與民左宮羽所以象君與物蠲以采齊行以肆夏所以比於樂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所以比於礼進則揖之於前退則揚之於後則佩玉之為物奚適而非道邪盖民為貴君為輕事爲先物為後能治民然後能安君能應事然後能生物所以事與民在於右物與君在於左按春秋傳云改步改玉自天子至於士步固不同而玉亦隨以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青組綬士佩瓀珉玉而緼組綬以其貫玉相承也白玉最貴瓀珉多石至賤山玄以象君德水蒼以象臣職山玄水蒼其文也瑜與瓀其質也此佩玉之大制矣

問佩玉有徵角宮羽而不及商何也　對曰按周氏云所謂右徵角者非不具五聲也特以角徵為均所謂左宮羽者亦非

不具五声也特以宫羽為均盖樂之有均猶人之有主商臣也乃佩玉之主矣記者互文以知也

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周還是直去却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規也折還是直去了復横去其横轉處欲其方如矩也

問然後玉鏘鳴也何耶　對曰按陳氏云路寢門至應門謂之趨於此趨之時歌采齊之詩以為節路寢門至堂謂之行於此行之時歌肆夏之詩以為節進而前則其身畧俯故如揖退而後則其身微仰故曰揚進退俯仰之間出入動静之際莫不節之以礼和之以樂故佩玉之聲鏘然而可聽也

問明威儀之則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敬畏之存於中者則謂之心術之要刑於外者則謂之威儀之則衣服之制飲食之節夫威儀者皆天命之自然一定而不可易故謂

之則則者法也猶俗言則例則様是也故首一章引冠義言礼義為脩身之本責以成人之德由於威儀之始次二章三章引曲礼次四章引玉藻次五章引曲礼次六章引少儀次七章引郷黨次八章引曲禮次九章引郷黨次十章引郷黨次十一章引士相見礼次十二章引郷黨次十三章引郷黨次十四章引玉藻次十五章引郷黨次十六章引述而篇次十七章引曲礼次十八章引曲禮次十九章引少儀皆明威儀容止動作之敬慎及接物燕居之容乃後學所當勉威儀容止動作之不敬者乃後學所當戒次二十章引玉藻次二十一章引射義明古之君子防邪僻導中正威儀心術內外交相培養之礼今既一切無之惟當益進敬畏之功則自然動容周旋無不中禮矣

問士冠礼何謂也　對曰士冠礼乃儀礼第一篇名以冠礼為

正衣冠之始故謂之士冠礼矣

問一加再加言吉月至三加言以歲之正不知是同時否　對曰按朱子云只是一時行礼此文自如此說古者初加緇布冠少頃加皮弁又少頃更加爵弁然後成礼如温公冠礼亦做此初裹巾次帽次幞頭

問近世程張温公之礼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二程與横渠多是古礼温公則大槩本儀礼而參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較穩與古礼不甚遠是七八分好

問君子不以紺緅飾本註謂緅是絳色以飾練服是小祥後喪服如何用絳色為飾歟　對曰按朱子云便是不可曉此箇制度差異紺是即今深底鴉青帶艷色絳是即今淡紅色也

問色有正間何謂也　對曰按朱子云紅紫非正色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緑碧紅紫騮五方之間色也盖以木之青

克土之黄合青與黄而成綠為東方之閒色以金之白克木之青合白與青而成碧為西方之閒色以火之赤克金之白合赤與白而成紅為南方之閒色以水之黑克火之赤合黑與赤而成紫為北方之閒色以土之黄克水之黑合黄與黑而成騮為中央之閒色也

問朝服多用紫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自隋煬帝數出遊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賜紫次朱次綠後世遂為朝服然唐人朝服猶着礼服京師士人行道間猶着衫帽南渡後變為白衫今紫衫皆戎服也

問古之婦人女子亦多以紅紫為服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此亦不可知但據先儒如此説耳

問志於道如何尚恥惡衣惡食乎　對曰按朱子云固有這般半上落下底人其所謂志也是志得不力只名為志道及外

物來誘則又変遷了這箇最不濟事
問志於仁則能無悪志於道乃猶有此病何也　對曰按朱子
云仁是最切身底道理志於仁大段是親切做工夫所以必
無悪志於道則説得來闊凡人有志於學皆是也若志得來
汎而不切則未必無恥悪衣悪食之事矣
問如顏子一簞食一瓢飲而不改其樂此是不恥悪食歟子路
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此是不恥悪衣歟　對
曰然先儒有云人能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亦是此意
問明衣服之制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先王之制衣
服莫非性命之理衣服有制乃可謂之威儀故愈明威儀之
次夫衣者對裳之称服者對御之礼故首一章引士冠礼明
既冠成人方加以成服服備乃責以成徳次二章引曲礼言
為人子之服當隨時而用次三章四章五章引郷黨皆言聖

人致謹於衣服之制如此次六章引玉藻明未成人不當施以成人之服次七章引里仁篇明不可過飾於衣服之末而忘其心德之重也

問食不厭精本註云精鑿也何歟　對曰按雲峯胡氏云鑿通作糳即各反糳米一斛舂米九斗

問魚餒而肉敗不食本註云魚爛曰餒肉腐曰敗何謂也　對曰按吳氏云餒自內出敗自外入色惡臭惡言衆物物壞而食必害人常人且謹況聖人乎

問聖人譏恥惡食者何也　對曰按吳氏云惡食謂疏食菜羹之類以其粗菲故曰惡尔非謂腐壞之物不可食而食之也

問不時不食如礼記王制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不粥於市凡此皆足以傷人故不食之歟　對曰然按朱子云如漢詔所謂穿掘萌芽鬱養強熟之類亦是不時之食也

問割不正不食本註引漢陸續之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可得聞其事之詳歟　對曰按後漢陸續傳續字智初蘇州吳縣人明帝時楚王英謀反逮及太守尹興續時為尹興掾故詣坐就洛陽獄續被掠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母遠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進之續在獄雖見考苦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一日惟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為獄門吏卒通傳辭意不然何以知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復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為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歇舍（停歇主人之舍也）續母果來於是使者上書說續之行帝嘉之即赦興與續等事還歸田里續終身以老病卒

問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非特肉也凡蔬

果之類皆不可使勝食氣按北山陳氏云問之老荊者言人
得元氣以生穀氣以養肉氣以輔肉氣勝則滯穀氣穀氣勝
則滯元氣元氣充行者壽夫子不使多肉勝穀食氣者養生
之理當然也
問明飲食之節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人之飲食實
心術威儀之所繫而處其次故首章引曲礼次二章引少儀
皆言飲食之礼次三章引鄉黨言飲食之節次四章引玉藻
言戒殺之礼兼明貴賤之別次五章引樂記明制飲食之原
防戒備禍之礼次六章戒飲食之過以終也
問稽古者何也　對曰按海虞吳氏云稽考也朱子既述古昔
三代聖賢之言列為立教明倫敬身三篇于前復考其已行
之事迹著為此篇用實前言以明夫實有是人而實行是事
也其綱目亦不出立教明倫敬身而已

問首引列女傳言太任生周文王寧為周宗何謂也　對曰宗
謂有德有功也言文王之有功德而為周朝百世不迁之宗
謂之文世室其載於中庸或問之詳矣
問本註謂學詩則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何也　對曰
按輔氏云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理通達其為教溫
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
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
問本註謂學禮則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何也　對曰
按輔氏云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然而不可亂故學之
者品節詳明其為教恭儉莊敬使人不淫不懾故學之者德
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而事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固守而
莫之撓此其所以能立
問正牆面而立本註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

可行若不知脩身齊家則自然推不去是一步不可行如何是一物無所見乎　對曰按朱子云自一身一家已自都理會不得況其遠者乎

問此可見知與行相須之義否　對曰然按朱子云周南之詩言文王后妃閨門之化召南之詩言諸侯之國夫人大夫妻被文王后妃之化而成德之事蓋文王治岐而化行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故其樂章以南名之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教天下後世誠意正心脩身齊家之道蓋詩之正風也

問右立教亦有序乎　對曰首一章引列女傳言太任能盡胎教之法次二章引列女傳言母之教次三章引季氏篇四章引陽貨篇皆言父之教也

問不先父而先母何也　對曰按饒氏云母教於幼時故先言之父教於既長故後言之也

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何如　對曰按朱子云從古來自有這般樣子公看舜如何後來這樣事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

問帝使其子九男二女以事舜於畎畝之中然九男可得聞其名歟　對曰按仁山金氏云九男路史曰堯之子長監明早卒不得立監明之嗣封於劉朱又不肖而弗獲嗣其後冊房傳鑄唐聾隨郇櫟函皆云堯後之國不可悉考

問少艾之艾本註訓爲美好按程泰之考古編及孫季昭示兒編皆云艾字徧考載籍並無美好之說曲禮曾頌有子皆訓艾爲老而與孟子少艾之艾不同何也　對曰按仁山金氏云艾讀如衣末艾之艾言少時慕父母及知好色則慕父母之心即少衰矣按戰國策高誘註云幼艾即少女也以此考之孟子本註之釋不待辨而明矣

問揚子何時人也　對曰按熊氏標題云揚子名雄字子雲西漢蜀都人仕漢又仕新莽時著書十三篇名法言始於學行篇終於至孝篇又謂之揚子書

問世子之朝父母惟朝夕二禮今文王日至于三何也　對曰聖人所為有過人之行也按熊氏云日出為朝陽也日入為暮陰也日中為晝乃陰陽之交也陰陽之氣至於三時不能無變而人之血氣與天地陰陽相於流通故人子事親以是為節焉

問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以下何所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在察也末猶勿也原再進也言勿有所再進為其失飪臭味惡也然後退還其寢按孔氏云食上謂獻饌食下謂食畢而徹饌文王問進食之人其父所膳而食之多少宰答畢文王又命戒膳言在後所食之餘不可再進皆須新好無得使前進

之物而有所進恐熟爛過節也

問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而與書之其承厥志同歟

對曰然按新安陳氏云祖父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為之事而可法子孫善因其事而遵述之如下文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是善繼其志也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善述其事也

問淮南子何時人也　對曰按前漢書記云淮南子姓劉名安乃厲王之長子高帝十一年擧淮南王英布封少子長為淮南王文帝六年國廢十六年子安紹封為人好讀書招賓客方士作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著鴻烈解武帝元狩元年淮南國除改為九江郡

問此名為泛論篇何也　對曰言其論之泛廣故名之也

問孟子言事親若曾子者何也豈以曾子之孝亦有不足歟

對曰按輔氏云程子所謂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無過分之事也故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至程子方看得可也二字有深意以此知讀書者不可不熟讀玩味若但畧綽地看過何緣見得他意思出

問閔子騫之孝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胡氏引韓詩外傳云閔子早喪母父再娶生二子繼母獨以芦花絮衣子騫父覺之欲逐其妻子騫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母得免逐其母聞之悔悟待之均平遂成慈母今誦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詞表故內則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

問聖門孝者多矣而夫子獨稱閔子之孝何也　對曰按雲峯胡氏云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矣

問虞舜之聖亦處人倫之大變而不見稱之何也　對曰中庸夫子有曰舜其大孝也與孟子有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不但於是二書而又著於經之二典詳矣由此推之何嘗不見稱之哉

問虞舜之大孝與武王周公之達孝亦有說歟　對曰按西山真氏云舜之孝如天之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詞故曰達蓋聖人以光祖考遺後嗣皆謂之孝也

問中庸之書有大孝達孝至孝之不同何也　對曰按朱氏公遷云以其不可名言謂之大孝天下稱之無異辭謂之達孝無以復加謂之至孝然至孝二字武王周公猶得而有之大孝二字獨以稱大舜也然則謂之大孝則至孝達孝有不必言者矣

問老萊子何時人也　對曰按標題引史記云老萊襄姓子者

尊稱之辭乃楚人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按列子云老萊耕於蒙山之陽事見高士傳

問少連大連善居喪而夫子稱之為東夷之子何也　對曰按馬氏云言其生於夷狄而自知禮且聖門曾閔之孝亦不過如此故稱之曰東夷之子蓋非特美其能行是孝而又美其能變夷俗也

問經文於喪有曰居有曰執有曰為何也　對曰按方氏云蓋以身言之則曰居以禮言之則曰執以事言之則曰為合而言之其實一也

問三仁之事論語與史記宋世家之所記而先後之不同何也　對曰按朱子纂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比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為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所囚者近是蓋微子乃帝乙之元子常以先王宗祀為

重義當早去又決知紂之不可諫也故遂去之而不以為嫌比干少師義當力諫雖知其不可諫而不可已也故遂以諫死而不以為悔箕子見比干之死則知已之不可諫且不忍復死以累其上也見微子之去則知已之不必去且不忍復去以背其君也故佯狂為奴而不以為辱此可以見三仁之所當為易地則皆然又云微子是商之元子商亡在旦暮必着去之以存宗祀若箕子比干則自當諫其死與奴特適然耳按李氏云小學所載三子先後出史記微子世家與史記殷紀論語孔子所說次序皆不同朱子論語或問以殷紀三子先後近是又謂夫子所說以事之難易為先後爾今讀小學者當玩三子之衆誠必欲窮其先後當以殷紀微子去比干死箕子奴為正

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紂改行可見其至誠惻怛

處不知箕子至誠惻怛何以見之　對曰按朱子云箕子比干都只是一様心箕子偶然不衝着紂之怒而不殺他然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君有殺諫臣之名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説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而心則定也

問箕子操何謂也　對曰按風俗通云琴曲曰操言窮阨猶不失其節操因憂愁而作操今無傳未可知也

問伯夷叔齊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史記索隱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在今北直隸永平府盧龍縣東有孤竹城昔殷湯之所封也孤竹國君姓墨胎氏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伯長也叔少也夷齊皆謚也

中子名遠字公望也

問衛靈公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靈公名元衛襄公之庶子也其母夢康叔而生故令名謂之元夫人南子宋女也蘧伯玉名瑗衛之賢大夫乃先聖之弟子先聖居衛主其家焉按莊周稱伯玉有云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又曰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説見莊子則陽篇）可知謂賢矣

問史記戰國策（游士為國之謀策故名戰國策）與通鑑記云趙襄子殺智伯（按史記通鑑云趙造父之後周幽王時始事晉趙襄子名無恤趙簡子鞅之子三家分晉智荀氏稱父弟荀首始分族曰智伯荀瑤智文子躒之子也）以為飲器帝昭云飲酒之具晉灼云溲溺（小便曰溲溺[illegible]）之器呂氏春秋云漆智伯頭為溲盃何其諸説之不一而記之不同耶　對曰愚嘗聞伯父雲泉有言以為飲器恐非為飲酒之器且死骨凶穢之物又乃惡人之頭顱豈宜貴之於前而以為溲溺蓋理之或然矣

問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仇而漆身爲癩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其友識之何耶　對曰漆身吞炭以變其形欲人不識而得行其志且豫讓與妻日相親狎豈有不識乎其友識之者謂識其志在於報仇也

問王孫賈事齊閔王之事可得聞其由歟　對曰按標題記云王孫賈姓賈名也乃齊之大夫閔王姓田氏名地宣王名辟彊之子也淖齒楚人燕將樂毅破齊閔王走莒楚使淖齒救齊因爲齊相後殺閔王於莒是時閔王之子法章變姓名逃爲傭王孫賈與田單及國人敗樂毅既殺淖齒以平齊亂莒人及齊臣求閔王子立之法章自言其名乃於民間尋得而立是爲襄王事詳見戰國策與史記通鑑按閔王之閔史記作湣

問臼季使過冀之事亦可得聞其由歟　對曰按標題記云臼季司空字胥臣冀晋邑名在今山西平陽府蒲州之邑是也

缺人名姓郤也耨耘田也饁野之饋餉也文公晉君名重耳
出門如賓承事如祭蓋古有是言與夫子荅仲弓問仁相類
蓋胥臣過冀見郤缺在田而妻饋食相敬若賓因携歸薦于
晉君且言曰敬以存心則衆理備具而心德全矣能敬有德
可在民上文公遂用缺為大夫以主下軍後謚曰成故曰郤
成子事詳見春秋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按陳氏云此心存則
萬理便森然於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按真氏云敬德
之聚也能敬必有德詩書言敬之外惟此為最切矣

問公父文伯與季康子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桓公
支子為三桓季悼子支子季孫紇生魯大夫穆伯公父名靖
穆伯之妻齊女敬姜生公父文伯名歜亦為魯大夫按檀弓
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敬姜晝夜而哭即公父歜
也又按標題記云季孫行父友生武子宿武子生悼子紇悼

子長子曰平子意如生桓子斯桓子生康子肥皆爲魯之大夫事詳見國語魯語

問衛世子共伯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共伯乃僖侯之世子名餘爲弟和所攻而死因葬於僖侯之墓傍衛人謚曰共其弟和即衛武公共姜齊女姜姓嫁衛世子共伯故曰共姜事詳見鄘風柏舟之詩序

問蔡人妻宋人之女其亦未知何人之妻何人之女歟　對曰考之列女傳所存者不過如此然他亦無所據蓋朱子採之載于小學者惟特著其貞節之行矣（按慶源輔氏云凡書所載有當深索者而不當深索之則失之畧有不必過求者而過求之則失之鑿所謂當深索者義理是也所謂不必過求者出處是也）

問虞芮二國在於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虞在陝州平陸縣芮在同州馮翊縣按詩傳云平陸縣有閒原即虞芮所讓之閒田處今屬山西平陽府平陸芮城二縣是也

問以能問於不能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想是顏子自覺得有未能處但不比常人十事曉得九事猶一事便不肯問人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故雖能而肯問於不能雖多而肯問於寡以求盡乎義理之無窮而已

問犯而不校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犯而不校不是着意去容他亦不是因他犯而遂去蓋其所存者分量闊大雖有小小觸犯處自不覺得何暇與之校耶

問曾子之亡友多矣而馬氏獨以為顏淵者固非顏子不能以與於此然顏子與曾晳為輩行乃父之執友也曾子亦可謂之吾友乎　對曰同師於聖人之門則皆友也

問從事於斯莫是着力否　對曰按朱子云若是着力却是知自已能自已多須要去問不幾於詐乎曾子是見得顏子所為如此非謂其着力也然更有用力處但不是着力做此四

事爾

問幾字與聖人無字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聖人全是無我顏子是不以我去壓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便和人我都無了

問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聖人之事也非與天同量者不能顏子所以未達一間者正在此故曾子嘗從事於斯非謂已能爾也　對曰按朱子云此正是顏子事若聖人則無如此之迹有如此說則便有合內外之意如舜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好察邇言用中於民必兼言之惟顏子行而未成故其事止於如此爾

問顏子深知義理之無窮惟恐一善之不盡非不知其能而故問之也　對曰按雙峯饒氏云仁者之心視人猶己皆無人我故人雖有犯而不忍與之校由直纔校則直在己由在人而物

我相形矣便非包含徧覆之意也
問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何以知其然也　對曰按葉氏少蘊曰夫子在齊與平仲勳者久矣故知其如此
問程子所謂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為善然則朋友之交始終只在於敬歟　對曰然按勉齋黃氏云朋友人倫之一可不敬乎攝以威儀相勸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道矣惟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若指肩執袂以為氣合酒食遊戲而相招邀以為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全交者也夫子美平仲之善善交友之道盡於此矣按慶源輔氏云常人之情交際之初未有不敬者但久則玩玩則慢易生而敬心漸漸衰息矣必不能全交也故愈久而不替初心之敬者所以為善交也
問右明倫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山李氏云首一章引書經堯

典篇言大舜事親之孝次二章引孟子萬章上篇言大舜之
孝重在於惟順父母次三章引揚子法言至孝篇言大舜之
孝重在於愛日次四章引禮經文王世子篇言文王事親之
孝次五章引文王世子篇言武王事親之孝次六章引中庸
兼言武王周公之孝次七章引淮南子氾論篇言周公之孝
此以上言四聖為事親萬世之正當法次八章引孟子離婁下
篇言曾子事親之孝重在於養志次九章引論語先進篇言
閔子之孝次十章引高士傳言老萊子之孝重在於欲親之
喜次十一章引禮經祭義篇言樂正子春（樂正複姓以官氏名子春）不
貽親憂之孝重在於不虧體辱身矣次十二章引劉向說苑
建本篇言韓伯俞之孝而傷親老之力衰次十三章引說苑
反質篇言公明宣學於曾子而見其事親之孝次十四章引
禮經雜記篇言少連大連善居喪之孝次十五章引禮經檀

弓篇言高子皋家語作羔執喪之孝次十六章引檀弓篇言顏丁善居喪之孝次十七章引論語泰伯篇言曾子能保全親之遺體之孝此以上明父子之親次十八章引史記微子世家言三仁爲事君萬世之常法次十九章引史記列傳以歷代之事迹記載列著于傳故謂之史記列傳也言夷齊爲事君萬世之常法次二十章引列女傳言蘧伯玉爲臣敬君之禮次二十一章引史記戰國策言忠臣爲君報仇之義次二十二章引戰國策亦言忠臣爲君報仇之義此以上明君臣之義次二十三章引春秋左氏傳事見僖公三十三年與國語文小異言夫婦之禮重在於敬次二十四章引國語魯語篇言男女敬別之禮次二十五章引栢舟詩序與二十六章引列女傳皆言貞婦能守節義之事此以上明夫婦之別次二十七章引孟子萬章上篇言兄弟之義次二十八章引史記列傳亦言兄弟之義次二十九章引左

氏傳承上章兄弟讓國而言有邦之君被文王之化而息爭以興崇讓之風此以上明長幼之序次三十章引論語泰伯篇言朋友之道次三十一章引論語公治長篇言朋友之敬此以上明朋友之交也

問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而有壁立萬仞之氣象歟

對曰按朱子云固是如此按建安何氏云此章即實前篇好聲亂色不留聰明之意且夫耳之不可使之不聞目之不可使之不見但不可有欲視欲聽之心在他人則不能惟伯夷爲然故孟子稱之

問聖人言女得人焉爾乎何訓釋也 對曰按朱子云焉爾乎三字是語助之辭聖人之言寬緩而不急迫按仁山金氏云焉爾乎按字義如是爲爾其辭氣必有所指謂汝得人焉有如是者乎謂其可與進取於斯道也

問公事者何事也　對曰按朱子云以士民之分言之則凡飲
酒讀法而群至乎有司者公事也以邑宰之知己而訪焉則
凡一邑之間利病休戚之所同而當告于有司者亦公事也
問楊氏謂為政以人才為先如子游為武城宰縱得人將焉用
之似說不通　對曰按朱子云古者士人為吏恁地說也說
得通更為政而得人講論此亦為政之助恁地說也說得通
問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此非獨見滅明如此
亦見得子游胸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　對曰按朱
子云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如此
問衛輒作亂之難可得聞其說歟　對曰按標題云衛靈公之
子蒯聵欲弒母夫人南子不果出奔晉及靈公卒立蒯聵之
子輒晉欲納蒯聵衛輒拒之立十二年其父蒯聵因渾良夫
[illegible]入是為莊公又按孔悝母蒯聵之姊也良夫通焉蒯聵

與良夫蒙婦人衣而入於孔氏

問不徑不竇莫近於固執歟　對曰按朱子云不徑不竇只說安平無事之時節可也若當有寇賊患難如何專守此以殘其軀此柴之所以爲愚觀聖人微服而過宋微服是着那下賤人之衣服看這意思如此只守不徑不竇之說不得若途中萬一遇大賊寇也須走避那時如何不由小徑奔去然子羔也是守得定若更學到變通處儘好正緣他學有未盡處所見理不明故曰愚

問南容三復白圭是一日三次三復此詩之意歟　對曰按朱子云三復只是每日讀之至此必再三反復玩味此詩以識之而欲謹於言行也

問衣敝縕袍是何等之衣也　對曰按朱子云縕袍謂舊夾衣裝綿絮之類如今之夾綿襖也

問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之事從來如何　對曰按左傳僖二十四年見僖公二十四年註疏記云鄭宋皆國名子臧鄭文公之子鷸翠鳥之名聚鷸羽以為冠衷猶適中也按標題記云鄭初受封在於鄭州即今屬河南開封府新鄭縣是也文公名捷覺子五人皆以罪死子蘭奔晉是為穆公按海虞吳氏云鄭子臧得罪出奔宋好聚翠羽以為冠父文公深惡之使盜殺於陳宋二國之間故君子以為服制有等苟失其中制則必為身禍己音記詩作其語助之辭乃曹風候人之篇引之以深明其服之不稱也

問玄紞紘綖之制度如何　對曰按本註云玄黑色紞冠之垂於前後者乃懸瑱而當耳也天子諸侯皆玄紞黃纊卿大夫亦玄紞而青纊紘者纓之無緌從下而上不結也綖者冕之上覆也其色未詳此皆古者王后親織玄紞而公侯之夫人

又加以紘綖也

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

對曰按程子云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亦是如此處富貴亦是如此

問程子之意謂顏子之心無少私欲天理渾然是以日用動靜之間從容自得而無適不樂不待以道為可樂而後樂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謂非以道為樂到底所樂只是道蓋非道與我為二物但熟後便自樂也

問伊川以為若以道為樂不足為顏子又却云顏子所樂者仁而已不知道與仁何所別也　對曰按朱子云非是樂仁惟仁故能樂爾是他有這仁日用間無些子私意故能樂也而今却不要如此論須求他所以能不改其樂者是如何緣能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四事做得實頭

工夫透徹自然至此

問程子云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竊意孔顏之樂固非若世俗之著於物者但以爲孔顏之樂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爲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照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　對曰按朱子云固是如此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又云程子謂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纔有息則餒矣又云顏子之樂是孔子稱他樂他不會自說道我樂人自說樂時便已是不樂了

問顏子不改其樂莫是樂箇貧否　對曰按朱子云顏子私欲克盡故樂却不是專樂箇貧須知他不干箇貧事元自有此樂始得又云道理在天地間須是直窮到底至纖至悉十分透徹無有不盡則與萬物爲一無所窒礙胷中泰然豈有不

樂又云顏子胷中元自有此樂故貧中而亦不以累其心不是將那不以貧窶累其心底以做樂

問不改其樂與不能改其樂如何分別　對曰按朱子云不改其樂者僅能不改其樂而已不能改其樂者是自家有此樂他無奈自家何以此見得聖賢地位

問顏子在陋巷而顏路甘旨有闕則爲人子亦不能無其憂乎　對曰按朱子云此重則彼自輕別無方法別無意思也要尋樂處只是自去尋卻無不做工夫自然樂底道理而今做工夫只是平常恁地理會不要把做差異了去做簞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耳若其所樂則固在乎簞瓢陋巷之外也故學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即其事以求之則有沒世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說所以云有功也

問孔子之樂雖在飯疏食飲水之中而忘其樂顏子不以簞瓢陋巷改其樂是樂在其簞瓢陋巷之外歟　對曰按朱子云孔顏之樂大綱相似難就此分淺深惟是顏子止說不改其樂聖人卻云樂亦在其中不改字上恐與聖人略不似亦只爭此子聖人自然是樂顏子僅能不改其樂

問顏子之樂與曾晳之樂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孔子只說顏子是怎地樂曾點卻說許多樂底事來曾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曾點只是見得如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又云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

問朱子謂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何耶　對曰按雙峯饒氏云博文約禮是孔子之所以教顏子之所以學處於此用功則知孔

顏之樂可尋矣按朱氏公遷云孔子渾然天理故貧富不能動其心顏子能克己復禮故不以貧富動其心此孔顏之所以樂也

問右敬身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首一章引孟子萬章下篇次二章引論語雍也篇次三章引家語先聖二十二此篇孔對家藏之書皆聖人實韓之頒五府之集三王之盛冠昏喪祭刑獄訟山川物則與夫數牒公卿大夫士喪及門弟子問答之言故謂之家語凡九四十四篇弟子行篇皆言心術之要次四章引論語先進篇次五章引顏淵篇皆言威儀之則此二章雖不載威儀然言語亦威儀也次六章引論語子罕篇次七章引春秋左氏傳事見僖公二十四年次八章引國語魯語篇皆言衣服之制次九章引論語雍也篇皆言飲食之節也

問石碏衛大夫諫衛莊公名揚諡曰莊請禁州吁好兵之事事見左傳隱公三年從來果何如 對曰按熊氏標題云州吁後果弑其君桓

公路宛洸日洒 石碏因桓公母家與陳侯共殺州吁而立桓公母

弟晉是為宣公碏誠可謂忠賢矣

問劉康公成肅公劉成皆采地食邑之名屬河南晉封爵爵康肅皆謚也康公乃周定王同母之弟會晉侯晉厲公名州蒲伐秦國名事見左傳成公十三年成子受脤脤亦作蜃大蛤也古人多以蜃飾器祭肉而以脤器盛之故曰脤也于社古者凡出兵宜祭于社不敬其事後來亦何如

對曰按郤氏標題云成肅公後卒于瑕果如劉康公之言故

呂氏伯恭云劉子之言乃三代老師宿儒傳道之淵源信矣

乎

問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何謂也 對曰按真氏云文章二字非

止於言語詞章而已聖人盛德蘊於中輝光發於外如威儀

之中度語言之當理皆文也堯之文思舜之文明夫子稱堯

一煥乎其有文章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皆此之謂也六經四

書之言文章皆取其自然形見者後世始以筆墨著述為文

章則與聖賢之所謂文章者異矣

問威儀何謂也　對曰按真氏云自古之論威儀者未有若北宮文子之備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蓋威者非徒事嚴猛而已如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夫如是謂之威也儀者非徒事容飾而已如動容周旋莫不中禮夫如是謂之儀也然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如梁襄王君也望之而不似人君非君之威儀也令尹圍臣也此見之而似人君非臣之威儀也

問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事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按熊氏標題云衛侯襄公名惡北宮佗諡曰文子衛之大夫特相衛侯如楚按字書註文子名括非是括乃北宮獻子之佗文子乃北宮遺之子喜之父喜即北宮貞之子令尹楚上卿執政者名圍乃楚共王之庶子也後來其將不免之禍果何如　對曰按熊氏云當是時令尹圍專楚國之政有篡奪之心而形諸威儀有僭偪于上者故文子見而知

其不終當春秋之世聖學之傳未泯名卿大夫率以威儀觀人蓋威儀乃德之驗也德有敬慢(慢傷易也)而形諸內外故君子因其外以覘(闚視也)其內見其容止而知其禍福也自君子在位以下九十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非盛德之積于中安能如是耶厥後二年令尹圍果弒郟敖篡奪得國自立改名熊虔是為靈王其後亦復被弒而不能終也

問右通論亦有序乎　對曰按雙峯饒氏石洞書院紀聞云首一章引春秋左氏傳言教以義方是論立教之六順六逆是論明倫乃立教以兼明倫次二章引左氏傳言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是論敬身次三章引左氏傳言敬慎威儀是論敬身自君臣上下至於朋友是論明倫乃敬身以兼明倫也按古汴李氏云小學一書以聖人設教小學之序言之立教為明倫敬身之始以大學必本乎小學言之而敬身乃明倫

立教之始也學者先當持身以敬則倫理明而教立矣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工夫次第亦豈在是書之外哉此朱子所謂大學者所以收小學之成功也

問嘉言何謂也　對曰按海虞吳氏云嘉者美善之謂曾齋許氏云内篇稽古一篇已載三代以來聖賢之事迹此外篇嘉言善行則皆載兩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善言所行之善行以廣立教明倫敬身之道凡九十一章

問大雅烝民之詩是誰作歟　對曰此篇乃周大夫尹氏吉甫之所作而言是五倫五常之秉彝懿德也

問首引張子語錄之言何也　對曰此言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安謂安定而不輕躁詳謂詳審而不疎率恭則恭謙而見於外敬則敬畏而存於中以除驕惰凶狠之根驕惰者矜傲怠惰之謂凶狠者暴惡麤戾之謂之病根被熊氏云病根就存於心而不從自發去則君勇見聞之蘊惡書日長善念日銷如一粒之稊稗稊音稗稗不除積日累月雨露滋浥未有不荒音遂然而為五穀之

之害者為不除其根故也

問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何也　對曰此即上文四惡之病根則於其父母之親已有爾我之分如賈誼所謂父借耰鉏（治田器）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誶語（誶責也此賈誼漢文帝時上疏所語云言父去問子借治田之器而子吝惜故有德色之憂母取箕箒而子有不肯還之意遂有立而誶責之語）之類不孝不義孰甚於此蓋言後世男女自幼失於教法壞其天性實由不曾習為事親奉長之禮也

問引楊文公家訓之言何也　對曰此言教童稚當先涵養其良知良能之德性也

問楊文公何時人也　對曰按本註云文公名億字大年建州浦城人宋真宗朝翰林學士仁宗朝賜謚文事見家訓

問黃香扇枕之事如何　對曰按東漢紀云黃香字文強江夏（邑屬湖廣武昌府）人家無奴僕躬自勤苦盡心奉養其親身無全衣

而親極滋味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温被後舉其孝廉

問陸績懷橘之事如何　對曰按吳志云陸績字公紀未詳生於何郡據是九江人故下文有於九江見袁術之事年六歲於九江謁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而去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以歸遺老母術大奇之

問叔敖陰德之事如何　對曰按說苑云孫叔敖楚人蔿艄氏名艾獵爲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嚮者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叔敖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之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爲楚國令尹

問子路負米之事如何　對曰按家語云子路姓仲名由孔子弟子魯之卞邑未詳在山東何縣人也嘗謁見於孔子曰由也昔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

遊於楚為楚大夫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

願欲為親負米何可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思

者也

問引明道程子遺書之言何也　對曰此言教子弟專用力於

經學而不可他有玩好也

問至於書札亦自喪志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如王虞顏柳輩

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其知道乎平生精力一用

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亦有妨處是自喪志也

問引伊川程子之言出程氏遺書及呂與叔東見錄何也　對曰此言教子弟

當先見其意趣何如也

問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

當有助可得聞其說歟　對曰如朱子作小學題辭有云小

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

詠歌舞蹈思慮或逾皆編成韻語使童子朝夕詠歌以為小學之助按朱子云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皆是古人教小兒之語列女傳孟母又添二句將入門問孰存按京兆李氏云北溪陳先生小學禮詩亦繼此意而作者也

問引陳忠肅公之言何也　對曰此言學者當立志高大以聖賢自期也

問忠肅公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東萊辨志錄記云公名瓘字瑩中宋南劍州將樂人宋神宗元豐二年丙寅舉進士為諫官彈蔡京蔡卞徽宗崇寧中被謫廣東廉州合浦縣著尊堯集自號合浦翁名其室曰了齋後於明州宋末改為鄞州今為鄞縣屬浙江寧波府是也又著四明尊堯集高宗紹興二十六年丙子贈謚忠肅按謚法云徇國忘家曰忠剛德克就曰肅

問四面皆墻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與書曰不學墻面孔子曰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之向意乎　對曰然按揚子云吾為開明哉言學聖賢而後心開意明矣

問引馬援之言何也　對曰此述訓戒之要語也

問馬援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漢書列傳記云援字文淵扶風[邑屬陝西鳳翔府]茂陵[地名]人光武時拜伏波將軍封新息侯援有三兄曰況曰余曰員並有才名援年十二而孤況令受齊詩不能守章句乃辭長兄況就邊郡田牧況曰汝才器當晚成且從所好次兄余生二子長名嚴字威卿次名敦字孺卿援生四子長廖次防次光次客卿嚴即馬融之父也

問援征交趾即今之安南歟　對曰然按標題記云漢武帝元鼎六年庚午立為交趾郡獻帝建安中改為交州唐高宗調露元年己卯改為安南都護府

問龍伯高與杜季良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伯高名
述漢京兆今屬陝西西安府下同人仕至零陵太守季良名保亦京兆
人仕至越騎司馬
問馬援以譏議戒諸子而自亦不免於譏議歟　對曰按朱子
云馬援之言自可為法不須如此支蔓若須削去此段後生
又如何得聞此一段說話而以為之戒乎
問諸葛武侯戒子之書如何　對曰按西山真氏云武侯此語
朱子取之以載于小學之書真格言也
問武侯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引三國本傳記云諸葛本
葛氏風俗通云漢文帝時封葛嬰之孫於琅琊諸縣其後姓
諸葛以別於他葛故復姓諸葛名亮字孔明乃琅琊諸葛豐
之後躬耕南陽府屬河南鄧州先主三顧而起以為軍師中郎將
後為丞相卒謚忠武子瞻字思遠武侯嘗與兄瑾書曰瞻今八歲

而聰慧可愛及瞻事後主盡忠鄧艾伐蜀欲誘瞻降斬使者
死于實稱其忠孝

問柳玭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云玭字直清公綽孫仲郢
之子仕唐至御史大夫事見柳氏家訓

問范質公質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宋文鑑記云質字文素大
名鄴縣屬北直隸人唐明宗長興中進士晉翰林學士周中書平章
事宋太祖受禪加侍中仍爲相乾德初封魯國公初和魯公
凝知貢舉愛質所試文自以中第名在十三亦置質十三名
凝爲魯公質封爵皆同當時人謂之傳衣鉢

問八達之事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標題記云八達謂胡毋
輔之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九人按晉書光
逸傳胡毋輔之謝鯤董散髮裸袒閉室酣飲累日光逸將排
戶入守者不聽逸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大叫輔之

遂呼入飲不舍晝夜時人謂之八達按胡氏云自西晉崇尚老莊之學而慕清淨玄虛之風絕滅其禮法以放曠爲達者至南朝齊梁仍祖尚爾迄今姓名猶汚於史冊也

問籧篨與戚施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籧篨戚施皆醜疾籧篨本竹席編之爲囷（音窘切圓廩也）其狀如人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以名此疾也口柔之人仰觀人之顏色然後發言似有病而不能俯者故亦謂之籧篨也戚施人有病其面常俯而不能仰者面柔之人雖不病而不敢仰視於人故亦謂之戚施也蓋世人好求承自以爲得而不知人之玩弄嬉戲不出中心之敬也故以籧篨戚施二者爲比蓋深惡柔佞之人也

問范質公自謂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何也　對曰羈寄也旅客也堯舜理謂禪讓也（蟬[illegible]）質爲周相宋太祖自陳橋兵變入受周禪故質自云爲羈旅之臣也按標題云宋太祖

自陳橋入范質執王溥手爪入溥手幾至出血溥先拜質於
是不得已而從之太祖嘗言范質能循規矩惜名器持廉節
但欠為周世宗一死爾故有登杲迁秩躁進之語朱子掇之
以著小學而為經訓玩其辭味其旨誠為子弟之箴規讀者
有以觀感而豈徒焉

問范質公之子姪果依其詩之曉戒否　對曰未能也按標題
記云兄子杲字師回因知制誥當迁官宋太宗竟以其躁競
左迁出知濠州卒于官下質子旻字師參歔䌖官至給事中
坐市竹木貶房州司戶而卒

問節孝徐先生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先生名積字
仲車宋楚州山陽邑屬南直隸淮安府人以聾疾不仕按石林避暑錄
云神宗元豐中淮浙士人以疾不仕因以行義聞者二人徐
積仲車以聾宋長文伯原以跛此山陽鄉校訓諸生時之語

也初仲車既冠徒步往從胡安定之學時安定之門徒千數百人仲車獨以別室處之而學有所得故志不在於仕進惟以誠實為主本仲車父羅城君名石早棄家不知所終而盡孝於母因父名石終身不忍踐履於石及御石器徽宗政和六年丙申賜謚節孝處士事詳見呂氏童蒙訓及行狀與名臣言行錄

問胡文定公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先生名安國字康侯建州崇安人宋哲宗紹聖四年丁丑進士官至寶文閣直學士高宗朝賜謚文定三子長曰寅字明仲號致堂次曰寧字和仲幼曰宏字仁仲號五峯事見胡氏家錄

問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何也　對曰按標題引前漢杜周傳客謂周曰君為天下平不循三尺法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客曰前主所是為律後主所是為令孟康註云以三尺竹簡書

法律故稱法律為三尺也言居官為政者須知國法又須細

所以立法之意而後隨時制宜以為寬嚴操縱之方也

問引古靈陳先生之言何也　對曰此章述前世州縣官長教

民之要法也

問古靈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先生名襄字述古福

州侯官人古靈乃侯官縣之村名也宋仁宗慶曆中舉進士

為建州浦城縣簿再任台州仙居令仙居縣屬浙江台州府本唐樂安縣宋真宗景德中改名仙居官至樞密直學士按葉祖洽為行狀云仙居縣僻陋

民不知教公於正歲父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令門人管師復

誦讀於庭且曰吾秩滿即去爾子弟盍遣就學於是翕然從

之公仕仙居每過先聖廟及社稷壇必下趨邑人學者皆有

所矜式以畏慕之

問古靈此章諭語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古靈諭語一文極為

平正簡易許多事都說盡可見他一箇大胷襟都已得許多
也
問右廣立教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此篇言世學會
通之禮以開內篇立教之義首之以張子楊文公之說所以
防驕傲之病根教養其良知良能之德性次之以二程之說
使知經學念書以致其知灑掃進退以致其行後十章皆後
世父兄長上教子弟分別上下立志行已之事心既大有所
立將無施而不可此所以開發乎　昔聖人立教之道也九一
十四章
問引馬司溫公家儀之言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一十四章皆
廣父子之親而此言卑幼不得擅為有事當咨稟於家長則
下章乃言當順事親之意也
問引橫渠之雜說何也　對曰此言悅親之道當如是也

問引羅仲素論瞽瞍底豫之說何也　對曰此言舜之大孝能悅親之道也

問引陳了翁之言何謂也　對曰此言惟傷是如此舜之所為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亦分定矣且如彼於一等為臣不忠逆弑（下[illegible]上也故[illegible]之弑下文同）其君主者為子不孝逆弑其[illegible]親者其為臣子何常始於見其有不忠不孝之心惟見其君親有不是處耳此悪逆無道甚矣蓋羅氏只為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之語約而盡質而當萬世不可易了翁則又推其極而言之亦事理之實也按西山真氏云世縱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瞽瞍者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可事之親惟患為子者未盡事親之道耳是故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心也後之或遇難事之親者必當以舜為法矣

問引伊川遺書(與外書上蔡謝顯道所錄同)之言何也　對曰此言事親者
當知醫道也
問按遺書或曰己未能盡醫者之術或偏見不到適足以害事
柰何　對曰按程子云且如失圖畫人未必畫得如畫工然
却識別得工巧如自己曾學今醫者說道理便自見得或
已有所見亦可說與他商量也
問引橫渠語錄之言何也　對曰此言人子奉生事死之禮皆
當自盡其誠也
問引伊川遺書之言何也　對曰此章雖舉四禮而言然獨詳
於祭盡其誠人子尤當致敬於是焉
問豺獺皆知報本何也　對曰按月令註云孟春之月獺乃祭
魚季秋之月豺乃祭獸皆是報本之意也
問六禮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冠婚喪祭鄉飲酒士相見六

者之禮也

問家必有廟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古者庶人無廟乃祭於正寢（即今人所居之正堂是也）先儒立祠堂之制蓋為無廟者設也士大夫則祭於廟又云庶人無廟可立影堂按朱子家禮云祠堂者以程子謂祭時不可用影故改影曰祠堂

問家廟制度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家禮記云古命士得立家廟其制內立寢廟中立正廟外立門四面牆圍之非命士止祭於堂上只祭考妣伊川謂無貴賤皆祭自高祖而下但祭有豐殺疏數不同廟向南坐皆東向伊川於此不審乃云廟皆東向祖先位面東（自廟側直東入其所反轉面西入廟中也）其制非是古人所以廟面東向坐者蓋戶在東牖在西坐於一邊乃是奧處又按朱子謂欲立一家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板隔截作一龕堂堂內置位牌堂外用簾子小小祭祀時亦

可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或廳皆可也

問祠堂制度亦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家禮云祠堂之制三間外為中門中門外為兩階皆三級東曰阼階西曰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衆敘立又為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厨於其東繚以周垣別為外門常加扃閉若家貧地狹則止為一間不立厨庫而東西壁下置立兩櫃西藏遺書衣物東藏祭器亦可正寢謂前堂也地下則於廳事之東亦可凡祠堂所在之宅宗子世守之不得分析也

問廟必有主然神主之式可得聞其說歟　對曰按伊川程子云作神主而用栗木（取其生生之義）取法於時月日辰趺方四寸象歲之四時高二尺有一寸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十二分象日之辰（身趺皆厚一寸二分）剡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為頷而判之一居前二居後（前四分後八分）陷中以書爵姓名行

題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illegible]下陷中長六寸闊一寸深四分身高一尺二寸博三寸厚一寸二分合之

植於趺身出趺上一尺八分并趺高一尺二寸竅其旁以通中竅居三寸六分之下竅下距趺面七寸二分如身厚三之一謂圓徑四分後厚八分居二分之上謂在七寸二分之上粉塗其前以書屬稱屬謂高曾祖考之稱謂官或號行如處士秀才幾郎幾公之類旁題其主祭之名曰孝子某奉祀加贈易世則以筆滌而更之水以洒廟牆外改而中不改也

問造神主之尺亦可得聞其說歟　對曰按臨海潘氏仲善名時舉云伊川程先生木主之制取象甚精可以為萬世法然用其制者多失其真往往不考用尺之長短故也蓋周尺當今省尺七寸五分弱而程氏文集與温公書儀多誤註為五寸五分弱而所謂省尺者亦莫知其為何尺時舉嘗質之晦翁先生答云省尺乃是京尺温公有石刻圖式所謂三司布帛尺者是也繼從會稽司馬侍郎家求得此圖其間有古尺數等

周尺居其右三司布帛尺居其左以周尺校之布帛尺正是七寸五分弱於是造主之制始定而伊川之說始著庶幾用其制者可以曉然無惑也（神主用周尺七寸五分弱亦見張南軒家禮附註本）

問時祭用仲月何也　對曰時祭者謂四仲之月奉主祭于正寢或就祠堂以祭之也

問冬至祭始祖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時設一位以合考妣享之

問始祖之祭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古無此祭之禮伊川以義起其當初也祭後來覺得似僭今不敢祭又云始祖之祭似國家之禘先祖之祭似國家之祫也

問立春祭先祖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先祖是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立春乃生物之始故象其類而祭之按朱子家禮云繼始祖高祖之宗得祭繼始祖之宗則自初祖而下推

高祖之宗則自先祖而下也

問季秋祭禰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禰父廟也季秋乃成物之始亦象其類而祭之按朱子家禮云繼禰之宗以上皆得祭惟支子不祭按語錄云其家舊時時祭外有冬至立春季秋的三祭後以冬至立春之二祭似僭覺得不安遂已之存季秋依舊祭禰而用其生日祭之適値其生日在季秋遂用九月十五日矣

問忌日遷主祭於正寢何也　對曰按鄭氏云忌日者親死之日也忌諱也君子有終身之憂忌日之謂也正寢即今正廳正堂是也蓋廟中尊者所壓又同室難以獨享也移於正寢可以盡思慕之意

問引溫公書儀之言何也　對曰按黃氏云首言冠禮之重次言冠禮之失末言冠禮之宜學者更以文公家禮參考無不

備矣

問冠者成人之道何耶　對曰按呂氏云冠禮之設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古者二十而冠自十九而下未冠皆爲童子九爲童子以事長者爲之事也紒（與髻同）而不冠衣而不裳名而不字皆所以別成人而教以弟也所謂成人者非謂四體膚革異於童穉也將責行以孝悌忠信之道觀儀禮以冠爲第一可見矣

問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飲不食菜果何也

對曰擧此以下三章專言喪禮之事按鄭氏云棺在殯中而斂尸所謂殯也檀弓云殯於客位按朱子云古者三日大斂而殯則累土墼以塗之今或沐棺未乾或南方土多螻蟻不可塗殯故擧棺置於堂中少西也未殯之前水漿不入于口三日既殯之後乃始食粥按家禮云成服之日諸子至此始

衾、粥齊衰謂衣裳皆用極麄麻布為之傍及下際不緝則謂
之斬衰緝則謂之齊衰疏食謂以麄米為飯水飲謂不飲漿
酪也不食菜果哀不在於滋味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者謂
齊衰杖期不杖期與齊衰五月三月者既殯得以疏食水飲而
異於諸子也

問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
又期而大祥食醯醬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虞安也乃祭之
名也葬而反祭曰虞虞乃是還殯宮安神之祭葬之日日中而
虞祭遇柔日再虞遇剛日三虞也按賈氏云卒哭者謂卒去
廬中之哭惟有朝夕於阼階之下有時之哭也按朱子云骨
肉歸于土魂氣則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彷徨三祭以安之三
虞後遇剛日卒哭而有哀也然猶朝夕哭於阼階則有時而
哭也卒哭曰成事是日以吉祭易喪祭自此以後祭漸用吉

禮朞而小祥祥吉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謂初忌日也又朞而大祥自喪至此凡二十五月謂第二忌日也醯醋也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忌日以從簡易也

問剛日柔日何謂也　對曰如甲丙戊庚壬屬陽剛日也乙丁己辛癸屬陰柔日也謂如哭日中初虞日屬甲爲剛日已祭次虞日屬乙爲柔日再祭三虞日屬丙又爲剛日而三祭遇丁又爲柔日是卒哭之祭也其餘不言者倣此

問中月而禫禫(徒敢切)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何也　對曰按鄭氏云中猶間也中月謂間一月則所間之月是空一月爲二十六月也禫者除服之祭名也中月而禫謂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也按朱子云二十五月爲大祥自初喪至此已越三年則除喪矣然制有限而哀無窮以其不可朝祥

而暮歌也故為之禫服焉中月謂間一月也自喪至此九二十七月禫者澹澹然平安之意至此則可以飲酒食肉矣然猶先飲醴酒食乾肉者以其哀情未盡而孝子之心有所未忍故也醴謂酒初熟而味薄者乾肉謂乾脯之類嗾謚者也

問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標題記云漢武帝第五子髆為昌邑（今屬山東萊州府平度州）哀王子賀嗣立王昌邑元平十三年丁未昭帝崩無子徵王賀至濟陽（邑屬山東濟南府）求長鳴雞至弘農（郡屬關西未詳何邑）以衣車載女子至東都（郡洛陽城）門遂請哭賀曰嗌痛不能哭至請至闕乃哭即位二十七日淫亂無度大將軍霍光（字子孟）奏太后數其罪而廢之扶下殿送至昌邑邸猶稱故王宣帝封為海昏侯就國豫章終焉事詳見前漢霍光傳

問晉阮籍居喪無禮其事可得聞歟　對曰按標題記云阮籍

字嗣宗為步兵校尉毋卒方與人圍棊對者求止籍留決賭既而飲酒二斗食一蒸豚然後一號吐血數升何曾字頴考為司隷校尉晉文帝司馬昭時為晉公故何曾以公稱之昭後加晉王其子晉武帝立追謚曰文帝阮籍居毋喪無禮故曽對晉公而面責之擯猶斥也四裔謂四夷猶衣之裔末也華夏乃中國禮義文明之地言不孝之人宜遠斥裔夷不可使居中國以傷敗風教也

問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頗聞其大旨歟　對曰按標題記云義真宋武帝劉裕第二子也封為廬陵邑名屬江西吉安府王憂猶喪也會遇也長史王府官名也劉湛字弘仁臑韻書作腝說文註云乃羊豕臂肉也又云以羊臂肉碎切入酒曰臑酒熊氏擬以解此其義不通按古文暖作㬉此即腝字之誤謂暖酒也炙燒也車螯海蛤也

問隋煬帝為太子居文獻皇后喪可得聞其說歟　對曰按標題記云隋文帝楊堅廢太子勇立晉王廣為太子是為煬帝文獻隋文帝后獨孤氏也煬帝兄弟五人同母文帝嘗悔易晉王曰獨孤誤我廣弒帝立後亡隋溢一手所盛曰溢以米一升分為二十四分二溢乃一分也　會作幞音與伏同帊音與帕同也帛三幅曰帊蓋裹衣被者今之謂之包袱是也

問湖南楚王馬希聲之事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五代朱梁時馬殷據湖南命為楚王卒諡武穆次子希聲以嗣其位雞臛雞之精肉也聞梁太祖好食雞羹之日烹五十雞以供膳殷薨希聲不哭而食雞肉數器何代無賢又辭以深譏之也

問初喪未斂親賓則齎酒饌往勞之何也　對曰此言禮俗之壞昔以為常古者父母始死子三日不食隣里為糜粥以食之親賓往哭弔以助其不及今人親死及殯葬之際親賓乃

攜酒饌往相慰勞主人亦復盛備相與酣勸醉飽甚者作樂
娛尸乘喪嫁娶而不以爲非哀哉

問作樂與乘喪嫁娶者何也　對曰按熊氏云世以樂娛尸非
爲其生也不知古者三年之喪音樂一切禁斷也又以乘喪
嫁娶爲乘凶殺禮不知五內分崩之時止哭踊而請好撿衷
經而即吉何無人心至此極哉

問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以下一段其
訓釋如何　對曰按海虞吳氏云羸瘦也憊疲也有病瘦憊
恐致傷生故權食肉汁及乾脯肉醬以助滋補若肆意饕食
珍羞殺饌及預宴席則與無喪之人何殊哉按熊氏云三年
之喪天下之通喪也自天子達於庶人皆有齊衰之服饘粥之
食君有疾病重事暫飲食權也夫服所以表哀飲酒食肉則
無哀矣與不持服何異今人居父母之喪或兩月或百日而

食肉者是降而緦也或數月或未及期而食肉者是降而小功大功也豈所謂三年之喪乎

問人年五十以上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其居喪聽樂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何也　對曰正法謂法律也按熊氏云五十以上氣血既衰然孝心純至者亦不以此為斷也若聽樂嫁娶則君子當遵禮而小人當守法焉豈以有法而存無法而廢哉

問父母之喪中門之外獨樸陋之室為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何也　對曰此言為子居喪之禮男子居外故以中門為限而就其外為居喪之次凡言次者倚廬堊室以下之總名孝子次於中門之外是哀親之在於外也樸陋樸素鄙陋也斬衰以極麤麻布為之下邊不緝也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其痛甚之意也苫謂編藁塊謂土墼

寢苫枕塊是哀親之在於草土故也絰帶以麻爲之有首絰有腰絰有絰帶絰在冠衰之上（經帶象大帶絞帶象革帶不脫絰帶言哀戚不在於貌故）也言不脫絰帶則知冠衰自然不可脫也故特舉絰帶而言之不與人坐蓋喪次非延客之所親賓至則司賓主之也按京兆李氏云古者父母之喪倚木爲廬故謂之倚廬在中門之外東方北户倚壁西至地既虞之後柱楣剪屏乃西嚮開之今所謂扐陋之室是殺古倚廬之制也

問柱楣剪屏何謂也　對曰按三禮圖云既虞剪屏柱楣而寢有席註云九虞七虞五虞三虞之後故改舊廬西向開户剪去户傍兩廂屏之餘草柱楣者楣謂之梁梁下兩頭竪柱施梁乃夾户傍之屏寢有席者傳云既虞翦屏納鄭氏云今之蒲苹即此寢有席謂蒲席加於苫上也既練舍外寢註云此寢謂中門外於屋下壘墼爲之不塗壁之堊室也屋下　對壘

倫知東壁而言也

問喪次居倚廬堊室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三禮圖云初喪居廬堊室子爲父臣爲君各依親疎貴賤之序按天官宮正云大喪授廬舍辨其親疎之居註云親者貴者居廬疎者賤者居堊室按雜記云朝廷卿大夫士居廬都邑之士居堊室按唐代宗大曆間而有楊垂撰喪服圖說廬形制及堊室幕次敘列次第云設廬次於東廊下無廊於墻下北上凡起廬先以一木横於墻下去墻五尺卧於地爲楣即立五椽於上斜倚東墉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開門一孝一廬門簾以縗布廬形如偏屋其間容半席廬間施苫由其廬南爲堊室以墼壘三面上至屋如於墻下即亦如偏屋以瓦覆之西向户室施薦木枕室南爲大功幙次次中施蒲席次南又爲小功緦麻次次施牀並西户如諸侯始起廬門

門外使有小祥餘則否其為母與父同為繼母慈母不居廬而居堊室如繼母有子即隨子居廬為妻准母其堊室及幙次不必每人致之其變可也婦人次於西廊之下而以蓋薄覆之覆此古制不可考故引唐禮為之規

問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何也　對曰此言為婦居喪之禮婦人居內故即其內為喪次以別室謂非常居之室也撤除去也去華麗之物謂非常御之服也男不輒入女不輒至者居喪猶當有別也按內則云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蓋平居猶如此況於居喪乎

問晉陳壽居喪之事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陳壽字承祚巴西[illegible]人父為馬謖將軍孔明誅謖并髡壽父及張

華李壽孝廉為當作鄧艾三國志言孔明將軍非長議者少
之拔治書御史又坐不以母喪歸葬被譴貶議貶抑之而形
於論議也沉滯沉沒淹滯也坎坷當作轗軻車行不利之貌
楚辭云轗軻留滯王逸註為不遇也温公於此又引嫌疑之
事而以為戒志夫使婢丸藥猶涉嫌疑况其他乎故君子自
嘗謹之

問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為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
馬布纍鞍轡局何也　對曰此言人子居喪之禮凡三年之內
寢苫枕塊一切事務皆當勿為今若此者言喪制之內或因
治於喪葬及有故不得已而出者則乘樸素之馬而以布包
纍其鞍轡以代古之惡車惡車乃不美之車也

問上文既言喪礼之事而此又引温公書儀以論浮屠之說何
也　對曰此章言喪事不當用浮屠之誑誘也

問浮屠何謂也　對曰愚嘗聞於伯父雲泉有云浮淨也屠絕也屛絕世事之華美而自處於苦空寂滅之境故謂之浮屠又云剃削而除其煩惱故名之浮屠二說皆通蓋浮屠乃釋氏之號也按李氏引漢魏志云浮屠正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屠聲相近皆西方字其來轉為二音華言譯之則曰淨覺

問既號浮屠又曰佛者何也　對曰佛者覺也言能覺悟凡人平日之所為去其不善而行其善是亦佛爾然人心之不善而徒區區持齋誦經果何益哉按朱子感興詩有云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迷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躓彼荆棘塗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

問既曰佛而又曰釋氏者何也　對曰釋者解也謂人生前若為惡則死後必有罪故當解釋以贓除之生前不為善則死

後必無禍故當資助以超升之此皆浮屠氏欺誑道誘之名也

按熊氏云本無天堂為善之福不啻引而進之於九天之上故設為天堂快樂之說誘道之本無地獄為惡之禍不啻推而納之於九地之下故設為地獄苦楚之說以恐怖之刀剉火燒碓舂磑磨極言其苦之甚也夫人之生稟天地陰陽五行之氣以生而有魂魄五臟百骸之身魂屬陽魄屬陰既死則魂氣升于天體魄降于地故形朽而神散釋氏雖假設象教以為恐怖之具不知理之所無有也彼天堂地獄若果有當與天地俱生況佛法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漢以前未有佛法人固有死而復生並無登天堂入地獄而見浮屠所謂十王者耶此釋氏誑誘之理必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然世俗昏愚之人受其誑誘猶可況讀書知古號為儒者猶信奉之則惑之甚矣

周生即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既不足信然世間人為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歟　對曰按朱子云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為惡者滿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於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之按眞氏云合魏隋二史志觀之則漢明帝以後已有佛法至晉以後始盛故韓子云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也故唐廬州刺史李丹與妹書云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若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乎此則下愚無知之所為而舉世滔滔信奉之何其易惑而難曉也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嗚呼痛哉按熊氏云佛法入中國始於漢明帝佛本西域胡人與中國無相干涉漢以前未有佛法佛氏謂死

生輪廻死者必復生先儒謂死者氣必散安得有復生之理雖間有之非常理也必無入地獄見十王之理佛氏之教有為死者修七之說七日不復生則不生矣積而七七四十九日以為之節則漸遠而哀漸没矣不知三日而殯已無可生之道此後朔望奠祭朝夕哭臨不過事死如事生而已修七之說已為不經此後又有百日小祥大祥不過三月而葬則虞祭而卒哭周年祥祭謂之小祥三年祥祭謂之大祥安得有所謂閻羅等王十人分主罪福於冥冥之中耶

問浮屠所謂十王可得聞歟　對曰按佛書云秦廣初江宋帝五官閻羅變成泰山平等都市轉輪此所謂之十王也

問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畏令為善歟　對曰按程子云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問釋氏之理比吾儒為而近於徑歟　對曰按程子云天下果有徑理則先聖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聖人之道而求徑則是冒險阻犯荊棘而已又云聖賢以生死為本分常事而無所懼故不論死生佛氏之學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已下俗之人故多懼易以利動楊墨之害今世已無之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

問釋氏之空與老氏之無同否　對曰按朱子云老氏依舊有如所謂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為幻妄以四大為假合則是全無也又老氏欲保全其身長生不死釋氏又却全不以身為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蓋人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

問佛與老莊亦有不同處歟　對曰按朱子云老莊絕滅倫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教則義理滅盡又佛初入中國

止說修行未有許多釋氏說話天下只是這箇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他却拜其師為父以弟子為子以長者為師兄少者為師弟但他只護得一箇假底事爾又云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為佛地位其他有惡趨者皆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為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故首尾與之不合又云釋氏更不分善惡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獄如此則是箇殺人的賊一向尊他便可生天矣

問佛家言刼數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他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其書云到末刼人皆小先為火所燒成刼灰又為風所吹又為水所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喫後成世界他不識陰陽便恁地亂道

問佛能現光果是否　對曰按朱子云俗言佛燈此是山之氣盛而有光又恐是寶氣又恐是腐葉飛虫之光蔡季通去廬山問得云是腐葉之光言昔人有以合子合得一團光來日看之乃是一腐葉妙喜在一處見光令人撲之得一小虫如蛇樣而甚細僅如一布線大此中有人隨汪聖錫到峨眉山云五更初去看初佈白氣已而有圓光如鏡其中有佛然其人以手裹頭巾則光中之佛亦裹頭巾則知乃是人影耳今所在有石號為菩薩石者如水精狀於日中照之便有圓光想是彼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見其影圓而映人影耳峨眉山看佛以五更初看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故人亦未必信楊氏一向為我超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

足道此其為說雖甚高然難為人雖學亦未必盡行佛家則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闢老氏不知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後世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墨氏然此說淺近未是他深處後因達磨自西過來初見梁武帝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少林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之說又有人取老莊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有精微動人處然只是不是耳

問引顏氏（名之推仕北齊時為黃門侍郎而作家訓）家訓之言何也　對曰朱子舉此章附於浮屠誑誘之後其言浮屠巫覡符章當遠之而不可信也

問巫覡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女曰巫男曰覡即世俗為人燒獻紙錢以求福者

問符章何謂也　對曰即今道士所為符籙章醮為人祈禳禱拔者按司馬溫公云老莊欲同死生而輕去就其後乃有所謂齋醮符水禁呪之術其説甚矣按唐相姚文獻公崇臨終遺令誡其子曰世俗奉佛以追薦冥福者々曹勿復效之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為尤不可延之於家也按北溪陳氏云唐玄宗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璵為祠祭而使祈禱或焚紙錢以類巫覡習禮者羞之致堂胡氏云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贄以為禮非利之也後世佛老淫祀既衆於是廢幣帛而用楮錢是以賄賂交于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乎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雖然王璵行之而世以為羞則當時猶未盡用也今舉四海之内用之而未有革之者不亦悲乎

問佛老異端之非可得聞其原歟　對曰按朱子云道家之原

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倣釋氏三身而為之耳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乃釋迦之本性也報身者乃釋迦之德業也化身者乃釋迦之真身而實有之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為三像而駢刻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倣其所為遂尊老子並為三清玉清元始上清靈寳太清道德謂之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為甚且玉清元始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靈寳亦非老子之報身太清道德又非老子之化身又自為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況莊子書明言老聃之死如此則聃亦為人鬼耳豈可僭居於昊天上帝之上哉釋老之學盡當毀廢縱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教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列子莊子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天地百神自當歸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

問釋老之書亦有高妙歟　對曰按朱子云釋老之書極有高妙者而與吾儒同但不可將來比方最誤殺人事因與其言與吾儒甚相似以亂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為他揮下也又云佛老之說不待深辨而自明只廢了三綱五常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愚聞於伯父雲泉嘗云道德經誇最精微非老子不能言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有物即太極也其言與吾儒理合餘他經卷皆莊莊之徒為之清淨消災二經亦模倣釋氏之書而為若北斗經撰張道陵課度人經生神寶章樞經唐杜光庭撰於諸呪語之語宋主敬若舜修煉丹經起於漢會稽魏伯陽參同契至於符法始於漢道陵盛於宋林靈素之輩其作用多假吾儒太極圖與河圖洛書為之如三花聚頂五氣朝元法中以為

妙用不知只是外為宋劉玉真有云萬法皆空一誠為實近言的論至於佛書惟四十二章是古經金剛經出於大藏中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維摩經亦南北時人作其所行印只一乘教加持爾緣釋老之流後來宗其教者多假設附會神明之號如言道有三清四帝佛有三身四智遂分像親而駢列之皆失其指矣不知道只一老子佛只一瞿曇何乃以是而欺於世哉此以上數段專論異端之非

問引伊川遺書而言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飲置酒張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何也　對曰此言親沒不當慶誕而為人子生日思念父母生我劬勞之恩而今不見矣安得不增泣哀痛既哀痛又安忍為宴樂乎具慶者謂父母俱存則可宴樂而奉於父母之歡也

問引呂氏童蒙之說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十章皆處君臣之

義按標題記云呂氏名本中字居仁河南汴京今屬開封府鄭州縣人正獻公之曾孫初賜進士出身為起居舍人又除中書舍人所著有呂氏童蒙訓及師友雜志等書

問引明道近思錄所謂一命之仁何歟　對曰按建安何氏云周禮凡九命一命受職謂治職事至魏文帝元年庚子始立九品官人之法周之一命乃今之第九品也言一命雖小誠能以愛物為心則惠利亦有以及人矣

問童蒙訓言當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清謂清廉而不汚慎謂謹守於禮法勤謂勤於職業能是三者則能修己而可以治人矣

問異色巫祝尼媼之類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異色謂不守常業或有奇異藝術者巫祝謂焼獻祈禱者尼女僧也媼[illegible]婆也蓋異色相接則有假托納賄之事巫祝則有禍福[illegible]

之事尼蝹則有内揭示文通之事故當一切禁絶清心省事實爲政之大要也

問當官處事但務着實以下一段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着實謂不作詐僞揩挑取也塗擦文字謂塗抹舊字也追改日月謂去舊判而換新也重易押字謂去舊署者而改之也非惟得罪實且欺心豈事君之道也按熊氏云居官既自廉潔須關防小人如文案簿曆皆須明白恐被中傷也

問引王吉之言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九章皆廣夫婦之別也

問王吉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王吉字子陽前漢瑯瑯臨沂今屬山東兖州府沂州是也人初舉賢良爲昌邑縣屬山東州府中尉及宣帝即位爲諫議大夫上疏言政治得失云云上不甚寵告歸琅琊詳見漢書列傳

問文中子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王通字仲淹絳州

龍門（即絳郡屬山西平陽府龍門即龍谷水磐昭公時有龍升見故號龍門）人隋世大儒文帝開皇四年丙辰生年二十餘講道於河汾（水名在平陽臨汾汾西二縣之界南入於河故謂之河汾）之上門人自遠而至者千有餘人如房玄齡魏徵等皆出其門煬帝大業十三年丁丑卒門人取易黃裳元吉文在中也故謚曰文中子其書取河汾書詳見文中子事君篇

問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何耶　對曰此深譏財娶之失也夷虜乃夷狄虜背也按司馬溫公云婚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其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其聘財之多少至於如立契約云其物若干其物若干以求售（音授賣物出手也）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紿（音待欺言紿者見也）負約者是乃駔（子朗切會馬市人也）儈（古外切合市物也）賣奴婢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其舅姑既被欺紿則殘虐其婦以攄（丑居切舒也）其忿由是愛其女者務厚其資裝

以從其舅姑者媒妁不知彼貪鄙之人不可盈厭資裝既竭則安用汝女哉於是質其女以責貨於女氏資貨有盡而責無窮故婚姻之家往往(猶每每也)終為仇讎矣是以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戚至有不舉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議婚姻有及於財者勿與而為婚姻可也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娶何也　對曰按張子云以義理言則婦死不當再娶夫死不當再嫁當其初娶時便期以終身豈復有再嫁之事禽獸猶有不再匹者夫婦之道是夫止合一娶婦止合一嫁今婦人夫死而不可再嫁如天地之大義然則夫豈得而再娶特以重者計之養親承家祭祀繼續不可廢也故有再娶之理雖再娶止謂之繼室婦人則雖至窮餓而死不可也故真氏云栢舟之不再適蓋守婦人之大節故夫子列之於鄘風之首使萬世取法焉程子之論誠可為後

世之法戒矣

問鄴下風俗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鄴下戰國魏地漢立魏郡治鄴後曹操居之石虎立為相州唐宋因之今屬河南彰德府故鄴下風俗專以婦人把持門戶之事爭辨詞訟理之曲直造請謁出外干謁於人逢迎謂在家延待於賓客甚至出以代子求官為夫以詞訟豈女婦之道哉此已上之事乃是恒代（恒代乃燕趙之間地名也）之遺風謂戰國燕趙淫俗自燕丹不愛後宮美女以結士令婚娶之夕男女不辨賓客相過以婦侍宿乃恒代之遺俗也按陳氏云百里不同風其氣有剛柔千里不同俗其習有善惡是矣

問柳開仲塗之言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三章皆廣長幼之序及言兄弟之義也

問柳開仲塗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開初慕韓文公

故名肎愈後舉進士改名開字仲塗大名（縣屬北直大名府）人仕宋太
宗眞宗官至郡守歷常閬貝瓊遂全環邠曹代忻滄十二州
著書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生開父名承翰仕柴周官至
監察御史事見道鄉論録
問伊川所謂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何也　對曰父母
之子乃兄弟也言世人獨愛父母之子却輕如愛己之子甚
者至於若仇讎與爭敵者舉世皆如此可謂迷惑於理之甚
矣按眞氏云程子之言孰不知之而鮮克蹈之者雖薄俗漸
染使然其所以離間骨肉之親者未有不由婦言是聽也
問橫渠所謂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是如何說歟　對曰按朱
子云不要相學其不好處且如兄去友其弟爲弟者却不能
恭其兄則爲兄者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其弟焉但
當知盡其友可也如爲弟能恭其兄爲兄者乃不能友其弟

則為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亦不恭其兄焉但當知
盡其恭而已
問引伊川語錄所謂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為相與一段如何
對曰舉此以下三章皆廣朋友之交而當以敬為主也
問引范文正公名臣事實之言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二章廣
通論明倫之義此章推言睦族治家之道也
問范文正公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公名仲淹字希
文蘇州（府屬南直隸）吳縣人生二歲而孤隨母改適依長山朱氏
少長故冒姓朱名說及舉進士後復本姓謝啓云志在投秦入境遂
称於張祿名非霸越乘舟乃效於陶朱既貴贈父墉為太師
母謝氏贈吳國夫人又贈朱少長為博士公以宋真宗大中
祥符八年乙卯試禮部第一進士乙科按本條云公為參知
政事時告諸子盖仁宗慶曆三年癸未也卒謚文正公生四

子長純佑有行義次純仁字堯夫為丞相謚忠宣公次純禮字彝叟次純粹字德孺愛公澤按范忠宣公嘗云昔父文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十餘頃其所得租米自遠祖而下諸房宗族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婚娶喪葬之用謂之義莊蓋義田奏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給詳見錢公輔義田記

問末引溫公家儀之言何也　對曰此言治家之法當如此也蓋首言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次言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子弟以及家衆之事而朱子採之以廣明倫則齊家之道始終備矣

問右廣明倫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首一十四章廣父子之親次一十章廣君臣之義明人臣不遇沉溺下僚不卑小官必以其道之禮次九章廣夫婦之別次三章廣長幼

之序次三章廣朋友之交後二章廣明倫之道論也九四十一章

問引董仲舒之言何也　對曰畢此以下二十六章皆廣心術之要讀者細玩方見得每章皆有廣心術之意矣

問董仲舒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仲舒廣州府屬冀棗人應漢武帝時詔對天人制策為江都王相江都王問粵國三仁仲舒對之以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云云詳見前漢列傳賢良策按朱子云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按京兆李氏云自孔孟既沒諸儒紛然不知以禮義為本高者溺於空寂卑者流於功利歷數百年學者督是為至仲舒始能以道誼功利為辨而聖學乃明故程子云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者以此而朱子以是為廣心術之首其旨昭矣

問道義如何分別　對曰按朱子云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處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也

問孫思邈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唐書方技傳記云思邈京兆（今屬陝西西安府藍田縣按方輿勝覽記云思邈乃耀州三原縣人亦屬西安據其風土人多精醫當以耀州為是）人即醫書謂之孫真人是也兄名孫思遠皆善精造於醫術而著於世矣

問智欲圓而行欲方然智雖圓轉若行不方正而合於義則將流於權謀譎詐之中所謂智欲圓而行欲方也　對曰正是如此按朱子云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按葉氏云膽大則敢於有為心小則密於察理智圓則通而不滯行方則正而不流矣

問程子論從善如登（說見國語晉語）是進向上底意抑難底意歟　對

曰按朱子云從善積累之難從惡淪陷之易從善却難從惡便陷易了按真氏云從善如登故善難進也從惡如崩故惡易陷也進於善則為賢為聖日趨於高明矣陷於惡則為愚為不肖日淪於汚下矣

問孝友先生朱仁軌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唐書列傳記云仁軌字德容河南亳州（今屬河南開封府歸德州鹿邑縣是矣）人乃朱敬則之兄也負半千等議謚之曰孝友先生

問周子所謂過則聖及則賢若過於顏子則工夫又更絕細此固易見不知過伊尹時如何說　對曰按朱子云只是更加些從容而已過之便似乳子若伊尹終是有擔當底意思多按朱子通書解云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為所志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按此章與篇首廣立教陳忠肅公之言意正相通

學者宜相參味之其旨明矣

問明道所謂放心還當將已放之心重新收來還只存此心便是不放歟　對曰按朱子云不是將已縱出底収將轉來舊底已去這裏自然生出來若此心常在私欲自無着處又云覺處即心何更求為此用力甚不多但要常知提起惺惺則自然光明也

問心如何得要在腔子裏　對曰按朱子云敬便在腔子裏

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心須在此

問然則方其應接事時其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着

對曰按朱子云固是要如此按葉氏云腔子所謂神明之舍在裏謂心不外馳也按熊氏云人心外馳則形存於此神馳於彼飛揚馳鶩豈有窮極哉學者不可不察

問伊川所謂只整齊嚴肅與主一無適不同否　對曰按朱子云如何有兩樣只是一箇敬若語言不同自是就那時就那事說按葉氏云外整齊而嚴肅涵養久之則心便一而天理自明矣

問君子莊敬日強是志強否　對曰按朱子云志也強體力也強今人放肆則日怠惰一日那得強伊川云人莊敬則日就規矩莊敬自是耐得辛苦自不覺其日就規矩也

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可否　對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乎

問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何也　對曰按虞海葉氏云外物如飲食衣服宮室車馬之類常人之情飲食欲求豐旨衣服欲求華美宮室欲求壯麗車馬欲求堅肥以至凡百奉身之具一一要好求之不得則

弊力竭智以性命之情以必求之不知身心顛倒眩瞀迷或
者甚矣按鄭氏云覽鏡而目有汚則必滌之振衣而領袖有
塵則必濯之居室而几案窓壁有塵則必拂之不如是則不
能安矣至於方寸之中神明之舍物欲汚穢日積焉而不知
滌濯振拂之是察小而遺大察外而遺內其爲不能充其類
不亦甚乎此則物重而理輕故雖致飾於外物則先已失其
本心而喪其天理也

問伊川文集所謂顔淵問克己復禮之目然克己之工夫亦有
序乎　對曰按新安程氏復心云傳文乃致知格物也約禮
乃克己復禮也非禮勿視聽言動此克己之目無伐善無施
勞此克己之事不遷怒不貳過此克己之功以能問於不能
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此幾於無我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此初無固必三月不違此未達一間簞瓢陋巷

不改其樂此傳約克復之真積也

問克字本註釋之爲勝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聖人下箇克字深有力譬如孤軍而卒遇強敵相戰定要克勝得他亦別無巧法只是盡力舍死向前而已故謂之克

問莫是克己工夫全在四勿字歟　對曰然按朱子云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便禁止之便克去矣按雲峯胡氏云緊要在於勿字上故朱子要緊解此一字蓋心為一身之主即將爲三軍之主一身耳目口體惟心所令猶大將之旗一麾而三軍坐作進退惟其所令也

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耶　對曰按朱子云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才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

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纔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纔非德便是不聰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有些箇不循道理便是非禮矣又云顏子克己工夫如紅爐上一點雪按雙峯饒氏云如吾與回言終日及於吾言無所不悅夫子平日多與講論皆是博之以文到此四勿正是約之以禮又云顏子所克之己私只是微過不是顯過然顯過易見微過難見也

問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何耶　對曰按朱子云由乎中而應乎外謂視聽言動之理乃此心之形見處推本四者皆由中而出也制於外所以養其中謂當就視聽言動上克治也是說做工夫全是自外而內自禁而捉之意

問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歟　對曰按朱子云制於外便是用也

問克己工夫從內面做去又說制於外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却在內矣

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則將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視與見異聽與聞異如非禮之色雖過乎目便過了在我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雖過乎耳也過了在我不可有要聽之之心也又云聖賢之言旨意精密如伊川四箴之類真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者矣

問視箴何以特說心　對曰按朱子云俗言開眼便錯所以就心上說又云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乃操心之準則未甞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

克己而復禮也如是工夫方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免矣故曰久而誠矣按輔氏云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何形[illegible]迹之可見然操則存舍則亡而操之之要則以視而為則而已蓋人之視最在先遇不當視者纔起一念要視他便是非禮故當以視為操心之則也按葉氏云目者一身之照鑒五行精華之所聚於心尤切目動則心必隨心動則目必注心之虛靈千變萬化欲加檢防當先以視為準則也

問視與聽輕重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四者惟視為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也又云視是將這裏底引將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來所以云閑邪存誠

問聽箴何以特說性　對曰按朱子云人有秉彝本乎天性道理本自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之聽所以就性上說

問閑邪莫只是為防閑抵拒邪外物使不得侵近否　對曰按朱子云固是凡言邪皆自外至者也然只視聽言動而無非禮便是閑也按輔氏云閑其邪使不為吾舍之入存其誠使不雜於人欲之私則自然非禮勿聽也

問聽箴之說似乎寬緩亦可移為視箴歟　對曰按蔡氏云視是自内而引出外所以云以安其内聽是自外而引入内所以云閑邪存誠視為先聽次之所以視箴說得尤切

問發禁躁妄内斯靜專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此說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纔不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文剔是樞機興戎出好皆是說謹言底道理按陳氏云疾而動曰躁蹶而亂曰妄人之欲言大槩不出乎此二者皆人欲之所為也故必禁之又云靜安專一皆天理之所存也外不躁則内靜外不妄則内專此二句為一篇

之關要處按輔氏云躁屬氣妄屬欲不爲氣所動故靜不爲
欲所分故專也

問言箴一段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言箴一段說出許多病痛
也是人一中有這許多事故從頭說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
召是就身上說傷易則誕（輕易其言則心不管故必至於妄誕）傷煩則支（煩冗其言則心不精一故必至於支離）己肆物忤（肆縱情也忤逆也己肆者物必逆也）出悖來違（悖乖理也違亦逆也悖而出者必悖而反之也）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備按雲峯
胡氏云易是輕言煩是多言肆是放言悖則純乎不善矣朱
子以爲是四項病而諸家只解躁妄兩字非矣

問動箴所謂哲人與志士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哲人只於思
處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哲人
志士雖是有兩般樣大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又
云思是動之微爲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爲處動思

處亦動思是動於內爲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爲於外不可不守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爲亦不可專守於爲而不誠於思則亦不可看文字須要得箇骨子諸公且道動箇那箇是緊要有答云順理則裕朱子應之云要連從欲惟危這兩句是箇生死路頭

問習與性成聖賢同歸何謂也　劉曰按覺軒蔡氏云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及其成功則一也故曰同歸矣

問視聽言動四者横渠東銘只云戲言戲動却是二件中庸非禮不動又只是一件詳略不同何也　劉曰按雙峯饒氏云詳言之是四件約言之只一件所謂言行君子之樞機是也言是言視聽也屬動是行又約言之都只是動視是目之動聽是耳之動言是口之動動是身之動故中庸非禮不動一句盡聖賢之言有詳有約顔子是問克復之目故以詳告之

也

問伊川遺書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何也　劉曰不當任而得曰幸席藉也少年登高科必至恃才挾貴恐非遠到之器此第一件不幸之事席藉父兄之勢為美官必至恃勢挾權而有驕盈敗亡之禍此第二件不幸之事有高才能文章其氣必揚則恃其能多無德以將之此第三件不幸之事也

按朱子云子夏謂學而優則仕為未仕者而言也蓋以其未有以能明乎修己治人之道則未可以仕耳程子以少年登高科席勢為美官為不幸其意亦猶是耳又云人有高才能文章便被這些子能解擔閣過了一生更無暇仔細去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筆下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之我更不去下問

至於少間傳得滿鄉滿保都是這般種子故亦云不幸也

問范忠宣公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公名純仁字堯夫宋仁宗皇祐元年己丑進士及第哲宗元祐中除左僕射文正公之第二子謚忠宣公初謫永州時每見諸子怨章惇公必怒責之云命之如此何怨於他嘗戒諸子姪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世以爲名言事詳見名臣言行錄

問恕字之義范公蓋以寬恕爲言大學或問深辨其不然矣乃復錄其語於小學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小學所取寬恕若欲修潤其語當曰以愛己之心愛人爲善矣

問引呂滎公之言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五章皆廣威儀之則也

問呂滎公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公名希哲字原明河南開封鄭州滎陽人申國正獻公之長子仕至光祿少卿

封榮陽郡公辨志録並稱榮陽公事見童蒙訓公早從伊川游有呂氏家塾記發明義理酬酢事變等集

問張思叔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言行録記云思叔名繹河南壽安縣未詳提品屬何府人伊川歸自涪陵始從游易傳成門人未有傳者伊川一旦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今遺書有思叔所録師説則其人亦可知蓋程門教人以敬為先思叔此銘學者誠不可不佩服而深省之也

問引胡文定公之言何也　對曰舉此皆廣衣服飲食之制也

問成都在於何地　對曰按標題記云成都府屬四川漢益州牧所治先主取劉璋遂都之初秦平蜀張儀築城象咸陽都故因名曰成都

問引范益謙名沖宋高宗時人未詳所居何郡邑之言何也　對曰舉此謹言行而廣敬身也説見東萊辨志録

問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沉滯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發人私書拆人信物甚者遂至結為仇怨凡得人所附書物雖至親里勿若亦未嘗輒留必為附至及人託於其處問訊干求若事非順理而已之力不及者則可至誠辭却之若已諾之矣則必須達所欲至於聽與不聽則在其人矣

問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凡與賓客對坐及往人家見人得親戚書切不可往觀及注目偷視若㔫膝並坐目力可及則斂身而退候其收書方復進以續前話若其人置書几上亦不可取觀須俟其人云某所惠書足下請觀之方可一看若書中事無大小以至戲謔之語皆不可於他處說

問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凡入人家不可於几案上及書攀（書攀今書案也）內翻看人家書簡及記事冊

子錢穀文曆若人將文字令已看切不可於背後觀皆無德之一端也

問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凡借一物上至書册下至器用苟得已者則不須借若不獲已則須愛護過於己物看用纔畢即時歸還切不可以借為名意在没納及不加愛惜至有損壞大率豪氣者於己之物多不自愛若借人物豈可亦如此此非用豪氣之所乃無德之一端也

問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凡飲食蒸餅去皮饅頭去饀肉去脂皮之類皆非成人所為乃癡騃無知而已自非生硬臭惡與犯已餒臭之物豈有不可食之理矣

問引胡子（即五峯先生）之言何也　對曰此章言為學當治其身心而不可以文藝仕進為務也說見知書

問引顏氏家訓之言何也　對曰此章言讀書學問之要也
問齒弊舌存何也　對曰按標題引說苑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齒皆墮而舌尚存正此意矣此喻強者死而弱者生也
問引伊川遺書之言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八章皆言讀四書六經及子史之序法也
問經與史如何　對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事易見而道難精按先儒云聖經淵奧子史浩博須從師受讀有疑難得以質正而不差欲求聖賢之道當盡心竭力以從之方能有得也
問呂氏童蒙訓言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聖賢事業與聖賢工夫故不足畏矣
問鹵莽厭煩何謂也　對曰鹵莽厭煩是苟且不用心也說見

莊子則陽篇按熊氏云人有才資乎有學非學無以充其才有學貴乎有思非思無以充其學故後生可畏者非以其才之難既能學而又能思者為難也夫義理散在於簡冊之中聖賢之言不可以粗看不可以淺窺若鹵莽滅裂則何由知聖賢用心而窮其義理乎故孟子云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章本於此矣

問引顏氏家訓之言何也　對曰此章言愛惜書籍之敬也

問濟陽屬於何也　對曰按標題記云屬山東濟南府乃江祿所居之邑也

問狼籍几案何謂也　對曰按通鑑釋文云狼籍草而臥去則穢亂故物之散亂者為狼籍也言散汚經書部冊卷帙定置大德故顏氏家訓以為世戒

問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何也　對曰其

楮紙有經書之文與聖賢之姓名皆不敢別用所以廣敬也
問引明道遺書之言何也　對曰此章言聖賢教人入道之次第也
問遺書言既以為理無大小而又以為教人有序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序而不可躐等理無大小故隨其所處而皆不可不盡也又云君不觀明道說君子教人有序四五句來亦無緣看得出
問明道所謂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何也　對曰此章言異端害道之由道者聖人之道異端則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按葉氏云昔之害楊墨是也今之害老佛是也淺近故迷暗者為所惑深遠故高明者反陷其中也按朱子云楊墨只是硬恁地要做為我

兼愛做得來也沒不能惑人老便是楊氏佛氏有精微動人處從他說愈深愈害人然他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都把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又云昔魏公好佛故夫無如之何此正明道所謂今之人因其高明所以為害尤甚不知這些邪見是壞却世間多少好人破却世間多少好事也

問所謂高明何也　對曰按程子云非中庸所謂極高明如智者過之若是聖人之智豈更有過

問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何也　對曰此皆辨異端似是而非也開物成務如三皇五帝始造書契以代結繩教民佃漁稼穡制衣裳宮室舟車之類倫理即人倫之常理也按葉氏云自

謂適達玄妙實則不可有爲於天下自謂性周法界實則外乎人倫物理堯舜之道大中至正窮深極微是求過之而無實也淺陋固滯者如刑名功利記誦詞章之類是也學者不入於淺陋固滯則必入於老佛之空無按歐陽子云易大傳謂庖犧氏之王天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屠氏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則庖犧氏遂爲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按廣信祝氏云自正道之不明而異端之説日盛自聖賢之不生而異端之害日甚所謂異端非吾所謂道而別爲一端者也吾未見別爲一端之道行於世而天下國家之不受其禍也正道如日月異端直爝火耳正道猶康莊異端直蹊徑耳日月不明而爝火始得以衒其光康莊既塞而蹊徑始得以通人行誠

能以正道示人則異端之說不攻而自破矣先聖已存何憂
乎異端孟子若在何惧乎楊墨昌黎若不死何畏乎佛老誠
得聖賢常為吾道宗主則異端之害不至浸淫於天下矣故
不患異端之說日盛惟患正道之不明不患異端之害日甚
惟患聖賢之不生正道務正言以淑世異端則邪說以誣民
正道貴時中異端則或過或不及正道以實教人異端以空
虛垂訓不有二三聖賢之力天下生民將胥為禽獸之歸矣
今之與異端辨者不惟躬行正道而毋自蹈於邪僻之徑以
聖賢之所以自任者任之而不至為其邪說所動而反陷溺
焉則正道常明而異端自息矣

問右廣敬身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廣敬身凡三十
六章皆古之未有而可法於今者首一十六章廣心術之要
次五章廣威儀之則次三章廣衣服飲食之制節後一十二

章先論讀書之本先大學次論孟次中庸次六經以至讀書窮理之法借書之禮教人之序與學之辨皆備論之無非脩敬身之要也故附見于此

問善行何謂也　對曰按海虞吳氏云善者德之實行也此篇皆載漢唐宋以來賢者所行之善行亦稽古內篇以實夫立教明倫敬身之意也凡八十一章

問此篇無小序何也　對曰總序在於嘉言之篇首也

問首引呂氏之家訓何也　對曰此立家庭之教也

問呂氏之世系如何　對曰按標題云呂氏河南人其先居山東萊州後在汴京稱南北宅南宅呂龜圖生丞相文穆公名蒙正文穆公有九子北宅呂龜祥生家亨家亨生丞相文靖公名夷簡封申國公文靖第四子丞相正獻公名公著字晦叔宋哲宗朝拜相亦封申國公所謂大小申公也按小學集

篇爰引呂氏如正獻公榮公及舜從呂舍人即一門祖孫正
獻公生三子長希哲字原明即榮公次希績字紀常次希純
字子進榮公生三子長好問字舜徒次疑問字舜從次切問
字舜察舜徒生四子長本中字居仁即為中書舍人次揆中
次弸中次用中舜從生一子曰忱中弸中生大器大器生祖
謙字伯恭號東萊先生呂舍人有雜志童蒙訓東萊先生有
小學辨志錄此北宅呂氏世系大畧讀其書者尚有考焉
問中國夫人何氏也　對曰按標題記云中國夫人魯氏乃魯
參政張待制呂申公皆魯簡肅公之婿宗道之女生三子榮公為長三女適
太史祖禹為長婿也
問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然潁州在於何也　對
曰按標題記云潁州宋徽宗政和六年丙申改順昌府今復
名潁州属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歐陽公名修字永叔江西

吉州永豐人英宗朝參知政事賜謚文忠公生於綿州（今屬四川成都）長於隨州（今屬湖廣德安府應山縣）老於潁州仁宗皇祐元年己丑歐公知潁州呂公通判州事按歐公遺事公還朝力薦呂公由是擢用焦先生名千之字伯強客寓歐陽文忠公家故正獻公招延之俾教榮公及諸弟按歐陽文集有送焦千之秀才詩知潁州時作也

問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略降詞色何也　對曰此言榮公與諸弟或因學業或因言動微有過誤差失先生正坐召使相對自朝抵暮不與之言待其恐懼畏伏悔悟深切方少霽辭色以待之其嚴如此

問引唐陽城（字亢宗北直隸真定府定州人唐德宗時為國子司業）之言何也　對曰陽城

此以下四章皆實學校尊師重道之教此章事見唐書列傳

問安定胡先生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先生名瑗字
翼之上世居於海陵（泰州邑名）故望從安定先生乃泰州（屬南直隸揚州府如皋縣）
人今本州有安定書院葬湖州（府屬浙江）烏程（縣）按蔡君謨
作墓誌宋仁宗景祐中為蘇（府屬直隸）南湖二州教授仁宗皇祐
末年為國子直講管勾太學仁宗嘉祐初仕至天章閣待制
仍領學事
問安定之學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安定開經義齋治事齋亦
非獨只理會這些子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說
話都是本來安定規模雖少疎然却廣大著實
問安定學甚盛何故無傳　對曰按朱子云當時所講止此門
人受去做官死後便已嘗言劉彝善治水所至興水利按言
行錄載安定在蘇湖二州教學者必以明体適用為本初安
定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於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

坐十年不歸得家書信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其在湖學經義治事有齋仁宗朝劉彝賜對上問曰卿師何人對曰臣少從學於安定胡先生瑗瑗以道德仁義教諸東南諸生臣聞聖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礼樂歷世不可変者其体也詩書史傳垂法於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以体用之學授諸生故今學者明夫聖人体用以為政教之本者臣師之力也

問明道請修學校之制如何　對曰按朱子云明道文集中所論學制最為有本每讀其書觀其講論學處未嘗不慨然發歎恨不生於彼時也伊川元祐之所定條制立尊賢堂之類亦是此意

問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以言教引曰誘以手扶持曰掖激謂激作勵謂勉勵漸如水之浸物摩如石之攻玉成就謂成就其材器也擇善者格物致知也修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化成天下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也此皆大學之教也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孟子曰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按熊氏云人皆可以為堯舜聖人之道不過修己治人而已固可學而能也

問伊川看詳學之制何也　對曰按標題註云宋哲宗元祐初伊川充崇政殿說書先生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文集有礼部駁問數件先生所定大槩如此

問鐫解額以去利誘何也　對曰按熊氏云解額州郡貢士舊無定額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乙卯因諸道貢舉人數減於

常年初立額州郡貢士始有定額矣

問後世人材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便用明道州賓興之論伊川看詳學之制則今之任學校者皆科舉中出豈能遽變而至於道哉　對曰按朱子云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伊川立法姑以為之兆耳然欲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以漸為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不變矣

問引藍田呂氏之言何也　對曰此呂實鄉閭之遞相教也按標題記云藍田秦縣名在今西安府呂氏長大忠字進伯次大防字微仲次大約字和叔次大臨字與叔兄弟同受業於伊川橫渠之門

問德業相勸者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德者未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齊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僮僕能

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游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規過失能為人謀能為衆集事能解鬬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是也業者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僮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則為無益也

問過失相規者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犯義之過失凡六一曰酗博鬬訟二曰行止踰違三曰行不恭遜四曰言不忠信五曰造言誣毀六曰營私太甚不修之過失凡五一曰交非其人二曰游戲怠惰三曰動作無儀四曰臨事不恪五曰用度不節

問酗博鬬訟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

不得已者是也

問行止踰違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凡踰禮違法衆惡者皆是也

問行不恭遜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凡侮慢齒德持人長短恃強凌人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是也

問言不忠信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或為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則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是也

問造言誣毀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凡誣人過惡以無為有以小為大面是背非或作嘲詠匿名文字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是也

問營私太甚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凡與人交易傷於掊克專務進取不恤餘事無故而好干求假貸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是也此以上為犯義之過失矣

問交非其人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而已朝夕與之游處者是也

問游戲怠惰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修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是也

問動作無儀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凡進退太踈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或不衣冠而入街市者是也

問臨事不恪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謂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慢者是也

問用度不節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謂不計有無過爲侈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是也此以上爲不修之過失

問禮俗相交者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謂婚姻喪葬祭祀往還

書問慶吊之禮是也

問患難相卹者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一曰水火二曰盜賊三曰疾病四曰死喪五曰孤弱六曰誣枉七曰貧乏之

問水火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吊之也

問盜賊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爲告之官司貧則爲之助出募賞也

問疾病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爲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也

問死喪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闕人則助其幹辦貧則賻贈及爲之借貸也

問孤弱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爲之區處稽其出納或聞於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爲求婚姻貧

能存者叶衆力以濟之無令失所若有侵欺之者衆人力為之辨理若私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也

問誣枉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有被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為言之有方畧可以救解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衆共以財濟之也

問貧乏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衆人聚財以濟之或為之借貸置產以歲月償之也按熊氏云若及也悛改也有不改則絕之使不與去聲於約也此即古者族師月吉書孝悌之遺意書其善者而勸之書其惡者而戒之則人心孰不興起於善哉按何氏云朱子嘗為之更定鄉約約善而勸惡之也有每月朔旦會集讀約之礼而置約正與副以主之令不敢悉取惟以增損其本文止將過失相規患難

相衂條目附載於下、學者有所考焉

問引明道之言（乃伊川所作明道行狀）何也　對曰按葉氏云此章言教人之法本末備具而循序漸進惟恐學者厭其卑近而務於高遠至於輕肆自大而實無得其所以垂勉戒之意深矣

問右實立教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首二章實家庭之教次五章實學校之教後一章實師弟子之教其序宴嚴立教同也九八章

問引江革之事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一十章皆實父子之親而此下四章是言人子善處變而盡乎孝者也

問江革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江革字次翁一字休映後漢臨（淄邑屬山東青州）人少失父獨與母居王莽末世乱兵起革負母出避母嘗乘車恐動革自入車中負轅徐牽之常採拾草木之實以為養既而轉客下邳（邳即邳州今屬南直隸淮安府）世祖建

武中天下平定奉毋歸鄉里鄉人稱之曰江巨孝事詳見漢書列傳按京兆李氏云處常爲易處變爲難處他人爲易而處家爲難在古則易而居衰世爲尤難若江革薛包諸子之行可謂衰世之中善處變而能盡乎孝者也史傳載之獨行非夫子表而出之又何以爲人子之勸哉

問薛包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薛包字孟嘗後漢汝南(即爲河南汝寧府汝陽縣)人好學篤行安帝聞其孝行建光元年辛酉公車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疾不起賜告歸鄉里加禮如毛義[illegible]米千石歲以長吏而問起居須以幣帛所重年八十餘以壽終詳見漢書列傳按京兆李氏云若汝也指弟子而言頗甚愼之狀蓋子之於親一體而分如魚依水不能斯須相離也離則餒矣兄之於弟分形連氣如手之與足不能不相愛也不相愛則傷之者至矣包之不幸始也父出之積歲

餘而始還之終也第子求分異居之雖中分其財卒復賑給之可謂善處所難而不失其正後世父子異居以為順命兄弟貧而不相救濟以為衣食各異者其可哉

問王祥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摽題記云王祥字休徵琅琊臨沂（今屬山東兗州府沂州郯城縣）人漢王吉之後性至孝初仕魏後仕晉位居三公以壽考終焉五子長曰肇次曰夏次曰馥次曰烈幼曰芬第覽字玄通仕至光祿卿孫王導興於江左祥覽事皆見晉書列傳及司馬溫公家儀按朱子云王祥孝感只是誠發於此物感於彼王祥自是王祥魚自是魚世間事雖千頭萬緒其實只是一箇道理理一分殊之謂也到感通處自然首尾相應或自此發出而感於外或自外來而感於我皆一理也

問王裒讀元父儀之事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本註記云裒東

將軍即司馬昭也儀爲司馬昭參謀軍事之官東關之敗魏嘉平四年壬申吳諸葛恪敗魏師于東興削昭之爵是也誰任其咎言誰當其罪也元帥指昭也孤昭自稱也謂儀曰司馬之職實參軍之謀何歸罪於我事見晉書孝友傳按標題記云司馬氏懿生師師生昭昭生炎昭卽安東將軍炎於魏咸熙二年乙酉廢元帝爲陳留王炎乃自立是爲晉世祖武帝追謚司馬昭曰文帝按朱子云王儀爲司馬昭軍師昭殺之雖無辜裒仕晉猶有可說而裒不仕乃過於厚也

問晉西河王延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西河漢郡名元魏改汾州後周改介州唐初名浩州後復名汾州今屬山西大同府汾州介休縣王延字延元事親色養有繼母卜氏盛冬令延求魚延於汾河叩頭而哭有魚躍出持之以進卜氏大慙撫延如己生事見晉書孝友本傳

問引柳玭氏之家訓而言崔山南之事何也　對曰此實明倫
婦事舅姑之孝也
問山南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崔山南昆弟唐世系
博陵（晉屬北直隸真定府定州是也）第一房崔興宗生携携妻長孫夫人生
懿懿妻唐夫人生𨔵𨔵生八子世比苟龍長名琯字從律為
山南西道（唐屬今湖廣陝西等處）節度使故以山南稱之事見厥嗣崔珙
催曾家傳
問引南齊（鄱陽人也）庾黔婁之事何也　對曰此實明倫人子事親
之孝也
問庾黔婁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黔婁字子貞父名
易字幼簡生三子長曰黔婁次於（韶）陵次有晉[illegible]
今屬湖廣荊州公安縣黔婁為孱邑之令事見南史[illegible]
傳

問小學載庾黔婁父病每夕稽顙北辰求以身代數日而愈果有此應之理否　對曰按朱子云禱是正理自合有應若可謂知其無是理而姑為之也按海虞吳氏云禮疾病行禱五祀之神蓋臣子迫切之至情而黔婁之禱北辰求以身代其孝誠感格為何如哉後世罔知禮義崇信妖巫淫覡不務近醫合藥而專禱淫昏之鬼正吾夫子所謂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安有其應哉萬愚聞伯父雲泉云北辰即北極也中紫微至至尊之星故朱子所謂禱之是正理自合有應矣

問引海虞令何子平之事何也　對曰此言人子居喪處變之禮也事見南史宋孝義傳

問子平之出處如傳　對曰按標題記云海虞晉縣名至隋併之今屬南直隸蘇州府常熟縣子平劉宋時會稽人即古越州今屬浙江紹興府大明乃宋孝武帝年號按大明八年甲

辰至宋明帝泰始七年辛亥九八年東土乃會稽之郡號也

子平因浙東之土饑荒繼以師旅毋喪經八年之久猶未及葬每哀毀哭踊則遽然氣絶而後蘇醒露臂括髮括結也用麻爲紒總結其髮而垂於背後也常如初喪之禮冬ミ不求暖夏不求凉食不求飽居室不蔽風雨子平其純孝乎哉後蔡興宗爲會稽郡守爲子守士郡將守與郭原平等並行憫子平之哀苦爲之營建塚壙以葬其毋興宗其亦可謂賢乎

問引朱壽昌之事何也　對曰此言人子處變之道也

問壽昌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壽昌字康叔揚州天長縣人天長今屬南直隸鳳陽府泗州之邑父名巽嘗爲雍州之守後爲江郡隋郡壽昌年七歲父出其生毋劉氏嫁之民間旣長知之故行四方以求焉雍州漢爲京兆府晋魏隋因之唐初改爲雍州玄宗開元中仍爲京兆宋初改爲永興軍徽宗

宣和間復名京兆今屬陝西西安府是也熙寧乃宋神宗年號秦即古雍州也又官於雍雍秦地故入秦求母同州漢為馮翊乃京兆輔郡西魏改同州今西安同州郃陽是也時中丞李定不服所生母喪及壽昌尋得母歸士大夫多以詩歌美之東坡為之李定大恨之東坡歌云嗟君七歲知念母憐君壯大心愈苦感君臨老得相逢喜極無言淚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愛白日生青天愛君五十著綵服兒啼却得償當年云錢明逸字子飛乃錢希白之子時為雍州守以壽昌棄官尋母之事奏以上聞神宗命其就職由是壽昌孝行天下無不知也壽昌嘗兩為閬州閬州後改為閬中縣今屬四川保寧府又廣德軍今為廣德州屬南直隸他州府守以其養親便近故令通判河中府河中府今屬山西平陽府蒲州唐玄宗開元八年庚申改名河中而與同州最近為便於養親故不為郡守而但為通判後母卒而有白烏集墓服除又知鄂州鄂州屬湖廣武昌府武昌縣蓋壽昌之孝於親

盡恩意於宗族非出於天性其能然乎哉

問引伊川遺書之言何也　對曰此言治喪不用浮圖(屠一本作圖)於禮義不也

問治喪不用浮屠或親在而親意欲用之不知當如何處　對曰按朱子云且以委曲開釋為先如不可回則又不可咈親之意也

問引霍光之事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八章皆實君臣之義也

問霍光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光字子孟河東平陽(今屬山西蒲州河津縣)人仲孺之子以兄去病任為郎光受漢武帝遺詔擁昭立宣仕至大將軍出入禁闥二十年之久而行不失尺寸其小心謹慎為人沉靜(不浮躁)詳審(不粗率)可知矣事詳見漢書列傳

問汲黯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黯字長孺濮陽(邑名屬北直)

[illegible]人漢景帝時為太子洗馬之官洗先也太子出則當前驅導威儀也事詳見漢書本傳

問武安侯田蚡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武帝諱徹景帝中子七歲立為太子十六歲即位封太后王氏同母弟田蚡勝為丞相[illegible]漢制以俸祿為階級有中二千石二千石至百石之不同中二千石月俸一百八十石歲俸踰二千石故曰中也中二千石九卿之官蚡見之亦弗為禮黯性剛直見蚡不拜惟揖之而已

問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何謂也　對曰按真氏云夫堯舜無欲者也武帝好征伐好聲色好刑名好財利好神仙是多欲者也多欲則邪念紛紜本心流蕩而欲效唐虞以施仁義其可得乎按京兆李氏云人臣事君之義豈必有犯而為忠乎有犯者處變之道人臣所不得已也與其有欺不若有犯而為

愈也故先聖之立五諫以戇爲下汲黯之諫蓋以是哉然武帝之怒汲黯非厚之也特惡其剛直激亢揚己之過爾吁徒知敬禮而不能用其言卒爲多欲之君也

問嚴助賁育衛青公孫弘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嚴助會稽郡吳縣屬浙江人東漢有莊光子陵後避明帝諱史改莊爲嚴賁育皆古之有力者孟賁夏育也衛青字仲卿姊爲武帝后青爲侍於禁中之官黯與亢禮或曰大將軍誠重不可不拜黯曰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青聞益賢之公孫覆姓弘名也黯初列九卿時公孫弘爲小吏及弘爲丞相黯見武帝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蓋武帝於大將軍丞相之賢重待之亦薄獨待黯之禮甚重則黯見知於帝有素矣惜乎徒能敬禮而不用其言也

問上踞厠視之本註云踞據物坐也厠何氏云溷厠韻會註云

居高臨遠垂也如淳集覽云廁音側謂牀邊側也胡氏云岨
岸也據此諸說何其不同歟　對曰當以本註爲是古者天
子見大臣則當御坐爲起然則踞廁者蓋輕之也

問武帳何謂也　對曰武帳帝所坐之帳以其置兵衛於帳前
故名之一說帳織爲武士之象亦通

問魏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太武之事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
云魏元魏也拓跋魏興自詔汾其後孝文帝始自立姓爲元
氏太武世祖燾也黑子一姓翟奉使幷州今屬山西太原府太原縣受布千
匹事覺帝怒殺之事見北史本傳

問著作郎高允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高允字伯恭
小時崔宏嘆曰高子黃中內潤文明外照一代偉器也高允
事魏太武文成獻三朝允從子忠學數曹有膽力與允同仕
允嘗對太子曰史籍乃帝王之實錄至於書爲朝廷起動之

迹言國家得失之事此為史之本體不可應微幺事文成帝
呼令公而不名事獻文帝興學校年九十八而卒
問太子誰也　對曰按標題記云太子武帝長子名晃也太延
元年乙亥立為太子後監國知萬機至正平元年辛卯卒太
武嫡孫立是為文成帝追尊父晃為景穆帝
問崔鑒公孫質及崔浩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崔鑒
字神具公孫質字子正時皆為侍郎崔浩字伯淵崔宏之子
有鑒識明元太武之世拔用遠方名士皆浩所為時位司徒
太武神麚二年辛巳集諸文士撫錄修撰元魏先代國書浩
等敘成三十卷令史閔湛等諂浩請立石刻文以彰其直筆
人有訐毒者構浩於太武及浩誅殺於太平真君十一年庚寅
夏六月
問李君行先生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先生名潛[illegible]

州興國人三子皆中進士李朴字先之學於程氏官至待制
贈君行開府儀同事見呂氏童蒙訓虔州宋高宗紹興二十
一年辛未改名贛州府屬江西
問泗州在於何也　對曰泗州郡名屬南直隸鳳陽府是也
問京師在於何也　對曰京大也師衆也言天子之都大而且
衆也按標題記云京師謂開封府隋唐為汴州梁開平元年
丁卯升為東京開封府宋因之為汴京又為汴梁路今屬河
南開封府
問崔玄暐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玄暐名曅父慎學
行謹按唐世系記云博陵第二房母盧氏戒玄暐時為戶部
員外郎後相武后中宗謚文獻二世同財事見唐書列傳
問博陵在於何也　對曰博陵郡屬北直隸真定府定州是也
後封玄暐為博陵郡王

問器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劉待制名安世字器之大名府直隷北元城縣人世称元城先生初登科時宋神宗熈寧六年癸丑余中榜進士及第不就選從温公學數年始授洛州司法官至諫議大夫寶文閣待制賜謚忠定公事見雜録及晁氏家語

問張觀參政誰也　對曰按熊氏標題云張觀參政謚文孝按呂氏雜録及言行録皆作李若谷參政

問緩之一字何訓釋也　對曰按本註云緩謂緩於處事然緩非迂緩之緩[illegible]欲遇事從容而詳審也故張公復因後生之問嚴正色以天下之事皆因忙後錯了為斯言也可謂簡要切當而不可易者乎

問伊川遺書言安定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也何有何謂歟　對曰按本註云稽古即經義齋之事也愛民即

治事齋之事也言講習有素其於為政臨民又何難之有哉

愚按安定教人本末詳見本卷實立教第四章劉彝對語

問呂舜從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舜從名希績滎公第二子守官會稽事見呂氏童蒙訓蓋滎公平生未嘗求舉於人故舜從克紹父志嘗曰職事不敢不勤他事不敢不慎此雖不求知而人必自知也　先聖有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舜從似之

問會稽在於何也　對曰按標題記云會稽秦時郡名隋改越州宋高宗紹興元年辛亥改為紹興府又為越州路今屬浙江紹興府會稽縣是也

問引列女傳漢陳孝婦（孝婦後漢時人姓陳未詳其名）之事而載於是書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五章實夫婦之別也

問淮陽在於何也　對曰按標題記云淮陽國後為陳郡後周立

陳州隋唐因之宋徽宗宣和元年巳亥陞為淮寧府後復名

陳州今屬河南開封府陳州是也

問復之終身無所與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復之除之也識師古註云復者免其役也其與充明言淮陽太守以孝婦聞之於朝因遣使賜金且又復除其家之户役以終孝婦之身無所干與故當時稱號曰孝婦

問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桓氏之父史失其名蓋以有德而顯名觀宣妻之學可見矣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宣字子都前漢渤海古邑名今屬山東濟南府濱州蒲臺縣也人哀帝時任為諫議大夫累上書極諫帝以宣名儒優容之後拜司隸校尉不避權勢為王莽所害宣之子名永世祖光武時為魯郡屬山東兗州府太守永之子名昱嘗從容問祖母桓氏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否少君曰先君有言存不忘亡吾安敢忘哉事詳見後漢列女傳

事見晉書列傳

問晉右僕射鄧攸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攸字伯道平陽州府屬人少孤與弟同居晉司馬氏初都洛陽謂之西晉爲西晉後都建康即今應天府古金陵爲東晉攸過江東即建康之地而仕元帝時永嘉西晉懷帝年號石勒字世龍本匈奴後爲立姓名後稱趙王是爲後趙

問泗水在於何地　對曰泗水執熊氏言在淮南即今南直隸鳳陽府之泗州而有泗水驛爲證非山東兖州之泗水蓋石勒之亂南奔江左矣按本傳記云是日過泗水攸棄己子及暮子復追及明日繫之於樹而去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訊其家乃攸之甥攸素有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至晉成帝咸和元年丁亥而卒史臣曰棄子存姪縱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何至預加於徽纆絏其奔走斯豈

慈父仁人之心卒以無嗣宜哉

問庾袞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咸寧晉世祖武帝之年號庾姓袞名字叔褒未詳所居郡邑次兄名毗乃明穆皇后之族初袞父常戒袞酒毋醉輙自責曰杰何廢我先訓於墓前自杖之袞貧作營賣以供養於母毋見其勤苦曰我無所食袞曰毋食不甘袞將何居毋感而安之州郡察與皆不就時號袞異行事詳見晉書孝友傳

問楊播之出處為何　對曰按北史列傳記云楊播字延慶未詳所居郡邑事元魏孝文帝為平東將軍楊椿字延壽位至司徒楊津字羅漢為司空楊播椿津俱事明太后按標題記云楊播戒子孫有言吾兄弟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還亦有過午不食忍飢以相待君兄弟八人今所存者三不忍別食也問汝兄弟時有別齋獨食者又不如吾一世也又被

史傳所記仕魏以來高祖而下七郡守三十二刺史當時顯仕者少比焉

問並登台鼎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台謂三台鼎謂鼎鼎乃三公之位上應三台以司鼎足而分故當時稱為台鼎謂歷位司徒津位司空皆三公也蓋兄弟年過六十則皆老矣並登三公則皆貴矣而弟朝夕謁問兄父命坐弟終不坐所謂相事如父子者是也

問肆州在於何也　對曰按標題記云肆州在河東之代州元魏因雁門代郡立肆州時郡北齊宇文周改立肆州隋文帝開皇間改為代州今山西太原府代州是也

問牛弘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註云弟名弼好酒而酗以酒行凶也）事隋為吏部尚書而六部之名蓋自隋始也事見隋書列傳

問安定在於何也　對曰按方輿勝覽記云安定郡屬陝西平
涼府涇州靈臺縣鶉觚乃弘所居之村也
問李勣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勣字懋功曹州人本
姓徐唐賜姓李嘗疾醫云用龍鬚灰和灰可治太宗自剪鬚
以和藥仕至左僕射（音夜乃唐宰相之官名）高宗封為英公事見唐書
列傳勣子震震子敬業亦仕於唐
問曹州在於何也　對曰按方輿勝覽記云古曹州今屬山東
兗州府曹州曹縣是也
問溫公之兄伯康亦曾仕乎　對曰按標題記云溫公之兄伯
康嘗仕為郎中致政為群從鄉父[illegible]書講學事見范太史文集
問近世故家惟晁氏誰歟　對曰按標題記云晁氏名迥字明
遠宋初澶淵人後徙濟州鉅野（贈太）子太保（諡）文元公子宗
慤字世長仁宗朝為參知政事諡文莊公諸孫名在史傳者

補之無咎說之字以道號景迂弟詠之字之道更詳見呂氏
童蒙訓

問近世何謂也　對曰晁氏乃宋初近代故舊之家故謂之近
世也

問澶渭濟州鉅野在於何也　對曰澶濟按史記註云古澶州
今改名開州屬北直隸大名府開州長垣縣濟州今山東兗
州府濟寧州鉅野縣是也

問引包孝肅公之事何也　對曰引朱此一章以實朋友之信重
出呂氏童蒙訓

問善行篇實明倫以少朋友條何也　對曰按朱子云當時是
衆編類來偶缺此爾

問包孝肅公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公名拯字希仁廬
州合肥（今屬南直隸）人舉進士爲京兆尹（今屬陝西西安府）仕至三司樞密

副使賜謚孝肅按呂氏家塾記云包孝肅公尹京時令行禁止天下呼包待制又呼包家市小民指狗私者曰一箇包家指貪汙者曰一箇司馬言包不狗私情司馬不貪財也筆談云包公天性剛嚴未嘗有笑容時言包希仁笑比黃河清詳見呂氏童蒙訓

問引萬石君石奮之事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一十章實明倫之通論也

問石奮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石氏漢初趙屬北直隷眞定府趙州是也人徙居長安屬陝西西安府事高文景武四帝奮及子五人同時皆位至二千石故號曰萬石君石奮未詳其字四子長建次甲次乙次慶後為相國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舉集其門後為仕至二千石者九十三人事見前漢列傳

問子舍何謂也　對曰寢室邊小房也

問中帬廁牏何服也　對曰中帬今之內小衣也廁牏亦近身之小衣俗謂之袴[illegible]註為汗衫恐非也此謂建年老已貴猶暇則私問侍者取親[illegible]衣廁自洗濯而不欲親知者盡盡己之心而又欲親心安也況非純孝而能若是乎

問疏廣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綱鑑記云疏廣字仲翁兄子受字公子漢東海蘭陵東海郡名今南直隸淮安府海州是蘭陵縣名詳恐是東海之郡号人太子名奭宣帝許后所生宣帝地節三年甲寅立為太子疏廣為太傅兄子受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閑雅遂詔為少傅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舊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豈如相隨出關歸老故鄉受叩頭曰從大人議遂上疏於是公卿故人祖道古之行者必有祖道之祭祭畢飲餞而後行故謂之祖道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

路觀者皆曰賢哉一大夫事詳見前漢列傳

問龐公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摽題記云龐公字德公襄陽屬湖廣襄陽府襄陽縣人本居峴山之南後舉家入鹿門山因採藥不還劉表字景升乃漢宗室時為荆州今湖廣荆州府刺史嘗候問之龐公答之云云事見後漢逸民傳

問陶淵明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摽題記云淵明字元亮鄱陽古邑名屬江西饒州府人後徙潯陽古邑名屬江西九江府德化縣是也之柴桑地名乃陶侃之孫也侃字仕行生茂茂生潛潛生五子長曰舒字子儼次曰買字子俟次曰雍字子份次曰端字子佚幼曰通字子佟按張縯云先生作孟嘉傳又祭程氏妹而稱淵明至宋文帝元嘉中對檀道濟始稱潛蓋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俱字元亮南史稱潛字淵明非也彭澤縣屬江州即江西九江府彭澤縣晉安帝義熙三年丁未知劉裕將謀篡奪乘

官遂賦歸去來辭云云事見晉書列傳

問崔孝友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唐崔氏傳後第二房崔挺字雙根弟振未詳其子妻李氏挺生二子長孝芬字恭梓仕至太常卿弟孝暐爲趙郡太守事見北史崔挺傳

問王凝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王凝字叔恬文中子之弟也唐太宗貞觀初釋褐爲監察御史劾侯君集出爲胡蘇令（縣名今屬南直隸[illegible]州吳縣是也）今號太原府君事見關朗篇按王氏世系始祖漢徵君王霸十七代孫其銅川府君名隆字伯高生五子長彥城府君次通字仲淹號文中子次凝字叔恬次績字無功號東皋子次靜字保明仲淹生二子長福郊字福時福時生六子長勔次勮次勃字子安次助字子功次劼次勸俱有文名見於唐史

問張公藝孝睦之事可得聞歟　對曰按唐書孝友傳云公藝

未詳洪名東平隋屬山東兖州東平州書張邑屬東平州人自北齊東安王永樂
隋大使梁子恭皆尉慰撫表其門閭至唐高宗麟德中東封
泰山幸其家召見公藝賜以縑帛問其睦族之道公藝書大
小忍字百餘以獻蓋謂覊家睦族不過大忍小忍而已責望
乖爭皆起於不能忍也
問韓文公作董生行見於何書　對曰按昌黎集記云公名
愈字退之南陽邑屬河南鄧州人唐穆宗長慶間仕至吏部侍郎
卒謚文宋神宗元豐七年甲子追封昌黎伯詔升從祀夫子
廟庭董生名召南壽州安豐人隱居行義以孝慈稱德宗貞
元元年乙丑韓文公有送董生遊河北序言董生舉進士連
不得志於有司而此詩叙其孝慈之行按宋本文集有詩云
君不見董召南隱居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令雞
狗相哺兒又今之韓集尤爲作詩遞來三百年名區淮水東南馳

問壽州安豐在於何也　對曰按方輿勝覽記云壽州安豐古六國秦屬九江郡漢屬六安魏為安豐郡唐屬壽州宋為安豐軍今屬南直隸廬州府六安州是也

問淮水出桐栢山在於何也　對曰按標題記云桐栢山在唐唐州今屬河南南陽府唐縣乃淮水所出之處淝水在南直隸廬州府合肥縣此言淝水不能千里以與董生居下不能施遠也

問前云誰將與儔後云無與儔何也　對曰按朱子韓文考異云上云誰將與儔疑而問之之辭也下云無與儔告而決之之辭也

問柳公綽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唐宰相世系表云柳子溫耀州屬陝西西安府屬州三原縣人嘗為丹州刺史子溫生公綽公權公諒三子子溫之兄子華生公器公度二子公綽字誠懸官至

部尚書江南卯寧屬湖廣武昌府咸寧縣是也河東屬山西平陽府蒲州是也節度使
総之諱缺而娶開元玄宗年號相國韓休曾孫韓皐之女夫人生一
子四孫子仲郢字諭蒙憲宗元和末進士又第武宗時為諫
議大夫拜京兆屬陝西西安府藍田縣是也尹知吏部銓宣宗大中十二
年戊寅又為河南屬河南府洛陽縣是也尹劍南屬四川保寧府劍州是也節度使
懿宗咸通五年甲申為太平屬廣西太平府太平州是也節度使仲郢長
子璞為著作郎次子珪為衛尉少卿三子璧為右諫議大夫
四子玭為御史大夫公權字誠懸為太子太保子仲憲仲憲
之子名璨亂小學書外篇多引柳氏一門之事今按宰相世
系表述其大畧矣事見溫公家範
問冊州在於何也　對曰按方輿勝覽記云冊州在漢為上郡
元魏為義州後改冊陽又為冊州唐宋因之今屬南直隸鎮
江府冊陽縣是也

問江州陳氏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五代史記云南唐江州陳褒十世同居長幼七百餘人而不置奴婢日會食堂上男女未冠笄者別席鄉黨感化其德昇元（南唐年號）初江州以聞南唐主命復其家表其門閭至宋太宗時一十八世而不分居按南唐節義傳載陳褒乃大唐憲宗元和給事陳京之後也

問江州在於何也　對曰按方輿勝覽記云晉隋為江州唐宋因之今屬江西九江府德安縣是也

問李相昉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公名昉（音放）字明遠深州（古深州今屬北直隸真定府深州是也）饒陽（屬深州所居之鄉號）人宋太宗朝兩入相而為司空以致仕賜謚文正子宗諤字昌武中進士登第真宗景德二年乙巳為翰林學士真宗嘗謂宰相曰國朝將相家能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李昉及曹彬家按文正公子孫世科宗諤二子長昭述次昭遘昭遘子泉卿杲卿子士廉宗諤

昭述拜世學士昭遺杲卿士廉三世狀元事詳見溫公家範

問右實明倫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程子嘗言大凡為學者學勳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即不須學也蓋實明倫四十五章皆言勳禮之纔首一十章實父子之親次八章實君臣之義次五章實夫婦之別次一十章實長幼之序次一章實明友之交後一十一章以實明倫之通論也

問引第五倫之事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一十四章皆實心術之要也

問第五倫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第五覆姓齊田氏之後名倫字伯魚漢京兆長陵（京兆屬陝西西安府長陵縣名[illegible]）號人章帝時為司空蓋倫以公正稱或人疑其不能無私故以為問也事見後漢列傳

問以第五為姓何也　對曰漢初徙國者多以次第為記故以

第五倫氏語見本傳

問人之心果有私乎　對曰按朱子云如人遺之千里馬雖不受後來薦人未嘗忘之後亦竟不薦不薦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喫他取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云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也按程子云不特安寢與不安寢只十起與不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纔著些心便是私也

問劉寛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劉寛字文饒東漢弘農（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地也）人嘗為南陽（河南南陽府）太守不忍施刑吏民有過但以蒲鞭示罰毋見父老慰以農里之言而見少年勉以孝悌之訓人皆悅而化之後為太尉事見漢書列傳按京兆李氏云程子嘗言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其外誘之不足惡

而於道亦思過半矣若劉寬者皆由性度之美如此亦可謂
遜志其怒而觀寬之是非矣學者宜師之

問張湛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張湛字子孝東漢扶風縣（陝西鳳翔府屬縣也）人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illegible]）雖遇（[illegible]）妻子若嚴君焉事見後漢列傳

問三輔以為儀表何謂也　對曰湛嘗為三輔之官儀範也表率也京兆扶風馮翊之三郡乃京都附近之地也按餘姚夏氏云京大也天子而有兆民故曰京兆扶風言扶助天子之風化也馮翊言依馮而輔翊京師也按黃氏圖云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左右內史漢武帝太初元年丁丑改主爵中尉為京兆尹左內史為左馮翊右內史為右扶風而為三輔共治長安城中至光武時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

問京兆扶風馮翊高陵平陵槐里諸郡在於何也　對曰按方

輿勝覧記云京兆乃藍田縣馮翊乃同州高陵即高陵縣平陵即興平縣並在西安府扶風邑在鳳翔府槐里未詳所屬何郡姑闕無考矣

問望寺門而步何歟　對曰按本註云寺者官吏所止之處浮屠入中國寄僧鴻臚寺後因以所居曰寺也此曰寺門乃漢卑陵鄉郡官府之居如漢太常光祿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宗正司農太府九卿寺之類矣湛以天子大聖居鄉黨尊禮猶若是蓋湛扶風人自光武建武初為左馮翊告歸平陵皆在長安故曰父母之國而過寺之公門宜當下車以表禮哉

問楊震之始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楊震字伯起東漢弘農考之方輿勝覽記云弘農屬陝西西安府華州是也華陰人明經博覽諸儒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年五十始仕遷荊州荊州府屬湖廣刺史又遷東萊郡東萊州府屬山東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

邑令昌邑漢武帝少子所封王賀國除立山陽郡後改并行金鄉縣有昌邑王故城今屬山東兖州府平度州是也事見漢書列傳

問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謂歟　對曰故人楊震自謂也君者震稱王密[illegible]舉茂才而為國用是故人知君之賢能金遺震以利私謝是君不知故人之心矣密答之以莫夜無知者欲震之受也則可見密之心不公矣下文震遂以四知答之羞密以利來震以義責故密宜當懷愧而去矣

問楊震四知只是一箇敬畏歟　對曰然按朱子云幾既動則己必知之己既知則人必知之按熊氏云君子之德明不欺天幽不欺神内不欺心外不欺人豈可持行於昭昭之際[illegible]昧心於冥冥之間乎按海虞吳氏云楊震明經博覽年五十始仕忠清亮直一時之士莫有能及且薦賢在於報國密以

利為謝而發之者甚多矣此知人所以難也後震任安帝為司徒汪太尉而卒子秉孫賜曾孫彪四世皆位三公以清白名著

問茅容郭林宗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茅容字季偉東漢陳留邑(屬河南開封府陳留縣)人年四十餘耕於野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謂蹲踞而坐也)相對容獨以兀(若高反)着膝而危坐愈恭郭林宗名泰太原(邑屬山西太原府太原縣)人性明於知人見容舉止獨與衆人異故與之語而宿其家容殺雞奉母而以蔬食與之共食故林宗起拜稱賢而勸之學後容遂為成德之士豫章徐穉字孺子到江夏弔黃瓊葬祭畢而去不告姓名林宗選能言諸生茅容追及於途容為設飯臨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云云及林宗有母憂穉往置生芻一束於墓前(芻草也)而去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其知人類此事見漢書列傳

問茅容因林宗之勸以學厥後果成德歟　對曰學力至豈有不成耶按朱子云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按熊氏云天下之人資質之美者固多但不知務學所以不能有成非遇先達明哲之士奬勸而造就之鮮有不湮没者故非郭林宗則何以知茅容也

問陶侃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陶侃字士行鄱陽鄡（江西饒州）人後徙潯陽（郡屬江州今九江德化縣是也）之柴桑（縣名也）侃性聰敏恭勤初為廣州（今屬廣東）刺史時東晉立國江左中原之地盡為劉石所據侃欲致力興復然恐廣州事簡習成安逸故朝夕運甓（說文云甓甎也）以勤力而勵志也後為荊州（晋置治南郡屬江陵今湖廣荊州府是也）刺史事見晋書列傳

問蒱博何器也　對曰蒱博局戲也如雙陸之類　按文獻通考記云

老子西度流沙入胡而作後傳入中國魏曹植製之以為戲

具也

問老莊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史記列傳記云老子者周末楚州楚苦(音戶)縣(後屬陳國 楚苦今為亳州衛真縣)○大明官制云亳州即今河南開封府歸德州也(縣屬今歸德州)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以其耳漫無輪故諡號曰聃或云其母玄妙玉女嘗夜夢感大流星而娠乃生生而白首故曰老子在周為守藏史註云掌文書之官也居周久之見周衰西度函關關令尹喜(守關之令 姓尹名喜 字公度 西蜀青城人)曰子將隱矣為我著書乃著道德上下篇八十一章九五千餘言而去其書浩瀚自言存於道德之意故謂之道德經又曰老子書其後卒於槐里被莊子內篇云老聃死秦失(音逸)(逸註云秦失乃老子之友也)弔之三號而出餘詳見莊子書列子名禦寇未詳其字河南鄭(州鄭屬河南開封府)人莊子名久遂之所著其書九二

十篇名曰冲虛至德經又謂之列子書莊子名周字子休睢
州蒙邑今爲考城縣屬河南開封府睢州是也人在戰國之初與孟子同時隱
道而放言者也嘗爲蒙邑漆園之吏楚威王厚幣迎之以爲
相莊子絕之終身不仕所著之書自分爲內篇外篇雜篇內
篇七外篇十五雜篇十一九三十三章十餘萬言雖其分別
次第如此而所謂寓言重言巵言三者通爲一書其書最
難讀筆端鼓舞變化不常其言每每過高況語脉機鋒多如
禪說故自謂之南華經又謂之莊子書
問莊子比之老子較平帖些　對曰按朱子云莊子最跌蕩老
子較收斂莊子卻將許多道理掀翻說出不拘繩墨又云莊
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精神盡發出來譬列子比
老子又較細膩又云老子之術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
做縱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肯做如列禦寇莊周皆老子之

學故其書多引其語矣愿按老子書有云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斯負妄誕之言異端之徒益以清虛絕滅礼法而放曠為達者皆老莊之流也

問浮華何謂歟　對曰按熊氏標題云浮華當作浮屠是也

問亂頭養望何謂歟　對曰乱頭養望當依通鑑作蓬頭跣足是也

問王勃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文中子之孫也父福時生勃之故左遷交趾令而勃往省遂溺南海而死

問楊烱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楊烱未詳其字華州華陰邑隷陝西人赴黔州盈川今隷四川重慶府黔江縣是也令張說以箴送行至官合嚴酷而死

問盧照鄰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盧照鄰字昇之涿

州范陽（今屬北直隸順天府涿州房山縣是也）奔殺潁水（臨潁邑屬河南開封府許州）而死

問駱賓王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駱賓王未詳其字

婺州義烏（今屬浙江金華府義烏縣是也）人佐李敬業起兵討武氏兵敗而

死按王勃傳記云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齊名天下當時

號為王楊盧駱楊炯聞之曰愧在盧前恥居王後裴行儉曰

士之致遠先器識（器識器量也）而後文藝（文藝文辭藝術也）勃等雖有文才

而浮躁淺露（躁謂無沉深露享人氣象也）豈享爵祿之器耶後皆如行儉之

言事見唐書裴行儉傳

問裴行儉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行儉字守約絳州

聞喜（邑屬山西平陽府絳州是矣）人時為吏部侍御事見本傳

問孔戣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孔戣字君勝先聖三

十七世孫與孔齊卿同列兄弟父巢父字弱翁從子兄曰戡

字君嚴弟曰戢字方舉詳見昌黎文集孔司勳墓誌

問柳仲郢三為大鎮何也　對曰按本註云仲郢嘗為劒南今四川保寧府劒州是也山南卽今四川夔州府萬縣是也太平蜀境西太平府太平州是也節度使故謂之三為大鎮也

問王涯賈餗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王涯字廣津未詳所居何郡唐文宗朝為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榷茶法益秘性嗇儉年七十餘貪權固位竇氏女竇紃妻涯之女王涯之誅親屬奴婢皆不免惟竇氏女以痼疾得全賈餗字子美河南洛陽人文宗太和中為同平章事與王涯同被誅按甘露之變涯狼狽步走為禁兵所擒誣服王涯與李訓賈餗謀逆皆被誅甘露事在文宗太和九年乙卯冬十一月事見柳氏家訓按司馬温公云涯餗與小人比肩偷合苟容自謂得策一旦禍生不虞天誅之也

問蒼頡何謂也　對曰按史記秦漢世撰録以蒼為巾異於九

民故謂之蒼頭也

問臧獲何謂也　對曰按揚子云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曰獲燕之北郊民之納奴曰臧女之歸婢曰獲故謂之臧獲也

問此雖一事作戒數端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熊氏云奇巧之物不可貪一戒也恩權之盛不可恃二戒也溺愛徇私而不能正其家三戒也失幾於言而不能保其身四戒也不親正人嬖幸昵近威福恣行於外而不自知禍機伏發於近而不能察五戒也

問王文正公之出處知何　對曰按東軒筆錄記云公名曾字孝先宋青州峭東屬益都人本州解試第一省試復中第一真宗咸平三年庚子廷試有物混成賦題狀元及第中山[illegible]（中山國後改為定州今屬北直隸真定府定州新樂縣是也）劉子儀時為翰林學士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公正色答之云曾平生之志

不在温飽其見立志如此仁宗朝仕至丞相歸謚文正

問范文正公其於富貴貧賤毀譽讙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歟　對曰固是如此按朱子云文正公自做秀才時無一事而不理會過來及其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也

問温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莫只是一誠敬歟　對曰固然按建安何氏聞師之有云先正嘗以温公格言與趙清獻公平生日所為事夜必衣冠露香九拜手而告于天殆不可告者則不敢為也一段作一對刊石為座右銘此二事誠士君子立身行己待人接物之成憲若能不作於人則不愧於天矣雖若二事其實則一理而天人之際豈相遠哉

問引管寧之事何也　對曰舉此以下七章皆實威儀之則也

問管寧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管寧字幼安朱虛古屬北海今屬山東青州府益都縣是也人漢末避亂依公孫度於海外而日講詩書所居成邑民化其德魏文帝立召寧浮海而還郡明帝累召寧陳情不仕事出魏志高士傳

問盤坐於理有害否　對曰按朱子云古人席地亦只是盤坐又有跪坐者君前臣跪父前子跪兩膝頭屈前者也觀畫圖可見古人家處未見得其疎畧卽是如此如管寧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今人有椅子若對賓客時合當垂足坐若獨居時垂足坐亦難久盤坐何害

問讀學以治心養性為本果何如　對曰按何氏云養性在治心治心當寡欲蓋天理人欲相為消長纔有一分人欲卽消一分天理君一分天理卽消[illegible]一分人欲自濂溪以下皆為

寡慾之事也○愚謂講學即為治心養性之本如先聖之教憤忘食樂以忘憂顏子之博文約禮以至於所立卓爾而私意淨盡天理昭融尚何慾哉所貴惟在於道矣

問葉氏言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即所謂望之儼然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即所謂即之也溫果然歟　對曰固是昔朱光庭見明道于汝州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可見明道氣象後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明道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矣

問遺書言明道先生作字時甚敬然篤於持敬則無往而非學歟　對曰按朱子云這亦可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非是要字好也而為之銘曰握管濡毫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問劉器之問盡心行己之要於溫公溫公答之以誠又問行之何先公復答之曰自不妄語始此莫是修辭而立其誠歟　對曰按朱子云近看溫公所謂誠卽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也按熊氏云誠者眞實無妄之謂立心以誠則發念不欺行己以誠則制行無僞內外交持表裏一致無非眞實所以終身守此無所往而不可行也自不妄語始者人心之動因言以宣也發念不妄則出言亦不妄出言不妄則操行亦不妄矣故自不妄語始也

問元城劉公問學道從何入曰自誠入又問誠自何入曰自不妄語入南軒張氏嘗疑之何也　對曰按眞氏云誠者道之極致學者必先窮理主敬然後語誠者幾焉今以爲入道之始其語誠若未安而以朱子此說觀之則知誠之爲義經傳所指不同溫公之所謂誠主於不欺詐無矯僞正學者立心之

初所當從事非指誠之至者而言也

問隱括何謂也　對曰隱括出荀子註云矯揉曲木之器也言人自修之行如矯揉其木使之成器矣

問自相鬭挐射矛盾者多矣何謂也　對曰按本註云鬭挐挽也射臂御也鬭挐射謂譬欲運動而為人挽之不能運也矛有鉤之兵也盾即今之團牌也矛盾謂矛欲傷人而為盾蔽之不能傷也蓋矛所以傷敵盾所以蔽扞其用相反而不相入故事之不協者謂之矛盾也如古人所謂方鑿圓枘（語出春秋左氏傳孔疏）違方底圓蓋（語出顏氏家訓）之喩矣昔劉公初甚易其言及退而自矯揉乃知言行有違自相鬭挐射矛盾者多故勉力篤行七年而後內外相應坦然由之有餘裕矣

問劉公力行而後成可得聞其事歟　對曰按朱子云劉諫議從溫公學溫公教之誠謂自不妄語始劉公篤守其說及謂

洛州司法時轉運使吴守禮至州欲按一司戶贓以問劉公
公對以不知吴遂去而公常心自不足謂此人實有贓而我
不以誠告其違温公之教乎後因讀揚子避礙通諸理始悟
邪歟有礙合避以通之
問劉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
足亦不移由此觀之則劉公存心正直可見其刑於外歟
對曰固然按朱子云劉元城每與人相見終日不甚交談欲
去賓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元城曰人坐久必傾側久坐
而不傾側者必貴人也故觀人之坐起可以知人之貴賤矣
問學者要如徐節孝先生潜心力行做工夫方始為志士篤行
歟　對曰固是要如此按朱子云節孝這樣人都是資質美
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為惡也按熊氏云此章通上章與曲
禮所謂幼子常視毋誑立必正方不傾聽之意同矣

問引文中子事君篇之言何也　對曰舉此章以實衣服之制也

問無長物焉何也　對曰長餘也無長物謂稱用而已不使之有多餘也

問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何也　對曰御猶用也服被於體故曰御黃白君子所用之正色青碧婦人所用之正色此謂之服儉（謂不侈也）以潔（謂不汚也）矣

問青碧恐近於間色歟　對曰青乃東方之正色而碧雖近於間色則未有如紅紫之艷者然碧亦近於青故以青碧兼言亦可謂之正色矣

問引栁玭而言高侍郎兄弟之居清列何歟　對曰舉此以下六章皆實飲食之節兼言居室服用以儉之禮也

問高侍郎兄弟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高氏兄弟唐

人未詳所居何郡長名鉞字魏之為翰林學士次銖字權仲
為給事中次錯字弱金為禮部侍郎速名也如易經不速之
客之速同不二無兼味也羨截謂切肉齎以為羹也齎醬也
蔔蘿蔔也匏瓠也皆菜蔬之名夫高侍郎兄弟皆位清要而
飲食之奉如此則其他可知矣事見柳氏家訓
問李文靖公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公名沆字太初
宋洺州肥鄉（舊光宣請費平 洺州肥鄉縣是也）人真宗朝拜相為同平章事真
宗景德四年丁未賜謚文靖公事見温公訓儉文
問居第於封丘門在於何也　對曰按標題記云居第仕宅也
封丘宋汴京城門名古封父之丘故謂之封丘今屬河南開
封府封丘縣是也
問宰輔廳與太祝奉禮廳如何　對曰宰主也輔相也乃文靖
公為宰主輔相之廳故謂之宰輔廳也太祝奉禮者為大臣

以蔭補子孫之職而典祭祀也公言今日為宰相頗甞試狹窄若他日子孫為太祝奉禮是之則寬廣矣

問張文節公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註云公名知白字用晦宋滄州清池（屬北直隸河間府滄州南皮縣是也）人太宗端拱二年己丑及第授解州（屬山西平陽府解州是也）推官定武（屬北直隸真定府定州是也）節度掌書記真宗咸平中召為中書仁宗天聖二年甲子為同平章事公居相五年名重器清有若寒士既終于位贈太傅中書令賜謚文節公事見温公訓儉文

問河陽在於何也　對曰按方輿勝覽記云河陽郡古屬孟州今河南懷慶府孟縣是也

問公孫布被之譏何也　對曰按漢公孫弘事武帝時為相而曲學多詐汲黯甞面責之曰弘位三公俸禄多而為布被此詐也弘謝之時張公奉身皆儉約故時人引是為誚而公嘆

而奢之如此嗚呼公之志豈常情輩所能知哉由儉入奢易

由奢入儉難誠千萬世不易之言也

問温公言先公為群牧判官可得聞其詳歟　對曰按標題記云温公之父名池字和仲宋陜州夏縣（今屬山西平陽府解州是也）人舉進士登第初為永寧（今屬河南府永寧縣是也）主簿再任光州光山（今屬汝寧府）縣令而生温公故因名光仁宗天聖中為群牧判官後為天章閣待制歷鳳翔府（今屬陜西）河中府（今屬山西平陽府蒲州是也）同（今屬陜西西安府同州）杭（今屬浙江杭州府是也）虢郡（今屬河南開封府鄭州滎陽縣是也）晉州（今屬北直隸真定府晉州是也）六郡事見温公家範與訓儉文

問酒非內法何謂也　對曰乃天子宮內所造之法故謂之內法極言其貴美也

問温公自言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何謂也　對曰寒族乃温公之謙辭也清者淡而不濁之謂白者素而不污之謂

猶言其家世之馨香而潔淨也按標題引東坡撰神道碑云
晉安平王孚之後司馬陽葬陝州夏縣涑水之鄉子孫因家
焉云云事詳見神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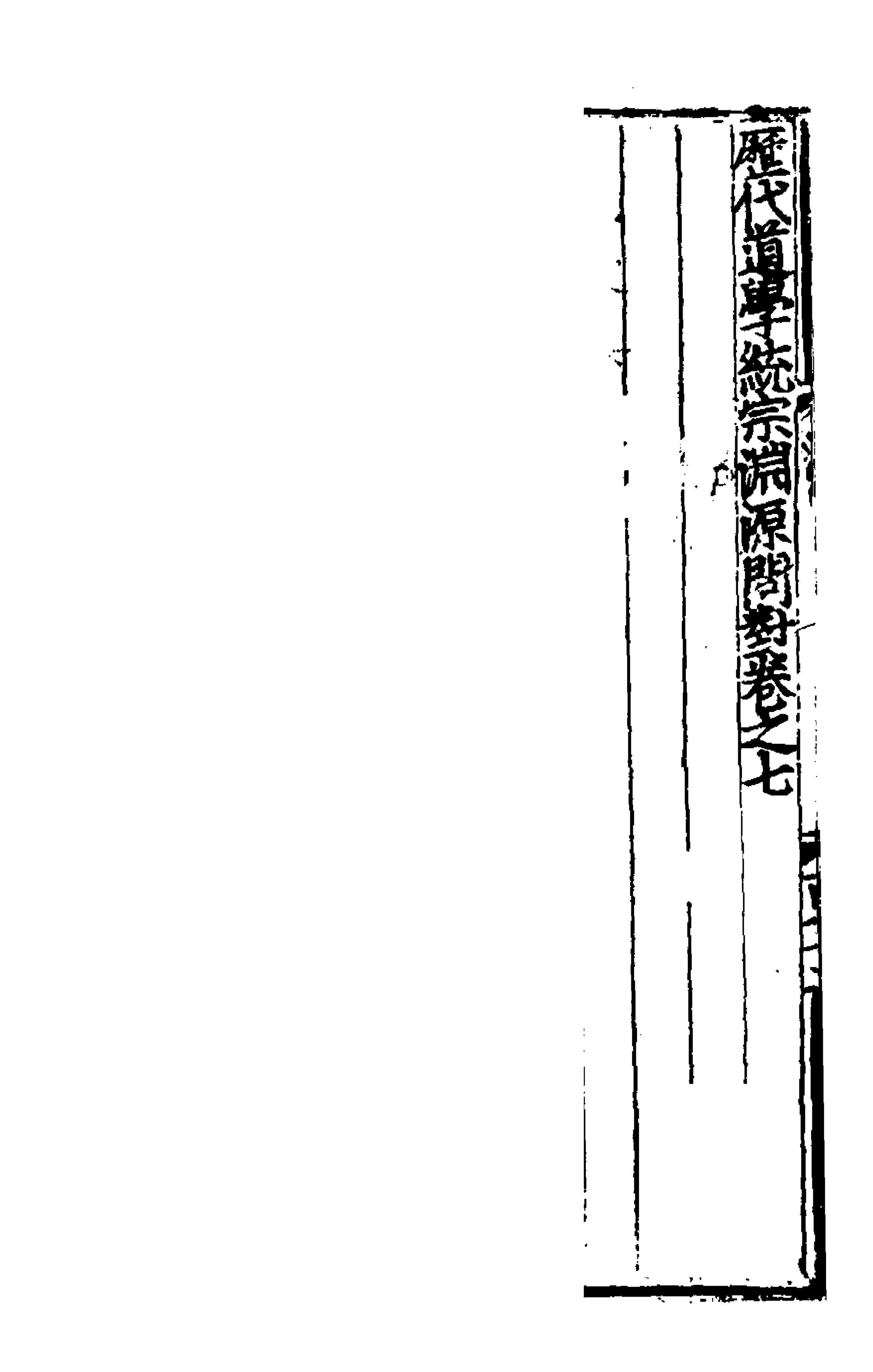
問聞喜簪花出於宋之何時　對曰按標題記云宋太祖開
寶八年乙亥始宴進士於瓊林苑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丁丑
賜狀元呂蒙正等宴其後新進士例賜宴於禮部之貢院名
曰聞喜宴仁宗寶元元年戊寅溫公以呂溱榜中進士甲科
及第亦賜是宴故溫公而有是言此以上四章皆溫公訓儉
之文前二章乃言李文靖公張文節公為相之時居室服用
之節後一章乃溫公自言其居家奉身飲食衣服之節大抵
崇儉約而尚質素之意矣

問汪信民之出處如何　對曰按標題記云汪革字信民撫州
臨川南鄉烏坡人博學好詠高遜林泉自號清溪居士呂居

仁兼江西詩之宗派以豫章黄太史為宗信民等皆其派也
事詳見呂氏師友雜志
問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何謂也　對曰言人立志能守
堅苦恬淡不為外物所分故天下之事無不可為矣按朱子
云學者須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為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
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
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
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按標題記云此與賞設身第
二十二章同意學者可以互看
問擊節或云擊手指節一說擊器物為節奏以嘆咏何者為是
歟　對曰據類推之當以二者兼言始備如今人嘆羨一事
亦將其手指節或仰或側而扣於兕几之上即是器物但又
謂之節奏以況不通矣

問明康侯聞信民之言何以有是嘆歟　對曰按熊氏云胡文定公嘗言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蓋其用志之同故喜其言大抵人之於學惟立志堅苦而不以貧寠動其心於世味無所好而後可以有進在小學尤爲當務之急故朱子舉此一條以終之　按海虞吳氏訥字敏德云朱子集是書皆引胎教以爲之始至此引咬得菜根之說以終一書之義其示人之意切矣讀者不可以爲淺近而忽之也

問右實敬身亦有序乎　對曰按京兆李氏云實敬身凡二十八章首一十四章實心術之要次七章實威儀之則次一章實衣服之制後六章實飲食之節也



歷代道學統宗淵源問對卷之七